

文登文藝

WENDENGWENYI

主 任：牛志宁

主 编：林 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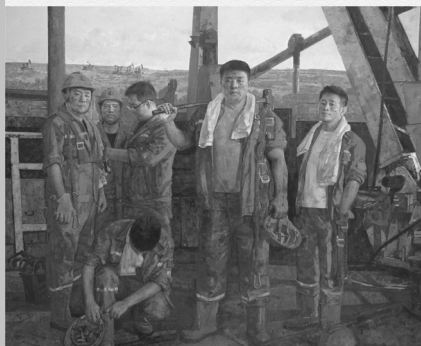
执行主编：李喜华

总第 106 期

2023 年第 3 期

文登文苑

张电龙题



《红色雕塑新时代英雄人》李刚摄

2023 年 09 月出版

总第 106 期

主管单位：

中共威海市文登区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

威海市文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

威海市文登区作家协会

地 址：文登区世纪大道 84 号

邮 编：264400

电 话：0631 - 3998119

小说编辑 QQ:1027927465

散文编辑 QQ:759975947

诗歌编辑 QQ:88428446

古体诗词 QQ:615347460

准印证号：威海市准印证第 039 号

目录 CONTENTS

04 走近名家

04 姜伟：泪水和信仰 是我的无底深海

于尘飞

14 红色印记

14 一位老红军的风雨人生

王德松

24 血染的青春华章

郭永胜

28 短篇小说

28 心里装着一个他

陈晓荣

31 纪检新兵

荣海鸿

40 算盘

宋 一

42 马车店歼敌

王福海

51 散文随笔

51 操场拾遗

陈强伦

CONTENTS 目录

60	一个年代的记忆	邢志浩
62	那年,我曾经受过一场虚惊	于福水
67	远方	于诗斌
69	行走在秋天的田野	于秀芬
71	那时散学归来晚	周霞
73	与婆婆相处的日子	诗音

76 诗 歌

76	七月的舞台(外一首)	宋吉英
----	------------	-----

77 大 事 记

77	大事记
----	-----

编 委 会

顾 问:

姜念光 《解放军文艺》主编
阎安 《延河》执行主编
蒋登科 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三色堇 《书画诗酒》主编
李自国 《星星》副主编
赵宏兴 《清明》副主编
蓝野 《诗刊》编辑室主编
李春风 《时代文学》编审、副社长

主 任:牛志宁

主 编:林涛

执行主编:李喜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仁祝 王华卫 王志杰
王建民 王善峰 田世科
毕虹方 仲积彬 邵松山
李喜华 邹瑰馥 陈强伦
林涛

刊名题字:顾亚龙

责任编辑:邵松山

美术编辑:崔文杰

姜伟：泪水和信仰 是我的无底深海

于尘飞

1

2002年夏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似睡非睡中，被一个熟悉的话音惊醒，起身发现声音是从电视中传出的。惺忪中，我看到一位熟悉的人身穿警服，在电视里晃悠。我以为自己在梦中，定睛细看电视左下角，没错，是真的，是他！央视电影频道正在播映电视电影《报告队长》，主演：姜伟。他在片中饰演一名忠于职守的监狱中队长徐涛。剧情还在发展，我却浑然不知，望着屏幕上的姜伟，我想起了太多太多的往事，一直处于一种恍恍惚惚的兴奋和激动当中。我没有料到，10年不见，竟然是以这种超戏剧性的方式见到老同学、老朋友！影片结束，徐涛牺牲了，我也清醒了。我知道：姜伟出手了！

认识姜伟是在1981年，当年我们都在文登一中读高二，他是济南人，但老家在文登泽库镇。当时全国包括省内各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都不一样，文登的升学率一直很高，回文登读书，再回济南参考，的确是良策。我们那级共八个班，五至八班是文

科班，他在五班，我在八班，教室前后排正对。那时，我们还不熟悉，只不过因为外地来借读的同学不多，而且城市孩子各方面和我们农村的不太一样，所以就格外引人注目。感觉那时候的他，就是一个很内向的城市孩子，走路总是低着头，经常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来自北京叫毕坚的同学。

其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平时上午两节课后，全校学生统一集合到大操场做课间广播体操，音乐一起，千人齐动，场面壮观。有一次，姜伟和毕坚不知做了什么小动作，被在主席台上监操的体育老师发现了，老师当即把广播停了，大喊他们二人到台上重做。顿时，全场一片静寂，1000多双眼睛，静静地看着他俩从最后面，穿过一排一排整齐的队伍，向主席台走去。因为是做操，每相邻的两个人之间都有一米左右的间隔，所以，全场每个人都能看见从中间走过去的他俩。那场面，恰似全场在检阅！我想如果让我走，那腿肯定是软的，那心理压力怎么能受得了！可他俩似浑然无觉，姜伟在前，毕坚在后，小步特稳，上主席台的台阶时，姜伟还跳了

一下。两人站在台上,在这位老师严厉的口令下,非常认真地举胳膊亮腿,我现在还记得姜伟那一脸的木然。结束,下来,也没有紧张或羞涩地小跑,仍然是姜伟在前,毕坚在后,姜伟低着头,晃着肩,轻扶眼镜,很从容地慢走。这时,我们又重新开始做操,他俩在中间走,恰似在检阅我们……

没料到,考上曲师一报到,发现和姜伟竟然同在历史系且一个班,当然,现在的他是济南生。我们一见面肯定很亲切,毕竟是老乡,还是高中同学,也就近了许多。我当时就问他还记得在一中上台做广播体操的事,他说怎么不记得,然后一笑,没有什么言语补充,足见此君心态了得。

2

1982年,我们考入大学,全班40名同学基本是十七八岁,都想表现自己。姜伟年纪稍大,经历比我们多,也就有他自己的处世哲学:表现就是表演,没意思。谁也没有料到,多年后他竟驾驭表演,这是后话。没多久,他被安排为班团支部书记,我是文艺委员,算他部下,我说:“你厉害!”他却说:“你不知道啊,这都是我躲来的!”到现在我也没明白这话是怎么回事。

姜伟的口才很厉害,虽然有时候让你感觉有些云山雾罩,但你得佩服他绕你的本事,你自觉不自觉就随着他的话路去了,现在才知道,这叫忽悠!那时候,不知道,就是很佩服从城市来的同学啥都知道,啥都明白,虽然弄不懂这啥是啥。

大学时期,姜伟的爱好就是文学、电影和足球,还有音乐。那几年,姜伟一直是历史系足球队前锋,还率队拿过1986年全校足球赛冠军,那次比赛他前后共进6球,让全校对小小的历史系刮目相看!关键是他对足球很有研究,谈到世界著名球队和球星,他如数家珍,他最喜欢的球队是西德队和荷兰队,其中尤推崇荷兰队,说看荷兰队踢球就是艺术享受;他最喜欢球星贝肯鲍尔和苏格拉底,曾很感慨苏格拉底还是位医生。1986年世界杯足球赛刚开始的一天晚上,我俩在宿舍,我蹲在那里洗衣服,他

半倚在床上,盯着上铺床板,自言自语分析西德队夺冠的诸多理由,我在体育方面属半残废,不感兴趣,也听不懂。半个多月后,我注意到决赛结果是:阿根廷队冠军,西德队亚军,姜伟的预测准确率还是挺高的。

姜伟在电影方面天赋很高,我对电影感兴趣即受他影响。那时候,他对外国电影可谓了如指掌。有一次散步,他讲英国电影《阳光下的罪恶》,我都听傻了!我还听他讲过日本电影《人证》《砂器》、国产影片《翡翠麻将》等,一色的“涉案剧”。在创作类别上,“涉案剧”与“谍战剧”属同一类型,也就是说,那时期姜伟对电影及其体裁的兴趣偏好,已经锚定了他20年后的创作之路。当时他对每一位电影配音演员都很熟悉了解,说上译配音好,长译发“硬”。其中,姜伟特别喜欢上译的毕克、邱岳峰、尚华、刘广宁,还有为《悲惨世界》冉·阿让配音的胡庆汉,这个人名气不大,但姜伟特喜欢。他说:“这声音,有故事!”好像他不太喜欢乔榛、丁建华,说声音太“正”。我现在还记得姜伟模仿邱岳峰在《简爱》里的配音片段,压着嗓音:“简……”,还有意大利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里:“检察官常这么说!”,他拉长声调,惟妙惟肖!姜伟很喜欢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的“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是他经常念叨的两句台词,他的口琴独奏《桥》的插曲《啊,朋友再见》,是我们班新年联欢会的保留节目。这喜欢,也成就了《借枪》片尾曲的《不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两部外国影视剧对中国影响很大,那就是苏联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和朝鲜电影连续剧《无名英雄》,这是姜伟当年非常喜欢的两部戏。有一个假期开学回去,我俩在宿舍闲聊,他绘声绘色给我讲《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吃饭都忘记了。《无名英雄》是1980年电视播放的,姜伟在哪儿看的,我没问过。文登那时候家里有电视的风毛麟角,当时我家在文城小北山村(现城北村)租房住,村民们晚上都聚拢到村大队部场上看,我每天下晚自习路过时,看电视的人那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可见当年《无名英雄》有多火!

优秀的创作来源于长期深厚的生活积淀。写《潜伏》剧本之前,姜伟特意调出这两部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戏重新观看,他发现这两部戏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大量的旁白。姜伟灵感乍现,感觉旁白与谍战剧是绝配,是非常好甚至必不可少的叙事手段:余则成的职业使他不能跟任何人交流最真实的东西,但不交流出来,观众就不清楚他的内心活动,旁白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决定在《潜伏》中运用旁白,这一决定,也确定了中国“谍战剧”一个固化的创作模式。在人物塑造包括情节建立方面,姜伟说,《无名英雄》原创性很强,他深受影响,左蓝和余则成在小密室里见面的镜头,就来源于《无名英雄》里顺姬和俞林接头那场戏。另外,在《潜伏》结尾的处理上,他也受到这两部戏的启发。

姜伟对音乐也很爱好。刚上大学时,我从老家背来熟地瓜干、花生米和苹果,他也拿了三样东西:口琴、《苏联歌曲选》,还有一本《世界抒情诗集》。有一天傍晚,在宿舍那小单人桌子前,姜伟拍着《苏联歌曲选》对我说:“苏联歌曲真有气势!你听听这《喀秋莎》和《三套车》,绝了!”他拿口琴吹给我听,当时我一脸懵,也没感觉绝到哪儿去。现在想,这就是差距,包括上学背的东西。姜伟那时候就有的苏联歌曲情结,在26年后得到完美释放:《潜伏》的片尾曲《深海》,用的就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里前苏联歌曲《神圣战争》的音乐,恢宏大气,震撼力强,起到了烘托主题的特殊效果。

当然,最让我佩服的是他的诗和一手好字。他的诗不求唯美诗思,而重简洁哲思,透着一种带有戏谑意味的严肃感。他是当时曲师著名的校园诗人,担任过学校“诗刊”编辑,编印过一本同学们争相传阅的诗集好像叫《星星》,后来我到北京看他,我们还说起那本诗集。因此,他的戏中经常出现的吟诗片段,我深度怀疑他在借戏过把“诗瘾”。姜伟的字那是一绝,正宗楷体,当时班里的黑板报哪期重要,哪期就必须得他写或者由他指导。1997年他任教导演系,我写信祝贺,他回信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字比以前漂亮了。”现在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他的诗还是字让我很羡慕,反正都一样,那个年代,宝

贵的就是你有文人的气质,文人的谈吐,和见之印刷的文字,这些,姜伟都有。我曾经说他的文字比他人帅气多了。他说你怎么说得这么准,他就是知道自己啥模样,才让文字有模有样!

和姜伟的友情基础深,是由于我们都来自文登一中,考到曲师后又是同系同班,也真是缘分。姜伟和我一样,那时候就喜欢喝点小酒。冬天,躲到学校门口脏兮兮的小饭馆里,要一盘煮花生米,一盘炒鸡蛋,4两小烧,两碗漂着细碎葱花的羊油面条,几块钱。喝完出来,冷白的月光下,两条长长的身影,哈着热气,小腿乱扭,好像是很舒服的事。

夏天,喝啤酒是很奢侈的,和姜伟在一起,似乎没考虑那么多。晚饭后,我俩经常提着暖瓶到学校冷饮店,打上两暖瓶散啤,一瓶6斤,各插进两根冰棍儿,拎出校园。当时学校正在扩建,校外路两旁是成堆的木头和石头,我俩坐在那里,开喝,神聊,聊我们喜欢的电影、小说、流行歌曲,聊他喜欢的足球和诗歌,聊得青春热血火星子蹿冒,酒劲也聊出来了,眯着眼看远处来来往往散步的师生,看见漂亮的女生,禁不住吆喝一声喝一口,感觉爽极了!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估计,那时候,如果那些女同学知道其中一个瞎吆喝的是未来中国的知名导演,那一定会侧目看一眼的,甚至给一火辣辣的目光,可惜一直也没有,一眼也没有。

莫言说:故乡,或者说故地,永远是创作出发的地方。姜伟小时候居住在济南一个叫“东山”的山坡院里,离省监狱很近。他有没有直接接触那些服刑人员我没问过,但他和我说过,那时候经常看到那些人在干建筑活。这段经历与他很多作品是涉案题材且对罪犯心理刻画非常精准应该是有关系的,包括他1999年主演的电视电影《报告队长》。

个性气质与作品风格往往密不可分。姜伟的作品以悬念和冷幽默见长,性格使然,这是他骨子里面的东西。在曲师,我们班上每名同学都要轮流值日去学校收发处拿信和报刊。大一时的一天,我不

清楚姜伟值不值日,下课后回宿舍,在教学楼下碰到他,依然是平常那张没有表情的脸,拿着一封信对我说:“尘飞,你的信,老家来的。”当时,我正和一名高中女同学有点朦朦胧胧的感觉,通信有点频繁。我一看,是这女同学的信,因为她给我来信用的一直是四周红白蓝斜条相间的航空信封,最关键的是信封后背写着:内有照片,勿折!我当时一看,别提有多激动了!和姜伟匆匆告别,一路小跑回到宿舍,揭开一看,咦,哪有什么照片啊!失望之余,我马上反应过来,这是姜伟的杰作!他一定老早就注意到了我经常收到这种很显眼信封的来信应该不是家信,于是就模仿我女同学的笔迹,设计一场路遇戏弄了我一次,关键那笔迹模仿得太像了,事后我还认真比对了一下,真是高仿!他这得费多大劲啊!后来,一看到他作品里那些悬疑加冷幽默的故事情节,我就想起那一年那一天他那一绝对控制得没有表情的脸。

4

1989年夏的一天下午,我从威海回来,刚进办公室,同事就告诉我说刚才有两个人来找我,说是我同学。我问是哪儿的,同事说他们说是济南的,我就差不多猜出是谁了。我问他们没说去哪儿了吗,同事说应该没走多远。我赶紧出来,果然,在路南邮局门口的台阶上,有两个人坐在那里左顾右盼。我兴奋地大喊一声:“姜伟!我来了!”

“是的,我来了,来看看你!”姜伟也这么说。一问,他和他山师那位朋友两个人还没吃午饭,我就领他们到单位旁边一个饭店。当然得喝点,也许是累的,也许是饿的,姜伟一杯白酒下去就趴桌上睡着了。晚上,再来一顿,他倒缓过神来了,问周围有没有水库洗澡,估计是想到凉水里泡泡。那年夏天,特别热。于是,我领他俩到我家北面也就是小北山村东那个水库,当时感觉水库很大很深,我不习水性,没敢下去,坐岸边看着他俩扑通扑通地游来游去。那位朋友游得快,姜伟游得慢,水面静静的,只看见眼镜在闪烁。我说:“你看看你慢慢腾腾晃来晃

去的,就像只鳄鱼一样!”岂不知,他后来也就真成了中国电视艺术界“大鳄”!

1992年,我到济南出差,去山师看他。在图书馆高高的借阅台前,我问里面的一个头顶:“姜伟在吗?”没料到这头抬起来,竟然就是他!一袭蓝大褂工作服,戴着蓝套袖,长长的头发快把眼镜遮住了,当然,标志性的灿烂微笑还是有的。然后我们去的几楼忘记了,很大的一间屋子,里面摆着几张蒙着厚厚灰尘的课桌,地上杂乱堆着书。姜伟告诉我他准备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我说:“别的都没什么,你文采那么好!就是外语恐怕成问题。”后来去他宿舍看看,里面阴暗潮湿,乱糟糟的。中午,我请他到我住宿的招待所吃饭。他说还是试试吧,现在太窝囊了!也是,一个本科生天天在图书馆搬书、借书,真是太委屈这位才子了。我开玩笑说:“今天我请你,等以后你成大导演了,再请我吧。”我也就那么一说,没有料到他真成功了!吃完饭,我送他回去,他一直低着头,也不说话,公交车来了,他跳上车,头也没回,我望着远去的公交车,很理解当时姜伟的那份消沉和沮丧,他是个自尊心强、敏感且思维独特的人。那段生活,对姜伟来说肯定是不堪回首的。

5

姜伟大学毕业之后的经历,我想先引一段姜伟撰写的自传:“祖宅山东威海。北京生,山东长,小初高本皆学就鲁省,后在济南萍浮(也可谓工作)七载。九三年入北电导演系读研。师从詹相持,詹爷亲切澹泊,道美业正,三年受益特多。读研毕,留校教务处历练一年,肩负分发全校电影票之使命。隔年回调导演系任教。上道创作始于九九年、从写电视剧本开始,慢慢蜕成电视剧导演。第一个长篇剧本是一个晚明戏,十年来写出七个剧本,六个都已成影像,恰恰此古装长子竟未能面世,想来便觉大糗,亦写亦拍是个累命的差事,明知累命,也不得不为,说为艺术云云,恐涉嫌装大尾巴狼。何谓不得不为,养家糊口者也。”

凝练幽默,透着真诚与豁达。

姜伟大学毕业分配到山师图书馆工作七年,按照他自己的话讲,那七年是最最荒唐的七年,工作不喜欢,上班也不太认真,心里一直觉得会离开那儿,但又不知道怎么走,去哪里,想来想去只有考研这条路。当时他有两个想法:一是考托;二是考个自己想去的学校,甚至想过考美国史。

1991年,偶然的一次探望,让他明确了自己的人生之路。那年暑假,姜伟去看望我们的大学同班同学——在淄博四中任教的张波,张波的文学功底也很深厚,那年考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系研究生,没考上。张波知道姜伟的电影天赋,他对电影的兴趣也源于姜伟,知道姜伟工作上的苦恼后,就对姜伟说他觉得姜伟特别适合考北电,应该试试考导演系研究生。于是,考北电研究生这个念头就在姜伟心中挥之不去。开始他还感觉也许自己就是一时心血来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愿望竟然越来越强烈,于是就决定1992年参考试试。此后他就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优势,借了大量电影方面的书籍在宿舍里学习研究,那段时间,可以说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备考北电上。

不出所料,1992年他没考上。外语是一方面的原因,关键是姜伟根本不知道北电导演系研究生考试都考些啥。所以那年他参加考试就是“试试水”,进考场的第一件事不是答题,而是抄题,把专业考题抄下来,再答卷。这样,他也就知道怎么复习了,都需要看哪些书。1993年,他终于圆梦。

考上研究生那年,姜伟已经三十一岁,相比那些二十多岁的同学,三年重当学生的生活,性格和阅历,使他很多方面都感觉不适应,但毕竟是入了这行,他很清楚,他新的人生一定是从这里开始,自己必须彻底完成自我调整,学好专业,等待实践,别无选择!

研究生毕业后,姜伟留在学校教务处,主要工作就是发电票,这样的岗位根本就没有机会拍电影或者电视剧,可以说一点机会都没有。学士变成硕士,借书换成发票,命运又和他开了一个不大的玩笑,姜伟当时的失望和失落可想而知!当然,这期

间,姜伟也参拍了一些专题片和广告片,成为他们班拍广告最多的人,这也为他后来的出道及成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人脉。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此时,姜伟艺术道路上的“贵人”出现了,他,就是著名导演张建栋。多少年来,姜伟对张建栋始终心存感激,认为张建栋是他艺术人生的领路人和导师。当时,张建栋已经拍了一些电影、电视剧,属资深导演了,也是因为张建栋,姜伟写了第一个剧本《锦衣卫》。张建栋拍了《刑警本色》之后名声大噪,如日中天,找他拍片的影视公司很多。2000年,金天地公司拿着作家皮皮的小说《比如女人》找到张建栋,问他能不能拍成电视剧,张建栋当即说:“编剧我来找,姜伟可以吗?”金天地方面说:“姜伟不认识,您看行就行!”这样,姜伟就成为《让爱作主》的电视剧编剧。正式开拍,姜伟成为该剧B组导演,A组就是张建栋,等于两人联合导演,这也成为姜伟导演生涯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虽然这之前他也写过和拍过一些电视剧和电视电影。从《让爱作主》开始,姜伟的创作步入正轨并进入高产期,接连拍摄了一系列在国际国内影响很大的电视连续剧,直至巅峰作品《潜伏》和《猎场》,而且这些作品基本都是姜伟编剧兼导演:

2000年,22集电视连续剧《让爱做主》编剧、导演

2001年,23集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编剧、导演

2001年,20集电视连续剧《绝对控制》导演

2001年,20集电视连续剧《浮华背后》编剧

2003年,26集电视连续剧《青鸟的天空》导演

2004年,25集电视连续剧《沉默的证人》编剧、导演

2005年,24集电视连续剧《靠近你,温暖我》导演

2006年,30集电视连续剧《迷雾》编剧、导演

2008年,30集电视连续剧《潜伏》编剧、导演

2010年,30集电视连续剧《借枪》导演

2015年,58集电视连续剧《猎场》编剧、导演

2006年7月,我们曲师历史系82级同学在青岛聚会。十年聚会在母校,二十年聚会安排在青岛的理由:一是我们班40位同学,有5位在青岛,可尽地主之谊;二是当时姜伟正好在青岛拍戏,摸着他不容易,凑他也是应该的。

2002年,我俩在北京见过。几年没见,还是那样子,一身体闲装,言语不多,烟不离手,总在思考,那笑还是没变,还是那么纯真,蛮阳光的。我去得晚,没能到现场看他拍戏。问他,他说在武汉拍完《沉默的证人》,接着来青岛拍一部戏《到春天去》,似是暂名(即后来的《迷雾》)。

2009年3月,北京电视台搞了个盛大的《潜伏》首播庆典晚会,层次很高,气势很大,足见《潜伏》的艺术魅力。

此时,《潜伏》已经在一些省级频道播出了,好评如潮。作为编剧兼导演,姜伟这次是玩绝了,他是学历史出身的,写功本来就好,又有这么多年的导演工作经验,出名是早晚的事,不过,突然名噪一时,恐怕连姜伟自己也始料不及。

观看那台晚会,我倒没有过多听电视里的主持人和演员们聊什么,更多关注的是姜伟这位老同学、老朋友的现场表现。面对这么宏大的场面,他竟然没有丝毫激动的表情,仍是沉默无语,甚至有些木讷。看着电视里面的姜伟,我又想起很多往事,想他走到今天,一定是付出了常人所没有过的艰辛和努力,我真的很佩服他!为他高兴之余,甚至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记得在那天的访谈中,孙红雷激动地表示他爱姜导,喜欢他的“二”!如果说,这就是“二”的话,我希望姜伟能“二”到底,毕竟认真、淳朴与坦荡,是这个世界上人们最欣赏也最缺少的品质,何况姜伟已是名家。

2009年7月,我陪时任文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到北京看姜伟。抵京后,下午,我们联系好到他居住的西土坡路某小区见面,结果那小区有两个门,他出来迎我们在紧靠主路的门,而我们在小区正大

门,让姜伟两面跑,等我们在院中见面,他已是汗流浹背!呵呵,什么都没变,还是那么随便的衣服,还是那么灿烂的笑容,就是一双大红色旅游鞋透着他的新潮和艺术范儿。

在他家附近的咖啡店,我们和姜伟交流了对《潜伏》及他拍摄的其他电视剧的观感,姜伟很谦虚,很客观地说了他认为的创作上的不足。谈得很投机,姜伟话也慢慢多了起来。

傅部长说为见姜伟,在来之前,他拿出三天时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潜伏》,让他深深佩服的是剧情值得反复推敲,找不到丝毫漏洞。对此,姜伟说:“从技巧上来说,必须从前面交代过的东西上寻找根据,前面的东西就是资源,为何不用呢?你要新生东西也可以,那就等于为后边又提供了资源,但往往就没那么顺畅了,人为的痕迹会重一些,这样一多,就容易散,戏就容易走偏。其实有时候就是让思维拐个弯,把合理性的‘硬茬’想办法给它一抹,就过去了。写剧本你要制造一个很像生活逻辑的逻辑,这个逻辑的基本要求就是可信,沿着它就通往你需要的地方,达到你的目的。即使是人为设计,只要你给个充分的理由,观众就会觉得:对,是这样的。但如果观众还有一点人为的感觉,那我们就必须赶紧将它消灭掉!观众是很善良的,观众看戏,潜意识中愿意相信戏是真的,有一点假,影响不大,但你让假的东西成长泛滥,观众就没法看了。创作者要有一种智慧感,要时刻警醒自己,只要一冒头,有用的,你利用它,如果引起歧义的,就坚决堵死它。”姜伟有个特点,表面上看,很寡言,实际上,如果找到了说话的兴趣点,他是非常健谈的。

我们说,相比《潜伏》在全国的影响,或者比起那些因这部戏而出名的演员,他未免太低调了吧。我还打趣说:“余华靠《活着》活着,你却靠《潜伏》潜伏了!”姜伟说:“很多人和我说过这个观点。我总感觉,自己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拍戏,只保持圈内认知就可以了。现在走在街上,谁都不认识我,甚至连我门口的人好多都不认识,我很自在,也很自由,喜欢喝碗拉面,随便进个餐馆,哪怕和民工在一起吃,也没什么啊!我以前是这样,现在也不想因为什

么而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说：“你进步早了（文登话，就是还有更大进步空间的意思）！”他依旧低头笑笑。

2009年11月，我又陪同傅部长及时任文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毕部长赴京，这次是和著名制片人李功达、编剧谭力商谈剧本《特殊将军》，由谭力执笔，根据文登天福山起义领导人于烺的革命事迹改编而成。李老师和谭老师也是热剧《特殊使命》的制片人和编剧。到京后，我们先找到姜伟，听听他对剧本的看法，因为剧本之前已发给他看过，姜伟不愧是大家，谈得很深很透。当傅部长谈到剧本创作和史实存在一些出入时，姜伟有他自己独到的观点：“合理就是真实。戏剧中的生活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作者创造的，真实性不是第一位，戏剧性才是第一位。历史和真实性是重要参考，真实性只要达到让人相信的程度就可以了。写剧本过于依赖生活的真实性，是一个误区，也束缚了想象力，‘是不是’不重要，关键就是‘像不像’。史实，还有年代背景，只要是像，具备那些年代的要素，能支撑观众的观感就可以了。《潜伏》的故事现在是在天津，弄个标志性的东西，写上：济南，它就发生在济南了。”我接过话说：“那弄个城门，上写：文登城，那《潜伏》就发生在文登了。”姜伟笑了笑：“那就有点不像了。”

7

2023年最火爆的电视剧无疑是《狂飙》，也让很多人再次想起《潜伏》。网上就有人说：“《狂飙》火爆，但不是经典，《潜伏》才是！”15年前的2008年，《潜伏》不仅是当年爆款，且十多年来，很多电视台一直在重播，收视率依然居高不下，至今还是许多“潜艇”们反复观看并热烈谈论的话题，实属“谍战剧”的里程碑和天花板级作品，更是深度影响了中国电视剧特别是谍战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走向。

《潜伏》最大的成功，在于剧本。姜伟也因此获得2009年金鹰奖、飞天奖、白玉兰奖三个最佳编剧奖，这是中国电视剧编剧的最高荣誉！

姜伟在《潜伏导演阐述》中写道：“通过这个故

事还原中国革命中固有的生活化史实，使今天的观众认识到，以往的英雄不单单具有伟大的思想，他们还都是在克服了平凡与琐碎之后，才能最终达到了真正的不平凡。通过水到渠成的故事发展，最终体现红色信仰这一崇高的精神价值观。”

小说原作者龙一说：“自从得知我的小说《潜伏》由姜伟担任编剧，我的心情便很坦然，这就仿佛是我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了一个公认的博学、自律且认真负责的教师，即将由他教导成人一样。等我读过剧本之后，我的心情就不再是坦然，而是满怀钦佩和激动。我发现，姜伟在剧本中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不但保留住小说中所有可珍视的内容，而且独自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再创造，使这个故事真正成为一次宏大的历史生活的再现，成为一连串跌宕起伏的生命历险，成为一次次对灵魂和生命的深刻拷问，成为一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好戏。”

著名策划人华明认为，《潜伏》非常难得的就是其人文品质和知识厚度，这也是姜伟剧本的一贯风格，为剧本和完成片增加了阅读感和重播价值，剧中虚构的人物事件与真实的历史最大限度贴近，相看俨然水乳交融，俯拾皆是的史料会让高端观众感到备受尊重；信手挥成的“仿真细节”也给“潜艇”们提供了新的寻宝之地。

剧本成功的路不止一条。《潜伏》的故事，让虚构人物在真实的历史中行走，用很多边角的细节烘托那个特定时代的真实感。剧中有几十个大的戏剧冲突，余则成与翠平充满对抗和误解的“假夫妻”关系，是这个戏剧结构的根本，是一种前所未见且充满了趣味性的戏剧关系，同时，也是以往的文学作品从来也未曾涉及到的一个特殊的伦理话题。一个新的领域和伦理氛围就对编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解决一系列全新的，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的矛盾冲突与关系纠葛，解决大义与小节之间的伦理关系，解决“假意”中的“真情”以及“真情”伪装成“假意”等一系列非常态的情绪与冲突。在处理这一切的时候，既要有举重若轻的智慧，又要有“举轻若重”的自我挑战。姜伟在这方面不避风险，不怕挑战，不惧将自己逼上绝路，按照他自己的话

说：“我就是好这个，挺左右逢源的，挺得心应手的。”他所追求的就是峰回路转之时给观众带来的巨大的感情洗礼！要完成一分的作品，就必须得有十分的资源储备，还要下足十成的工夫。《潜伏》，姜伟做到了这一切。

姜伟说，其实他心目中的剧本主题没有多么高大，他只想极致表述两个方面的独到之处：即斗争的残酷和生活的艰难。所谓斗争的残酷，可能会带来无数的想象和写法，比如大义凛然受命于危难，慷慨陈词表达理想信念，还有如身怀绝技、飞檐走壁、料事如神、弹无虚发、化险为夷等，都可以无所不能地将经典英雄形象继承下去。可是经典之外一定还有别的路，残酷一定也会有另外的描写方式。智斗是很有魅力的，以往它常常用于点缀，用于阶段，而非主体，我想它可以成为本剧的主体；生活也有无数的写法，生活的艰难，一般就是经济拮据，积劳成疾，这样写不是不行，而是过于平常，如果我们用智慧、迂回的手段去表现，那就会成为特点。诙谐黑色的东西一直是喜剧元素，喜剧的元素也会透出生活的艰难。把斗争，也就是工作这样来写，再把生活这样来写，既常规也少见，故事就出来了，主题也就蕴含其中了。

风格就是一种表达方式。《潜伏》的结构和节奏处理，姜伟是在总结《迷雾》的基础上确定的。因为《迷雾》的收视反应不像他前几部戏那么好，后来他就反思总结，因为它的故事太深，就显得长，一个开头一个结尾，一个大悬念一抽到底，半路上看的人看不进去，开头已经过去，而从头看的人往往等不到那个结局的出现。所以在《潜伏》中，姜伟就做了很多个阶段性的故事：杀叛徒，弄情报，救钱教授等等，有意识弄一些阶段性的事件，让它“停止—开始—停止—开始”，包括之前的《沉默的证人》也是如此。

人物是故事的载体，认同人物历来是认同主题的基础。《潜伏》剧中人物刻画，余则成的才智、胆识、信念、情操，翠平的纯朴、耿直、泼辣、成长，让人过目难忘。其中，花功夫最大的是余则成，因为余则成性格多面。姜伟说：“我从起首构思就没有想过余

则成是一个共产党人，智勇双全，胆大心细，没有想过，他就是一个低调而平静的小人物，绝不会张扬，我甚至觉得他走入革命阵营就是个误会，历史也不乏这种先例，听老革命家口述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恰恰是他们嘴里没有口号，而有很多逼上梁山的坦诚，令人肃然起敬。写作之初，我一上手就想往偏里走。不光是这个戏，别的戏也是。《潜伏》还算堂堂正正，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到《潜伏》，就没有‘堂堂正正’过，可能我就是不喜欢那么亮，喜欢‘哑光’的东西。创作中，我喜欢让你猜不着，把线埋得深一点，制造出创作者和观众游戏感的心态。想着去讨好，还真不一定能讨好，我很清楚观众都喜欢什么。”

8

《潜伏》演员的选择很成功，无论是主角还是众多配角。在选主角始初，姜伟心里还是特别郁闷的，本来他想用辛柏青和朱媛媛两口子，结果朱媛媛要生孩子，他想让辛柏青演余则成，制片人张静想用李光洁，用辛柏青是他的文人气，姜伟想强化余则成的文人气，小职员的人物气质，不想用李光洁跟他演的好坏没关系，姜伟就是想让余则成有一点新鲜感。那段时间他和张静“顶”得厉害，后来李光洁也没档期了，他们再和辛柏青谈。辛说，因为要生孩子，不能上这个戏。这时候就离过年近了，期间王学兵、富大龙等都考虑过。过年之后姜伟听张静在谈孙红雷，孙红雷说有兴趣，有档期，但时间就是50天，签死的。过了几天，张静说孙红雷想和姜伟单谈，并且还问过她姜导喜欢吃什么，张静说是海鲜。于是孙红雷就找了一家海鲜酒店。

姜伟说，还真就是缘分。那天孙红雷去得挺早，在酒店那儿等。姜伟到了，一看：倪氏海鲜酒店，就对孙红雷说：“你真会找！这儿是我老家文登人开的！”孙红雷说：“是吗？太巧了！倪萍怎么说是她老家开的？”开谈后，孙红雷非常直接，表示他喜欢这个剧本，他想演，也能演好！他诚恳的态度让姜伟对孙很认可，但姜伟就是担心时间，孙也很痛快，

说：“姜导，时间你不用想，不是你想的事，我孙红雷还没拍过没拍完的戏呢！”

据姜伟说，那次谈话出奇地愉快，两人这顿饭吃得特长，因为谈得很愉快，孙红雷还要了一瓶五粮液，俩人就喝上了。又过了一周，孙红雷约姜伟去他家，他说剧本看完了，这次他甚至把有些台词都拎出来，站起来比划，他对戏是投入的，也谈了很多对人物的理解。但姜伟担心的还是时间：50天。他很清楚拍到后期肯定要超时间。所以开机后，为保证时间，姜伟第一次用了双机拍摄，孙红雷的戏拍完了，整部戏也拍完了，从开机到关机，一共63天。30集，63天，特快的速度！时间保证了，但质量就不好说了，在姜伟看来，这个戏是他拍的戏中从画面到镜头最糙的，双机拍的镜头景别、构图，极不匹配。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对演员们的表演，特别是对孙红雷的表演还是满意的。

在姜伟看来，孙红雷给了他许多帮助，包括在指导表演方面，他说孙红雷不仅是会演戏这么简单，他骨子里爱戏，他对戏的处理总会体现着“理解”这个东西有多重要。姜伟讲了一个小故事：“戏拍到一半，晚上出去喝酒吃饭，孙红雷说：‘姜导，咱俩是一种人，特别像。’我说：‘靠，你身上的流氓匪气，我身上可没有。’他说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

翠平一角，试戏的人不多，朱媛媛不能来，当时就暂停了。后来，姜伟在家与夫人聊天，让夫人说出三位演员的名字，其中有姚晨，后来姜伟让副导演再说出三位演员的名字，也有姚晨。与姜伟见面时，姚晨话很少，很淑女，问一句说一句，与《武林外传》里郭芙蓉的“二”劲完全不搭调，但她给姜伟留下的印象特别好：姚晨的翠平可以考虑。后来定了孙红雷，一想到孙红雷和姚晨搭档，姜伟的感觉也出来了。

吴刚饰演的陆桥山也是《潜伏》里面比较精彩的一个角色。吴刚是孙红雷拉来演李涯的，他们刚合作过《梅兰芳》，孙红雷建议他演李涯，但是在姜伟心里他就是陆桥山，张静想让祖峰饰李涯，姜伟就联系张静，说能不能缓签祖峰，而就在这时，吴刚的

经纪人说他要上另一个戏，男一号，这就来不了了，随后就签了祖峰，但是吴刚那边的戏又黄了，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吴刚想过来，这边也刚签完。于是，姜伟就对吴刚方面说，陆桥山的戏份虽然不如李涯多，但吴刚与这个角色太像了，不用演，他就是角色本身。孙红雷也给吴刚打了电话，吴刚就来了。冯恩鹤饰演的“吴站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凭这一角色获得“白玉兰奖”最佳男演员提名。冯恩鹤饰演吴敬中是制片人建议的，姜伟开始不是很赞成，在他想象中的情报站长应该年轻一些，四十多岁，但因为他和冯很熟悉，对冯的戏也很了解，既然没有别的拒绝理由，姜伟调整思路的速度也很快，再加上这么多年，他与制片人合作一直非常融洽。见面后，姜伟也感觉没问题，很快就敲定了。

《潜伏》配角的集体表现，包括祖峰饰演的李涯、曹炳琨饰演的谢若林等的出色表演，也让姜伟非常认可，甚至于出乎他的意料。他曾自谦地说：“不是我能力有多强，而是运气好，找准了人。和这些演员的合作，给我的经验就是要让演员自由去发挥，但是此前，你作为导演要的是什麼，必须清楚表达出来，这非常重要，否则，自由发挥就会成为灾难。”

9

第14集剧情：

干净的馄饨馆夜内

……

罗伊人的视线看向电视机。

郑秋冬随她的眼神看去，小店电视上放着《重庆森林》。

郑秋冬：这店主有品位。上次放的是《卡萨布兰卡》，这次是《重庆森林》……

郑秋冬：开店几年了？

店员山东口音：一年半。

郑秋冬：山东的？

店员：山东文登。

……

这是《猎场》里面一个让很多文登人至今津津乐道的片段。姜伟通过这个片段,表达了他对家乡的念想,而且这位文登人还是懂《卡萨布兰卡》和《重庆森林》的文化人,这个念想,很美好!在《猎场》的另一场戏中,姜伟还让扮演郑秋冬的胡歌说了一串我们曲师同班同学的名字:黄同华、张波、张卫军,当然还有他在剧中设置的一个重要角色,名字叫“于成飞”,呵呵,写到这里我就有些感动!这些都反映出姜伟对家乡、对同学的那份最真诚、最炽热的情感!

艺术规律有章可循,市场规律法无定法。《潜伏》超出预期来自市场,《猎场》没有达到预期也来自市场。我认真看过《猎场》,可以说演员阵容强大,拍摄制作精致,看得出姜伟下了很大功夫,但市场就是个“魔”!姜伟在《猎场》拍完后,写过一段感言:“《猎场》杀青,贯夏秋冬,身心俱疲,壮志不已。感谢所有在片场出现过的人,我会用梦寐复读你们,以示怀念!祝大家一路平安,春节快乐!”

这段文字,依依惜别,饱含苦涩。

谈到《猎场》的创作,姜伟说:“写猎头只是外装,实质是想写年轻人的成长,写职场,更想写人

生,写精神家园的毁坏与重建,写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崇高品格和完美心灵,像特浓咖啡,要苦甜苦甜的口感。在我的理解中,影视中所谓的故事,理应有两个大的支撑,一是人物,一是情节。从《猎场》的播出反馈来看,情节没问题,问题出在了人物上,认识到这一点,是很有价值的收获。”

他说:“对所有人来说,《猎场》已经过去了,可对我来说一直没有。我一直牵挂着它,一直在想,一直在琢磨。”

这就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睿智自省和认真执着的创作态度!让人由衷敬佩!

因写这篇文章,我与姜伟联系,当时他正在浙江横店监制一部由张颂文等主演的谍战题材电视连续剧《孤舟》。姜伟知道我的意思后说:“非常感谢家乡的挂念!我就是一个拍电视剧的教书匠,也没为家乡做点什么,有什么可写的啊!”我说:“你的艺术成就让家乡人民感到骄傲,就是你为家乡做出的最大贡献呢!”

在这里,真心期待姜伟新片摄制播出成功!衷心祝愿我的兄长,姜伟,艺术长青,桃李天下,作品连连,再创辉煌!



一位老红军的风雨人生

——记昆崙山红军游击队员岳华洲

王德松



岳华洲肖像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2021年6月28日上午，老红军岳华洲珍藏的文献史料捐赠仪式在天福山起义纪念馆隆重举行。老人的儿子岳金明、岳金永、女

水赠送给他的照片、钢笔等文物计27件。这些尘封了70余年的珍贵史料，生前一直锁在一个小木箱里，钥匙时刻随带在老人的身上直到去世。全家亲人整理遗物时，才发现老人存留下众多遗存和文献资料。在遗存史料里，真实记录和客观展现了岳华洲早年的革命轨迹：参加过胶东“一一·四”武装暴动；参加过昆崙山红军游击队；跟着于得水参加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和八路军队伍……通过岳华洲的风雨人生路，展现出他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一心跟党走，为革命事业砥砺奋斗，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他众多跌宕起伏的革命事迹，能让我们管中窥豹般地揭开红色胶东源头的历史真相。

柏开路让他看准人生路

岳华洲的战斗经历与胶东革命的奋斗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儿岳金玲、岳金瑜、岳金燕、女婿侯兴义、于声波、王华军、儿媳于春晓及侯斐等家人一起带着老人生前保存的遗物，向天福山起义纪念馆捐赠了有关史料、书籍、照片、奖状、证件、证章以及昆崙英雄于得

一本泛黄了的厚厚回忆录,记载了岳华洲的简要事迹。岳华洲,1914年农历5月7日出生于文登县汪疃镇汪疃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从他记事起,家里有祖父、父母、大哥、二哥、姐姐、弟弟和小妹九口人。由于贫穷,祖父和父亲常年给地主扛活,大哥开始跟着父亲给人扛活,后来到火烧铺学徒。二哥也给地主家扛活,十九岁时,因受不了东家打骂虐待出走,到东北满洲里一带谋生,刚去时还给家里来信报个平安,后来就断了音信。有人说在海参崴看见了他二哥。母亲愁容满面,惦念二哥是否还活在这人世。家中生活苦难,母亲顾不得这些,只得忍受着内心的痛苦,无奈地领着姐姐和他四处讨饭度日,全家人过着有上顿无下顿、饥寒交迫的生活。

10岁时,他开始做短工,给大户人家送饭、赶牲口馱子;14岁时,每逢集日,到本村李家开的小饭铺里帮工,挑水、洗菜、刷碗、干些杂活。

汪疃村地处文登县北6个乡镇的中心位置。从荣成、文登去烟台的309国道和从荣成俚岛西去李村的公路交叉穿境而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汪疃,自隋代建村以来,随着人口不断发展增多,村里开设的作坊、商铺、茶庄、饭店、早市等铺位鳞次栉比,十分繁荣,自古是胶东大集之一。每逢农历初二、初六集日,从四面八方前来赶集的人很多。汪疃,自古以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晚清时期,百姓曾聚集在汪疃举行过声势浩大的抗税反清斗争;土地革命时期,胶东著名的“一一·四”暴动战场设在汪疃镇域内;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入侵胶东后,在汪疃驻地修筑起众多碉堡,派有一个小队日军和一个中队伪军严密把守,昼夜监视交通要道上的八路军和地下党的活动,他们烧杀抢掠,骚扰地方百姓,弄得人们整日提心吊胆地在白色恐怖里生活。但是,党的革命火种秘密播撒到这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跟着党组织隐蔽活动在这片土地上,寻机打击日寇和反动势力。

1930年,16岁的岳华洲到本村李家开办的火烧铺做跑堂小伙计。虽然火烧铺不大,但进铺里买火烧的却人来人往。在集日里,岳华洲总是忙个不停。他的勤快热情、精明肯干,引起一位年岁稍大的

成年人的注意,他对这位年轻人已经观察了好几个集日。此人是柏家庄村的柏开路。在他的眼里,岳华洲虽然年纪小,但老实可靠,脑瓜机灵,办事踏实。多次来到小铺的柏开路,很快便与岳华洲熟起来。柏开路高高的个子,结实的身板,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伴着爽朗的笑声,办事出手大方的风度,让岳华洲从心里喜欢他,有时他们秘密地说着悄悄话。

柏开路1897年10月出生于汪疃镇柏家庄村。原名柏永昶,柏开路是他的化名。1933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胶东特委地下交通站站长和联络员。当时,党组织的经费十分短缺,柏开路卖掉养家糊口的几亩薄地,并让3个儿子(柏喜宾、柏连众、柏仁江)打工挣钱,来支持党组织的活动。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三个儿子先后秘密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

一天傍晚,柏开路急急忙忙来到店铺,把岳华洲叫到僻静处,低声叫 he 到界石镇倪家产村送一封信,并告诉他见面的一些暗语。他再三叮嘱此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自己的父母。第一次接受神秘的送信任务,他顿时感到责任重大。为掩护自己,他借了邻居家一辆手推车,装满两麻袋谷糠,推着车急匆匆赶路。月色当空,他来到倪家产村东南的一户门前,轻轻叫开了门,接上了暗语,把纸条交给了他见的人(倪德兰),转身返回了驻地。几天后,柏开路又叫他在夜里去丁家埠送一纸条,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把信送到收信人的手中。岳华洲小心翼翼地将纸条藏到帽子的夹层里。他不识字,纸条里写的啥,他是不知道的。但他知道,这件事很重要,甚至比命还重,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连续几次的联络任务,岳华洲都做得准时到位,毫无差错。后来,柏开路告诉他,他做的那些事都是大事,将来能使穷人有饭吃、过上好日子。听到穷人能过上好日子的话语,岳华洲开口说:“那我以后跟你干好吗?”柏开路用手紧紧抓住岳华洲的肩膀说:“好!”

1932年秋,正是大忙季节。一天,柏开路匆匆赶来通知他到西字城村和一位名叫刘庆丰(后改名刘

庆华)的人联系,说有要紧事去做,去后一切要听从他安排。岳华洲放下手里的活儿,连夜赶到西字城与刘庆丰会面,刘向他布置了任务。第二天拂晓,两人扮作下乡收货的商人,去往山药沟老王家、西道头、荣成的黄山村、石岛药房等地方。每到一处,刘庆丰都叫他在门外不远处望风,警戒一切可疑之人。开始,岳华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小心谨慎,又得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监视周边情况,以防发生意外。一连几天,刘庆丰办事沉着冷静、遇事不惊、随机应变的能力,让岳华洲大开眼界。他内心暗自思忖,这些搞地下活动的人,是多么的聪明有智慧啊!他连续几天得到了锻炼,紧张的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

随着与柏开路接触机会的增多,岳华洲经常听他讲一些革命道理,慢慢知道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也知道了柏开路是共产党员,他叫做的事情都是为党和劳苦大众的,懂得共产党是为穷人翻身过好日子的领路人。

柏开路让岳华洲看准了人生路。

1933年秋天,经柏开路介绍,岳华洲认识了翠峡口村的王术山,并被指示以后与王术山联系,任务仍是做联络工作。他按照组织安排,有时送信到三庄西南山玉皇庙,有时送到前子岭上的蚂蚱庙,再从那儿取回情报。他经常联络接触的人有王术山、柏喜宾(柏开路长子)、柏连众(柏开路次子)、柏仁江(柏开路三子)等人。

1934年3月的一天,翠峡口村的王术山通知岳华洲到他家有要事,岳华洲来到王术山家西屋,没想到他见到了中共胶东特委委员张连珠同志。第一次直面胶东特委领导人,他心情十分激动,紧紧握着张连珠的手,不知说啥好。张连珠说:“你很忠诚老实、勤奋肯干,这几年组织交待给你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好,你这就是在干革命了,你已经参加了革命队伍,我们八路军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我们要组织大多数人一起和地主、反动派作斗争,推翻反动政府,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要让穷苦百姓将来都过上好日子。”张连珠的一番话,让岳华洲加深了对党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他暗下决心,永

远跟党走,干一辈子革命!

奔走在看不见的地下交通线

在胶东境内,有一条十分隐蔽的地下战线,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有一群人为革命默默穿梭般地进行活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为党传递情报,胆大心细地在复杂环境中与敌人斗智斗勇,岳华洲就是其中一员。

1934年春天,组织叫他通知有关同志立即到葛家赤金泊集合,参加打民团的汽车行动。岳华洲负责联络文城以北的同志,时间紧迫,他采用鸡毛信的特殊形式告知此次任务的紧迫性。参加这次行动的柏连众、毕仁才、柏永生、闫德增、丛德珠等同志看到鸡毛信,立即明白情况紧急,迅速行动,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葛家附近的石匠玉、金牙三子、宋殿伍、旺疃村于银匠、刘宝田、林子西村的于同芝等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行动。参加行动的同志以突然袭击的方法,打蒙了押车民团,缴获了他们的枪支,烧毁了汽车,任务完成得很好,受到张连珠同志的表扬。

6月的一天晚上,王术山约他来到柏家庄村,这次他又见到了张连珠。在柏家庄村教书的张连珠,亲自向他布置了任务:“老二区国民党的人数增多了,要多留心观察,特别是驻汪疃村民团的活动,要注意他们的动向,发现情况立即向王术山同志报告,不要直接到我这里,免得被人发觉。”接到任务后,一天,趁汪疃集人多的机会,岳华洲装扮成赶集人,慢慢接近敌人的炮楼观察。正当他察看敌兵的活动情况时,一个人突然叫起来:“快抓岳华洲!”岳华洲听到喊声转身跑进赶集的人群里,那人正是敌人的密探,早就想捉住岳华洲领赏。炮楼里敌人闻声全部出动,迅速闪开,听到枪声和叫喊声,赶集的人顿时乱成一团。岳华洲听到喊声,在慌乱的人群中,急忙拐进一个胡同,越过一道矮墙,推开一扇贴着新婚对联的房门。一位新婚妻子见到一个陌生人突然闯进来,顿时傻了眼。岳华洲赶忙解释说:“敌人抓我,你就说我是你的男人,病了好几天了。”来不及多说,岳华洲跳上炕,把被子盖到身上,把脸面

朝里。那位年轻妻子急中生智,盛了一盆热水,刚把手巾湿后叠放到岳华洲的额头上,便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她慌不忙地走到院子里,拉开门栓。两个伪军端着枪闯进来东看西瞧,进屋翻箱倒柜,看到炕上躺着一个人,突然大声喊叫:“起来,检查!”年轻的妻子赶忙向前堵住说:“老总,他是俺男人,已经病好几天了,不能动,老总,饶了他吧!”敌人掀开被子,看到病人全身抽动,扬扬手走了。岳华洲躲过了生死一劫,他询问了新婚妻子的姓名,她叫“刘国兰”。岳华洲牢牢记住了他的救命恩人的名字,眼含热泪拜谢了这位乡邻。尽管汪瞳的敌人看守严密,但岳华洲不畏艰险,更加注意汪瞳区民团活动的情报收集工作。不久,刘国兰在岳华洲的介绍下加入了地下党组织。

走进革命队伍,在不断的斗争实践中,岳华洲更加成熟,更加勇敢。1934年下半年,王术山又派岳华洲去威海卫金山顶中学找一个姓丛的老师。王术山给他一张纸条,告诉他:“见丛老师的暗号是:‘我是从翠峡口来的,要回去,你有事没有?’丛老师给你东西后,你就把纸条交给他。”岳华洲接过纸条,认真叠好,巧妙地塞进帽耳里,他顶着大风赶往威海,沉着机警地躲过道道盘问,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多次的表现,张连珠十分满意,不久,决定派他到威海做更重要的事。由王术山转告他,在威海我们有一党小组,由他六弟任组长,成员有代号鞠子(曹云章)和六子同志,组织决定派他参加威海卫小组的工作。岳华洲接到指示,立即动身前往威海卫。秘密接头后,组织为他找了份帮人跑腿送货的差事。在威海西郊他认识了一个名叫王成德的人,是仁柳庄村的,为了工作方便,岳华洲认他为亲爹(干爹),王成德又把他介绍到宝隆商行老板(做花生买卖的商人)家里做工。不久,岳华洲摸清宝隆掌柜抽屉里藏有一支花口撸子手枪。一天,趁掌柜外出之机,他找来六子望风,自己把这支手枪偷了出来。后来又和六子一起到城东门,假装喝醉了酒,吸引负责威海城里治安的巡警过来,他们趁机用石头狠狠打了巡警的脚背,并乘机夺下巡警的手枪。用这支枪,他俩又缴了另一名巡警的一支手枪,并迅速从城南门溜

出威海卫,快步赶到了翠峡口村。凑巧张连珠在王术山家里,他们把三支手枪交给了张连珠同志。张连珠把两支十响手枪递给了于得水同志,把撸子手枪交给岳华洲防身用。并告诉他,他们的身份已经暴露,威海卫那里的事立即停止,工作另行安排。

跟着于得水转战胶东

岳华洲和六子在威海卫夺得巡警的枪跑回翠峡口交给张连珠时,正好于得水也在这里,张连珠便把岳华洲介绍给于得水。岳华洲做梦都没有想到威震敌胆、大名鼎鼎的传奇英雄“草上飞”“水里钻”“单枪匹马杀便衣”——于得水,就在面前。他看着眼前这位身材魁梧,英俊干练,能飞檐走壁、武功高强的大侠,激动地上前紧紧握住于得水的手,嘴里说:“百闻不如一见,今天可见到您了!”。张连珠接着指示岳华洲以后跟于得水联系,由他直接领导。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于得水同志经常住在偏僻的山村翠峡口王术山或八十一(绰号)家里,那里有地洞通往村外,便于应付突发情况。于得水指示岳华洲:“目前,你要继续做侦察、收集情报、联络工作,范围是威海卫、牟平、海阳、烟台等地,不要怕多走路多跑腿,革命是艰苦的,斗争是残酷的,工作要胆大心细,丝毫马虎不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到消息准确,反应灵敏,行动迅速,这是地下工作者必须要做到的!”从此,岳华洲遵照于得水的安排,改行挑鱼、挑炭到处叫卖,以此为掩护,暗地里进行传递情报联络活动。

他跟随着于得水东西奔波,不辞劳累,扩大组织,联络力量,工作十分努力,地下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1934年8月15日,共青团山东省工委给胶东特委一封《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指示信》,认为“胶东方面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要求胶东特委应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游击队组织”,“完成建立胶东苏区与粉碎白军五次‘围剿’的光荣任务”。1935年1月,在文登二区西院下村重建了以张连珠为书记的中共胶东特委。中共胶东特委成立后,遵照团省

工委指示决定,发动农民,组织武装,准备暴动。4月27日,团省工委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胶东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失掉联系的情况下,胶东特委仍按照团省工委关于举行武装暴动的指示进行筹备。岳华洲跟随于得水按照胶东特委的部署,昼伏夜出地在文登、海阳、牟平等地发动群众,组织队伍,筹划活动。岳华洲出色的工作,赢得组织上的信任,1935年5月5日,岳华洲由王术山、闫德增二位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以于得水为榜样,全心投入暴动筹备工作。

1935年8月的一天晚上,特委书记张连珠通知岳华洲和他一起到文登南圈村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于得水、丁树杰、程伦、于绍先、王亮、石匠玉等党组织负责同志,会议再次研究发展扩大武装,做好暴动准备工作。为了确保会议安全,岳华洲遵照指示,躲在开会房外附近的角落里,密切监视村里的动静,直至散会。

从8月至11月,是岳华洲最忙的时候,他跟随于得水相继在文登昆嵛山的岳姑殿、牟平的滩上村、烟台市郊的上夼村、文登水道村等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武装暴动的方案时,他均在担任会议的保卫工作。

参加胶东“一一·四”武装暴动

1935年的胶东大地在秘密筹备着一件惊天的大事,人心之间传递着火焰,似山海之间蕴藏着风雷,昼夜之间埋藏着闪电,空气里弥漫着海腥味。有经验的人清楚,一场排山倒海般的风暴潮即将不可避免地登陆这片古老土地。

11月18日,胶东特委在文登县沟于家天寿宫里,召开了最后一次胶东特委扩大会议。会议确定11月26日举行武装暴动,暴动指挥部设在昆嵛山无染寺,张连珠任总指挥,程伦任副总指挥;暴动队伍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暴动旗帜为红色三角形,周边是白色锯齿状,中间是黄色镰刀斧头。暴动分东、西两路行动。东路由文登、荣成、威海

的人员组成,共编为3个大队,由张连珠和刘振民负责,进攻的重点是石岛。西路是海阳、牟平的人员,共编为两个大队,由程伦、曹云章和邹恒禄负责,进攻的重点是夏村。两路得手后,合攻文登城,然后队伍西上,三天三夜冲出胶济线,拉到鲁南山区打游击。

天寿宫会议后,各路的暴动准备工作进入紧张阶段。但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特别是特委派出购买子弹的人逾期未归,特委决定将暴动时间推迟3天,改为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四日)举旗暴动。

东路暴动队伍编为3个大队,1大队由丁树杰任队长,王台任政委;2大队由王良弼任队长,张修己任政委;3大队为特委直属大队,由于得水任队长,刘振民任政委。

11月28日(农历十一月三日)早晨,岳华洲跟随于得水从宋村西孔格庄出发奔向石岛,得知敌人已有戒备后,他和队员在于得水的带领下,马上扑向人和镇,智取镇公所、鹊岛盐务局和黄山、高村区公所,敌人闻风而逃,收缴长短枪56支,子弹2600余发。

12月5日,张连珠、张修己等率第二大队进驻汪疃底湾头村宣传活动时,遭到国民党军第八十一师展书堂和文登县地方反动武装2000余人的包围。张连珠组织队伍反击。进驻三庄村的一大队长丁树杰、王亮听到底湾头村方向的激烈枪声,马上前往增援。此时,在底湾头村的暴动队员不足200人,且武器低劣,但在张连珠、张修己等领导指挥下,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战至下午1时许,一大队长丁树杰等多人牺牲,张连珠等在掩护队伍突围时被捕。于得水得知第二大队被包围后,立即带队前往支援,途中遭遇国民党文登县地方武装突然袭击,损失严重,被迫撤出战斗,拉进昆嵛山活动。至此,东、西两路暴动惨遭失败。

跟随于得水转战昆嵛山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王亮带领东路1、2大队被打散的10余名暴动队员,由底湾头村突出重

围,进入昆崙山北麓;岳华洲跟随于得水带着打散的20余名队员,转移到昆崙山南麓。不久,在胶东特委委员刘振民、邹恒禄的主持下,两支队伍汇聚在昆崙山的李龙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没有暴露的队员返回原地潜伏待命,已经暴露的同志进山,成立昆崙山红军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通过整编,于得水任队长,游击队员们分成“黑、白、明、亮”4个战斗小组,组长分别为(黑)孙宝山、(白)柏喜宾、(明)李启明、(亮)王亮。4个小组的名字连在一起,暗喻革命一定会冲破黑暗,奔向光明。在岳华洲老人的回忆录里记载,留在昆崙山上的同志有:于得水、刘振民、邹恒禄、王亮、孙宝山、柏喜宾、李启明、邢京昌、王洪、隋原清、丛明珠、张东、刘松林、柏永升、孙吉吾、丁希田、于同芝、王言贵、王言成、于俭业、马洪玉、刘福考、岳华洲、宋殿伍、张大兴、张二兴、于双仁、丛德珠、毕顺德、丛桂滋、于文洲、吕守言、崔素香、王庚臣等同志。

召之即来参加活动的队员有:毕广序、毕敬序、马洪信、鞠文仪、张太洪、于瑞级、丛小福、袁双喜、丛进滋、李富贵、于连水、曲全当、王清文、鞠洪德、郑同玉、宋福顺、邵川田、丁希昆、郑云江、老车、王树山、刘忠义、倪一文、杨玉清等同志。

在艰苦的环境里,为了四处侦察的需要,于得水叫他保密身份,就是和队员们在一起时,也要用化名。他曾化名于明、于占中、邵永国。他说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里用不同的名字,只有入党志愿书上填写的才是真名。岳华洲侦察得到的情报,为于得水的决策指挥提供了可靠保证。

在反动军阀和地方反动势力联合封锁胶东的白色恐怖中,队员们不畏艰险,风餐露宿在昆崙山上坚持斗争。他们采取打冷枪、放石炮、点烟火的方法迷惑敌人,有力地牵扯了敌人的兵力。当敌人包围搜山的时候,岳华洲和战友们在于得水的指挥下,化整为零,撤出昆崙山,转战到山外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他和队员们经常活动在昆崙山老蜂窝下嘴、吴家庵、卫家庵、老庙子一带,也住过西院下村老顾家等地方。他陪同于得水黑夜到暴动受难同志家里看望家属,鼓励他们振作精神,继续革命。

莽莽昆崙,山高林密,风大雪急,岳华洲和队员们都没有穿上棉衣。他们进山不久,寒冷的天气夹杂着大雪便接踵而来,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大家在昆崙山上忍饥挨饿,但报仇的火焰在心中燃烧。大伙低唱起刘振民编写的歌曲:“大雪飘飘在空中,胶东正在闹暴动,官府布置清乡团,军阀下令向我攻,机枪扫,大炮轰,多少烈士鲜血红,失败开出胜利路,革命一定能成功!”他们在山洞里,在大树下,忍耐严寒,不畏困难,寻野果,挖野菜,吃树皮,顽强地生存下去。在老蜂窝里,他们举办学习班,学习政治文化理论,学习军事知识,提高政治思想和军事素质,坚定与敌人血战到底的信心和勇气。面对敌人的围攻清剿,昆崙山红军游击队员们,与敌人巧妙周旋,他们采用“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少我打,虚实并举”的战术,在运动中寻机打击敌人。1936年6月2日,他们奇袭界石联庄会,拔掉敌人在昆崙山角下安插的一颗钉子。7月31日深夜,游击队员们潜入国民党驻汪疃区队长杨玉洲的密探江全德家中,将其处死。1937年春,岳华洲跟随于得水和队员们奇袭了垒子盐务局,缴获钱109元,长短枪20多支,子弹1100多发。于得水带领的昆崙山游击队员们就是这样战斗在昆崙山一带,搅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直到1937年12月24日。

昆崙山红军游击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支红军队伍,是后来党在胶东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一支重要力量。

踊跃参加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

1936年1月,理琪同志来到胶东后,不畏艰险,在白色恐怖中,同张修己一道走村进户,调查研究,迅速恢复基层党组织。7月,由张修己陪同,来到文登二区走访调查,岳华洲跟随于得水在宅库村于乃银的家里和理琪同志见面。理琪身穿布衫、留着分头,和蔼地询问了汪疃周边地下党组织恢复情况。面对敌人的清剿刚刚过去而稍有缓和的局势,他说:“在残酷的形势下,我们每个人都要挺得住,虽然敌人暂时撤走,但是暗藏的敌人仍然在密切监视

我们。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的再破坏。革命是艰苦的,我们要坚强,坚持干,尽快把失散的人员组织起来,继续对敌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出头之日。”

理琪到来后,全面了解了胶东各地暴动后的现实情况,认真总结了“一一·四”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制定出新的斗争方案,他撰写的《给胶东党同志的一封信》,为胶东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使胶东党组织和同志们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新起点,高站位。在以理琪为首的中共临时胶东特委的领导下,胶东各地党组织迅速恢复,各地联络站、联络点迅速建立起来,岳华洲奔走各地,侦察联络的任务更加繁重,他炙热的心里似怀揣一团火,除了过去负责的交通线,又增加了到沟于家特委驻地的送情报的任务。

1937年12月23日夜,岳华洲跟随于得水与柏喜滨、柏永生、毕仁才、丛德珠、宋殿伍等同志,穿着便衣,腰佩短枪,从西院下村出发,途径翠峡口、汪疃、大水泊河北村到达天福山起义点,另一部分队员当日夜间从昆崙山出发天明后到达天福山汇合。岳华洲看到各路队伍陆续到达天福山玉皇庙,心里十分激动,多年的地下活动终于能在白天可以走上光明正大的革命舞台。

天福山位于文登、荣成、威海卫三县交界处,这里重峦叠嶂,林深木茂,地形隐蔽,交通不便,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区域,是中共胶东特委选择举行起义的理想之地。

12月24日,各路队伍相继到齐后,起义的庄严时刻来到了,参加起义的80余位成员,兴奋地列队在玉皇庙前,理琪站在台阶上,面向南,激动地代表胶东特委宣读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传达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他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长期受着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现在又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北同胞长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全国人民不能达到政治自由、经济独立。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和部队,有的不战而退,有的投敌。于是,日本鬼子就顺利地向我国进行全面进攻!上海、青岛、烟台等地已被敌人占领。

目前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在眼前,全国人民一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党为了抗日救国,解放人民,向国民党提出了有原则、有条件、有限度地让步,以取得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广大人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抗日救国的旗帜已在全国各地飘扬起来了!加强和扩大人民的武装力量,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收复失地!今天我们‘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宣告成立!于得水同志任大队长,宋澄同志任政委。这次的任务是:通过宣传,发动群众,扩大武装,联合抗战!今后不但要成立几个大队,而且要发展营、团、旅……继续西上抗日!”他郑重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随后把大队的旗帜交给于得水和宋澄同志。于得水和宋澄把大旗在旗杆上升起来了!于得水掏出手枪向天空鸣枪三声,宣告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成功!理琪的演说启迪着每一位起义者的心扉。岳华洲同战士们激动地边仰望军旗,边高呼“团结起来,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呐喊声响彻山谷,震荡风云。战士们被编为“三军”第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岳华洲被编入一大队特务队。

从此,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下的胶东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诞生了!胶东人民的抗战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1938年2月,岳华洲同“三军”部队来到崔家口。2月12日,接到攻打牟平城的命令。当晚,岳华洲和“三军”指战员们趁着夜色,急行军向牟平城方向奔去,这100多人的队伍怀着对残暴的日本鬼子的无限仇恨,踏着深深的积雪,走了将近100里路,丝毫不感觉疲劳。13日拂晓,战士们趟过刺骨的沁水河,跑步前进。在敌人完全没发觉的情况下,“三军”指战员迅速抵达牟平城下。岳华洲同特务队的战友们冲到城南关,把南门岗哨的敌人全部抓获。在内线的策应下,部队迅速越过桥头冲进牟平城,占领城楼、街道。东路的部队刚到东关,守敌未经接战就撤回城里。战士们紧追不舍。一中队的战士们在张玉华指导员的带领下活捉了伪县长及随

员,岳华洲和特务队员打开了监狱,放出了被关押的群众。“三军”指战员们迅速结束战斗,活捉伪县长宋健吾和伪公安局长常继武等,俘虏以伪商团为主的人员 1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100 多支。经过教育,大部俘虏被释放回家。各路部队在县政府门口汇合,城里的百姓夹道欢迎“三军”部队。“三军”奇袭牟平城,推翻了日军刚建立起来的伪政权,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胶东百姓奋起抗日的斗志!

上午 10 点许,部队迅速撤出牟平城,大部队进入城南山区。岳华洲和特务队员们在队长杜梓林的带领下,跟着理琪带领的“三军”领导,向城南雷神庙奔去。雷神庙里,理琪同林一山、孙端夫、宋澄几位领导在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中午时分,在日军飞机掩护下,日本海军陆战队从烟台乘汽车过来包围了雷神庙。敌机在空中盘旋几圈后,庙外响起了枪声,敌人的机枪抵近到大门口。听到枪响,理琪当机立断指挥大家分散到各房屋里,坚定大声喊:“同志们!看准敌人,狠狠地打!”队员们端着枪对着门口或房顶、院墙,敌人进来的地方射击。岳华洲和大老黑、姜克同志在西厢房里阻击敌人,战斗打得很激烈,理琪从南倒厅冲出穿过院中指挥战斗时,不幸被日军的子弹击中了腹部,扑倒在院中。张玉华和宋澄冲上前去奋力救起移到大殿后,继续还击。这时,岳华洲听到房顶上有人掀瓦的声音,很快房顶出现了一个洞,大老黑从扒开的房顶洞向外开枪,房上的敌人滚下房顶。林一山大声喊着指挥战斗,孙端夫同志爬上东墙打。丛德珠同志在南厅英勇牺牲,宋澄同志负伤了,大老黑同志左臂负伤,林一山同志伤了右手,队长杜辛林牺牲了。但是,战斗一打响,大家都听从指挥,充分发挥各自为战的能力,从门窗朝外射击,形成交叉火力,坚守着整个庙院,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敌人连续进攻未成,最后放火烧庙,宋澄组织大家打退敌人第五次进攻,战斗一直坚持到天黑,这时听到东北方向传来枪声,敌人见势不妙不敢恋战,这时宋澄指挥大家冲出了雷神庙。在这次战斗中,理琪同志壮烈牺牲,时年 30 岁。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战的第一

枪。崔家口村,“三军”官兵和地方百姓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掩埋了中共胶东特委书记、“三军”司令员理琪同志。

部队整顿后,岳华洲随部队西去蓬(莱)、黄(县)、掖(县)一带,坚持抗日斗争,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到近 8000 人。1938 年 9 月 18 日,部队在掖县沙河镇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五支队,岳华洲被编入五支队六十三团。

革命淬炼赤胆忠心

1939 年春天,迫于全国抗战形势,国共合作抗日已是大势所趋。但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政府真反共、假抗战的事件时有发生。遵照上级“团结抗战,共同对敌”的指示,于得水带领部队从栖霞回到文登西院下、西岭西村等地,寻机开展抗日活动。当他摸清基本情况后,于得水派岳华洲到国民党驻扎在英武村的杨玉洲防区,协商联合抗日活动事宜,杨玉洲见到八路军代表满口答应,岳华洲向于得水汇报了谈判结果。长期对敌作战、富有经验的于得水团长考虑要严防敌人搞阴谋破坏。当天晚上,他立即把部队转移到殿后村,结果部队前脚撤出,杨玉洲后脚就派兵包围了西岭西村,敌人扑了空。鉴于文登地域严峻形势,于得水同志带领的部队人员少,只得返回到蓬、黄、掖地区。1940 年下半年,部队改编为胶东五旅十四团,于得水同志任团长,岳华洲任侦察股长。9 月下旬,十四团奉命东进文登。在五支二团和东海地方抗日武装配合下寻机消灭昆嵛山区的“抗八联军”。他们先后在汤村店子、潘格庄、林村、南黄等地和顽军进行多次战斗,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解决了昆嵛山外围之敌。1941 年 1 月 7 日夜晩,五旅十四团和五支二团分别从宋村、山东村出发,暗渡母猪河,扑向昆嵛山。五支二团直奔黄龙岬、议城、东于疃方向;岳华洲跟随五路十四团主攻桃花岬、晒字郑维屏的守敌。另一部分迂回到张皮、曲家口等地,从西山口攻入。10 日发起总攻,“抗八联军”阵脚大乱,碉堡里的敌人不战而逃。中午,五旅十四团和五支二团占领了楚岬以南以西大小

山头之后,兵分数路直扑楚岷口。“抗八联军”的郑维屏、丛镜月等见大势已去,各带残部向西北逃窜。随后两团部队指战员向昆嵛山区各地搜索残敌,扩大战果,解放了昆嵛山。

昆嵛山的解放,使东海区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结束了东海区抗日军民长期受日伪军和国民党投降派两面夹击的局面。

1942年,日本鬼子大扫荡,岳华洲在战斗中腰部负重伤,无法随部队行动,组织上批准他回家治疗。由于汪疃还是敌占区,不能回家,只好留在部队后勤部门治病休养。到1944年10月,家乡解放了,岳华洲的身体仍不适宜部队行动,组织安排他到地方——山马区社负责工作,担任主任经理兼任党支部书记,并担任县民兵工厂常务委员、山马区纠察队教导员。1945年春天,县武装部调他到海阳打击扫荡日军,岳华洲和于得水相逢在海阳战场上,战友相见,高兴得紧紧拥抱。8月份,他又在东海军分区司令部接受命令参加解放威海的战斗。威海解放后,岳华洲又回到了山马区社。1946年3月,岳华洲出席了昆嵛县民兵模范表彰大会受到表彰。奖品有:特等民兵模范奖状一张、特等民兵模范对联一副(五八年被公社武装部长刘进昌同志转到济南博物馆)、马步枪1支、地雷4枚、手榴弹10枚、1支钢笔、1个笔记本。(见图)



1946年3月11日,岳华洲(前右二)参加昆嵛县山马区第二届民兵模范大会受奖合影留念

1947年,国民党进攻胶东解放区,于得水同志到文登布置安排备战工作,准备在昆嵛山一带挖防御战壕。他把岳华洲从山马区社调到区政府,要他

带领支前民工在昆嵛山挖战壕,之后根据工作需要又把他调到武工队。胶东保卫战胜利后,岳华洲又回到山马区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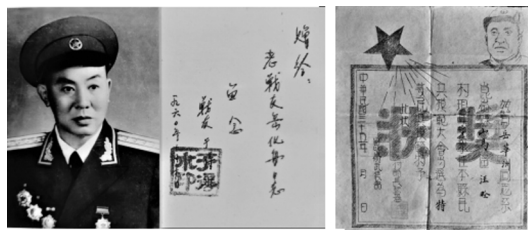
1953年至1954年,由于岳华洲的伤病复发严重,无法坚持正常工作,组织上批准他休养治疗,1955年下半年,他身体康复后,被组织重新安排到区社担任经理工作。

1964年7月,岳华洲在马山门市部为保护国家财产,赤手空拳和手持凶器的偷盗分子搏斗,保住了国家财产,他却身负重伤住院抢救。出院后留下伤残后遗症,但他仍要求继续坚持工作直到1975年下半年退休。

生死患难战友情

1960年金秋10月,岳华洲带着家乡土特产,千里迢迢来到安徽省合肥市看望多年未见到的老上级于得水。历经生死,甘苦与共,久别重逢的于得水十分激动,抱住老战友岳华洲,难以言表的心在潸然泪下的颤抖中释放。他永远忘不了初识于得水并从此跟他生活战斗在一起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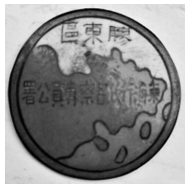
多年未见,两位战友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情不自禁地回忆到烽火岁月中那一幕幕往事,结下生死之交的革命深情。住了数日,临走时,于得水送给岳华洲一张1955年授衔时的照片,并在照片背面写下“赠给老战友岳华洲同志留念。战友于得水,一九六零年十月十日。”同时盖上自己的印章。(见图)送给他一支刻有“岳华洲1960年纪念”的金星钢笔(见图)。



1960年10月10日,于得水赠送给他的战友岳华洲的照片;岳华洲当选为“特等民兵模范”奖状



于得水赠送给岳华洲战友的金星钢笔



岳华洲佩戴的：“胶东区东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徽章

老人回忆说：“于得水同志是我的领导，是我革命年代生死之交的战友，与我的感情如情同手足的兄弟，战争年代我们一起参战杀敌，

为祖国解放事业出生入死，贡献青春。祖国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我们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工作，一直互相保持着联系，期待着再重逢的时刻。文化大革命时，突然失去了联系，我心中非常不安，到处打听于得水的消息，后来通过战友得知他去世的噩耗，我怎么都想不到会是这样，心里难过到极点，无法形容。1979年，我接到了安徽省政府发来的出席于得水同志追悼会的邀请信，急忙赶到合肥，看到于得水同志的骨灰和悼词时，忍不住泪流满面、伤心不已，我大病一场，再也见不到我的好兄弟我敬爱的战友了！”

使命心头记，征程续长歌

岳华洲退休后，县委把他和老伴安置在文登县老干部休养所里颐养天年。在干休所休养的老干部中，他是唯一一位健在的老红军。每年八一建军节、国庆节和春节时，县委领导都来看望慰问他，直到老人去世。在岳华洲的笔记里，有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一生对党忠诚，积极完成党组织交给我的各项任务，一生从来没有向党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我

不允许我的子女、家人以我的名义向组织提出什么要求。我经常讲过去的事给孩子们听，希望他们不要忘记过去，希望他们努力工作，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岁月却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时间淹没众生，唯有英雄永存。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远离战火的和平年代里，用心灵感悟革命前辈们的心灵和思维方式，真正体验和回味那些曾在我们头顶这片天空存在过的崇高境界，以革命前辈们为光辉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奋进路上，续写伟大民族复兴的辉煌长歌！



2021年6月28日上午，老红军岳华洲的子女亲人向天福山起义纪念馆捐赠岳华洲老人保存的文献资料现场。前排左起：岳金瑜、岳金燕、岳金永、许建忠（文登红色基地办副主任）、岳金玲、岳金明、于春晓。后排左起：侯斐、王华军、侯兴义、于声波。

血染的青春华章

——缅怀“葛家惨案”英烈

郭永胜

84年前的8月1日(1939年8月1日),一批年轻的革命战士血洒昆崙。葛家村北高高耸立的纪念碑,镌刻着他们血染的青春华章。

变组成“抗八联军”。他们忠实地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两面派政策,把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八路军,丑恶面目毕露。

一、顽固派倒行逆施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达成,中华民族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因事而变,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

12月,汪精卫亲日派公开投降,建立伪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亲美派,虽然继续抗日,但态度日趋消极,反共倾向明显增多,导致全国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摩擦事件,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在胶东,顽固派也是闻令而动,不消闲,摇身一

二、革命志士血染街头

1939年初,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办事处由文城西迁葛家村,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驻葛家抗日联合办事处”。其主要职责是加强文、荣、牟与蓬、黄、掖革命根据地的沟通联系和统战工作。经过挑选,由7人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办事班子。

他们到达后,密切联系群众,也加强了统战工作,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人民群众心中威望日显,但也被国民党顽固派视为眼中钉,经常派人到办事处窥探和挑衅滋事,严重地干扰了合理合法的统战工作。

细心的副主任蔡秀荣经过几天的观察发现,住处周围、石台下边时有可疑人员活动,很诡秘。她与担任主任的丈夫李蔚川商量,立即处理必要的文件、书信等,告诉同志们注意留心,以防万一。

可谁也没有料到血光之灾很快到来。1939年8月1日晚8时许,由顽固派头子郑维屏^①主谋,指令秦毓堂^②部(百姓称“二六鼻子”)驻牟平曲家口山南坡板子口一带,就近派部队进驻吕家集,由王培江^③王培连带领14名顽军,着便衣、揣短枪来到办事处门前,以偷袭的方式想绑架门卫林治田。林治田急中生智,一个蹿跳摆脱了他们,但被快枪打死。蔡秀荣出门了解情况,在院中也被打伤。接着顽军冲入室内绑架了主任李蔚川、秘书刘国珩、交通员姜顺,连同受伤的蔡秀荣一起押出办事处。在村北的大街上,顽军就急于下毒手,李蔚川大气凛然,郑重地说:“你们不要在大街上杀人,惊扰百姓。”当时蔡秀荣已怀孕数月,顽军把她拖到玉米地里毒打、侮辱,她顽强拼搏,宁死不屈,并怒斥顽军:“你们不要糟蹋老百姓的庄稼,杀我就在道上杀好啦!”接着就冲上去夺枪,顽军恼羞成怒,残暴地朝她隆起的腹部、胸部连开数枪,并声言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蔡秀荣受重伤倒下了,其他人被顽军押到村东北的一个麦场上(今烈士塔南约200米)枪杀了。

顽军撤走后,蔡秀荣当时还有气息,只是疼痛得不停翻滚。半个小时后,葛家村来了很多群众,把她抬到滕树酌的小药铺止血抢救,她竭尽全力微弱地说道:“同一志一们”,有人告诉她,都牺牲了。她无力言语,伤痛和心痛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不断地折磨着她。半夜时,她瞪着双眼含恨去世。

事后,情深意重的葛家村民眼含热泪,自发将烈士遗体安葬在北塔南坡朝阳之地,建起了并排的5座新坟。

革命志士血染街头,“葛家惨案”瞬间震惊了整个胶东。

三、英烈事迹永流芳

李蔚川、蔡秀荣是我党的优秀儿女,是勇敢的

八路军战士,夫妻双双在葛家街头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胶东百姓称他俩为“夫妻双烈”。以“夫妻双烈”为代表的9位在葛家战斗过的英烈,功高昆崙,他们的事迹至今在昆崙大地传颂。

1.李蔚川烈士,1915年出生于荣成市夏庄镇同家庄村。1932年考入文登乡师,与刘家语(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刘国柱(荣成籍将军)系第一届校友,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就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天福山起义后和荣成女子小学校长蔡秀荣相继离校,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

1938年4月,西上蓬、黄、掖,下半年胶东区党委决定在葛家设立办事处。调李蔚川、蔡秀荣任正、副主任。他肩负着党交给的重任,经常不顾危险与国民党秦毓堂、丛镜月等部打交道,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939年8月1日晚,面对匪徒黑洞洞的枪口,他临危不惧,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4岁。

2.蔡秀荣烈士,1913年出生于荣成市成山卫镇四村,早年在济南乡师就读,她聪明伶俐,性格外向,擅长文娱活动,各门功课优良,是学校各项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

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末随部队西上蓬、黄、掖。在部队里,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她与李蔚川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不久结成革命伴侣。

1939年春,调任办事处副主任。8月1日晚,她受重伤后,仍顽强斗争,最后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26岁。

3.林治田烈士,1921年3月出生于泽头镇吴官屯村,1939年1月参加八路军,在办事处做门卫工作。8月1日晚,他是第一个被顽军早已盯上的袭击对象。他年轻,动作敏捷,勇敢无畏,不幸当场牺牲,年仅18岁。

4.于合明烈士,1910年11月出生于大水泊村,1938年9月参加八路军,办事处战士。在残酷的敌斗争中,意志坚强。1939年7月,在葛家集的大街上,被敌特杀害,时年29岁。

5.刘国珩烈士,1918年出生于荣成县城里,1939年8月以前在办事处任秘书。8月1日晚,壮烈牺

性,时年 21 岁。

6.姜顺烈士,1922 年 7 月出生于山东莱阳,1939 年 8 月以前在办事处当战士。8 月 1 日晚,壮烈牺牲,时年 17 岁。

7.林玉(1906—1969),泽头镇高家庄人。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办事处当交通员、炊事员。8 月 1 日晚,因事外出,幸免于难。事后组织派他到掖县培训,后回文登继续做地下工作。1942 年 3 月至 1961 年 6 月,接其堂兄的职务,担任高家庄第二位党支部书记,任职二十年,尽职尽责,各项工作非常出色。

8.鞠文仪将军,1914 年 8 月生于葛家镇李家庄,文登早期共产党员,参加了“一一·四”暴动和天福山起义,1939 年 8 月任东海地委联络站交通员,8 月 1 日被组织安排到办事处执行任务。很巧,事后不久,他因公外出,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25 岁的鞠文仪是“葛家惨案”中的另一位幸存者。他戎马一生,立下赫赫战功,1955 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9 年任南京区后勤部部长。

9.滕树酌老中医(约 1900—1960 年),葛家镇南于疃人,早年在葛家集开诊所,医道精湛、经验丰富,待人和蔼,口碑很好。

在顽军猖獗的年代,滕大夫为抢救八路军伤员,勇担风险,尽心尽力,长达 3 小时的救死扶伤,爱国情怀可见一斑。今天,人们应该记住他。

四、罪恶之徒必灭亡

“葛家惨案”发生后,郑维屏的反共气焰极为嚣张,亲自召开了“抗八联军”司令部军事会议,制定了与八路军五支队的作战方案。

1940 年 9 月下旬,八路军山东纵队调五旅十四团东进,配合五支二团和东海抗日武装,寻找战机,消灭昆崙山中以郑维屏为首,由丛镜月、王兴仁、丁綍亭等部纠集而成的反共顽军。

东海地委根据山东纵队和胶东区党委的指示,积极部署。1940 年 1 月 7 日,成立了以孙端夫为指挥、雨晴为副指挥的战斗指挥部。八路军战士英勇

作战,冲锋陷阵,历时三昼夜,顽军大部被歼,所剩残部仓皇向西逃窜,郑维屏也暂时逃脱。

1942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16 日,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瑜与东海军分区司令员李发、政委仲曦东、副司令于得水,开始部署兵力,准备消灭秦毓堂、丁綍亭在海阳留格庄、乳山滕甲庄的顽军主力。

在东西两点近百里的战线上,八路军战士经过一个多月的攻坚战及多种战法,全歼秦毓堂、丁綍亭主力,此时东海顽军已土崩瓦解,秦毓堂乘机逃窜到青岛,投靠日军。可惜,“葛家惨案”的主要凶手、凶悍狡猾的王培江逃之夭夭。

英勇的东海军民重新建设、巩固和发展被顽军盘踞一时、糟蹋数月的东海抗日根据地。

五、巍巍高塔励后人

1944 年 8 月 30 日,文登(文城)解放了,被日军盘踞四年半之久的古城,回到人民怀抱。1945 年为永远纪念“四八”遇难者和“八一惨案”烈士,昆崙县葛家区广大民众捐资兴建葛家烈士塔。

石工由葛家集的王大海匠师担任领班。

瓦工由迟家庄的王吉海(我的启蒙者——王开荣老师的父亲)匠师担任领班。

该塔位于葛家村北 400 米处,坐北朝南,占地面积 250 平方米,塔高 15.5 米,共分 9 层。塔基呈五角形,塔身呈锥形,由砖、石砌成,塔的四面刻有死难烈士姓名和“八一惨案”经过,为文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塔做工考究,落落大方,挺立在不屈的昆崙山前怀。

秦毓堂,1948 年 9 月 24 日济南解放后,潜居在道德街兴隆楼旅社,后被我方抓获。1950 年 1 月 20 日,在乳山县夏村被执行枪决。

郑维屏,1949 年被北京管训队清理抓获,1952 年转送文登专署,1954 年 2 月在昆崙县吕家集西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正义的枪声,划破昆崙天空,传遍胶东大地,老区人民拍手称快,死难烈士含笑九泉。

今天的烈士塔,巍然屹立在当年英雄牺牲的地方,向世人诉说着昨天的悲惨景象,讲述着烈士的丰功伟绩。

巍巍高塔励后人,英烈们追逐的信仰之光,永远熠熠生辉,激励着新一代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青春华章。

①郑维屏(1886-1954):字右磐,河北省永年县

人。胶东“抗八联军”24个司令之一,1939年1月任山东省第七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②秦毓堂(1902-1950年):字瑞轩,山东省东阿县人,胶东“抗八联军”24个司令之一,时任暂编国民党独立第26旅旅长兼胶东“抗八联军”副总指挥。

③王培江:秦毓堂手下骨干,团长,下落不详。





心里装着一个他

陈晓荣

那天,雪去市民文化中心二楼,给念高一的女儿借暑假必读书。经过一楼时看到画展,这是市民文化中心建成以来最隆重的一次画展,署名强。她暗恋过他,他是她的师范同学,毕业后去了省城,不记得有多少年没看见他了。

雪匆匆借完书,骑着电动车向南穿过两条街,来到曾经念中师的学校,这是她毕业以后第一次回

来看看。校名由中师改为幼师,校园里的布局也改了模样,没有改变的唯有强刻在雪心里的印象,她以为从来不提起就等于忘记,可哪有那么简单的事!

记得念中师时,强说:“你能给我当模特吗?”雪喜出望外,点头如鸡啄米,她不是对强笔下的画感兴趣,而是对强这个人感兴趣,她喜欢他画画时专

注的神情。雪按照强说的摆好姿势坐好,强则一会儿拿笔画,一会儿抬眼看她,她似乎能从他一抬眼的瞬间读出点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强画完以后习惯性摇摇头:“唉,咋又把你画丑了?”雪不在意他把自己画成啥样,笑着说:“我本来就不漂亮嘛。”心里却在琢磨,他是不是觉着不该刻板地描摹我的外貌与服饰,而是想把我的气质与神韵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别人看我浮于表面,他却能透过我的外表看到我的内在,难道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女人闯进了雪的视野,打断雪的回忆。那个女人披着散乱的头,趿拉着拖鞋,悄无声息地来到雪旁边的草地上,手舞足蹈,旁若无人似的。虽然她脸上多了皱纹,但言行举止还是老样子,谁不认识她?她就是教美术的王老师的妻子,她有时候会在他的画室里,有时候会在操场上。王老师虽然不教雪他们班,但是关于他的传闻却为大家所熟知。听说他当初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特意找了一个本地媳妇,为的是有个依靠。经人介绍,他俩相识,结婚。后来,媳妇因为第一个孩子夭折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没敢再要孩子。王老师因为心怀感恩待她如初,不离不弃。

雪每天去给强当模特,一路过王老师的画室时,就感叹:“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王老师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强听见了,说:“王老师在家乡念高中时,谈过一个女朋友,后来考入不同的大学,毕业后又天各一方,隔山隔水的难得见一次面,最终因无法忍受两地分居的苦,不得不忍痛分开。从那开始,王老师学会了吸烟,难道你没看见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校园里响起音乐声,学生们涌入食堂去领饭。王老师来找妻子,满头白发的他牵着妻子的手缓缓走向家属房。“他以前不认识我,现在也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没法把他从心里抹掉。”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雪想,原来爱情是一回事,结婚又是另一回事,最后能走到一起的往往不是自己最爱的那个人。哪有十全十美的婚姻?她曾经因为没有嫁给爱情而感到遗憾,现在却释然了。

雪到家时,满屋酒气,老公勇吹着空调打着呼

噜,一身肥肉就像一扇拆下的门板,占据半截炕,隆起的大肚子就像快要分娩的孕妇。雪心生厌恶:“喂,快醒醒!这么晚也不做饭,晚上吃啥啊?”勇迷迷糊糊地回应着:“我一动弹,汗哗哗的,就跟洗澡似的,咋做饭?”雪说:“以后少喝酒多运动,减减肥就好了,越胖越怕热。”雪简简单单做了两碗面条给他和放学的儿子吃,自己没胃口,不想吃,就一个人躲进书房。雪经常这样,一次次释然,又一次次像被搅乱的湖水难以平静。

当初,雪被分配到镇上教书时,经同事介绍认识了勇。同事说:“镇上没啥企业,也就有政府、医院、刑警大队,里面男青年少,想找到合适的对象,哪有那么容易?干脆找个有钱的吧。”勇是建筑队包工头,一年能挣十多万,那时老师一个月工资才八百元。关键是他人品好,又勤快又孝顺,将来一准疼老婆,唯一的缺点就是户口在村里。雪觉着那个同事是刚毕业的小姑娘,稚气未脱,又和她同一个办公室,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哪能说假话?雪把强从心里彻底抹掉,不再奢求爱情,只想实实在在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她很快与勇结婚。婚后,雪才知道那个同事和勇是远亲,她被她骗了。勇不过是个打零工的,有活儿就出去干,没活儿就出去喝酒打麻将。他好玩,即使有了女儿也不操心家里的事。雪脸上原本柔和的纹路变得如同刀削斧凿,说出的话也是硬邦邦的:“生活里多了你,日子也没变好;少了你,日子也没变差。本来应该两个人一起支撑婚姻,却变成了一个独角戏,这跟守活寡有啥区别?”勇把杯子狠狠一摔,说:“上哪儿找活儿?哪儿有挣钱的活儿?你天天坐办公室,哪知道外面的事?”

半年后,勇办理了出国手续,借口外出打工挣钱,一躲就是十年。回国后,他看着有些陌生的女儿说:“你咋长得和我一般高了?有苗不愁长,说大就大了。”雪说:“你以为女儿是气儿吹的,能一下子变大?我一个人带孩子,又当爹又当妈,一年年的,容易吗?”勇也觉着亏欠雪和女儿,他拿着带回来的钱去做买卖,想让雪和女儿过上最好的生活,却没想到连本都亏进去了。他不得不放下身价去镇上当保

安,麻将不打了,酒没断,一喝一个醉。雪想,假若早些离婚,另选一个男人结婚,日子会不会过得比现在好?又一想,还是选择认命,一天天地熬吧,人活一辈子,不过短短几十年而已,折腾啥?对女儿来说,谁能代替亲爸的位置?

晚上,同学群里炸开了锅,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着强的画展,啧啧称赞声此起彼伏。又有人说,强难得回来一趟,大家借机聚聚咋样?于是班长出头,安排聚会事宜。毕业二十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同学聚会。雪照照镜子,感觉自己比同龄人明显老了很多,她买了新衣服,还有一套化妆品,把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在酒店聚会那天,同学们围绕着画展这件事聊得很嗨。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同学提议唱歌,曾经被称作班花的女同学带头唱了一首歌: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爱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吸引你注意,我不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怪我太爱上瘾还是你太有魅力……”

班长紧随其后,也唱了一首歌: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只有把它放在心底……”

同学们又拿雪和强打趣,要他俩合唱一曲。听着歌,看着大屏幕上的歌词,雪的心微微颤抖。她扫了一眼强,依旧是那双细长的眯缝眼,笑起来特别可爱,只是微微发福,曾经略尖的下巴变圆了。强迎着雪的目光走了过来,说:“你还跟以前一样,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不起眼的位置。你不擅长说,却擅长写。你找我帮忙修改的《小熊的故事》写得真好,一只小熊历险途中,遇到另一只小熊,因为互相帮助,一起脱险,所以擦出爱情的火花。人如其名,你就像雪一样纯洁,写出的爱情故事也是那么纯洁。”

雪的脸微微泛红,轻声说:“那篇文章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你竟然还记得?我的文章一直没发表过,我不如你会写。上学期间,你在报纸上发表好几个豆腐块,画画就更不用说了,没谁能比,你是咱们班的骄傲。”

强回应道:“我现在不写文章了,一心搞画画。只要认准一件事做下去,谁都能做好,没啥了不起的。你有写文章的天分,不管发不发表,都要坚持写下去,早晚会写出点名堂来。”

雪想,也许只有强是最理解自己的人,这谁也无法替代,可当时哪敢跟他表白?他妈瘫痪两年后去世,本就不富裕的家雪上加霜。班里的美术老师名叫芳,圆脸大眼,面慈心善,经常给他买生活用品,也给他零花钱,还经常和他一起切磋画画的事,她说她要托关系把他保送到省师范大学美术系,再让他留校当美术教授。芳虽然是比强大一句的老师,但是她对他的好超乎寻常,又是单身,久而久之难免传出绯闻,大家都说芳爱上了强。这事是真是假,雪无从得知,可很多女同学轮流邀请他去家里玩,对他有好感,却是她亲眼所见。

“念书时,咱班好多女同学喜欢你。”雪终于吐出了这句话,说出来却又有些后悔。强目光灼灼地注视她:“我知道,只有你一个人是真心的。”雪慢慢低了下头:“我是咱班公认的丑小鸭,你可别拿我开涮。我已经结婚了,从农村长大,又找了一个农村老公,这辈子也走不出农村了。你能落户大城市,我只有仰望的份儿。你和你媳妇是在一个单位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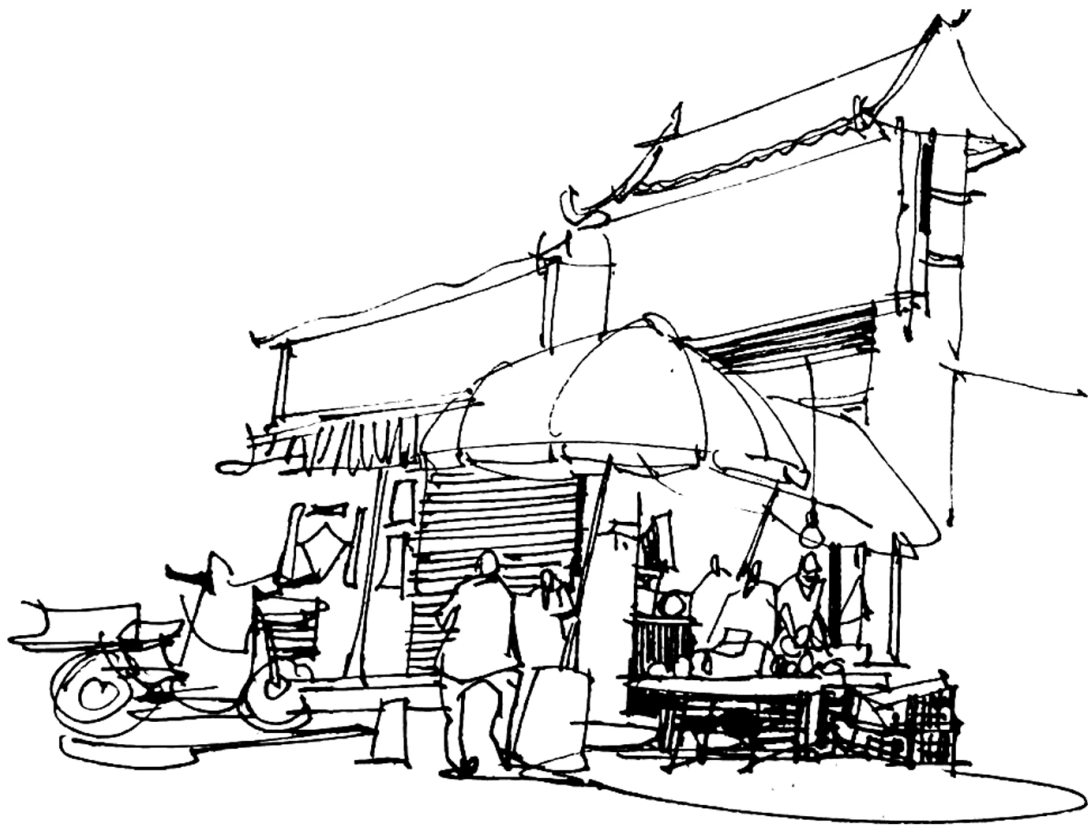
强苦笑:“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呢。”

他是在等我吗?雪这样想着,又摇了摇头,若是在等自己,他为什么不早说?

那天的同学聚会是怎么散场的,自己又是怎么回到家里的,雪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从来没沾过酒的她破天荒喝了半杯红酒。

不管雪的心里起了怎样的波澜,她还得像以前一样忙着上班,忙着做家务,但她又似乎不同往常,她的目光不再聚焦在勇的身上,不再奢求勇的改变,而是盯着自己。不管多忙,雪出门前都要精心打扮一番,不管多忙,她都会忙里偷闲躲进书房写一段故事,因为她几近枯萎的生命已被强点燃了。

五年后,强结婚了,可这并不妨碍雪在心里继续偷偷爱他,把他当做暗夜里的一束光。花开半浓时最美,酒正半酣时最醇,谁的心里没有装着这样一个他?一个未曾挑明而又深深爱着他的他。



纪检新兵

荣海鸿

第一章

周二上午,南山乡纪委办公室里,纪委书记胡雨翔正在给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奚雪布置今天的工作任务:“今天,我要带领大家到乡下检查工作,你留在办公室里值班,闲着没事,把前段时间市财政拨款在林坊村为村民们修筑便民公路一事,写份总结报告,下周我要向市里汇报。”

“胡书记,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到外地学习了,对这条便民公路的修建情况,我一点儿都不了解,你让我怎么写这份报告啊?”奚雪有些为

难。

“你这孩子，这有什么难的，写这种总结报告，你又不是第一次。”胡书记满不在乎地说，“你看，今天我们几个都要到乡下去检查工作，照顾你一个女孩子，让你留守在家，你不写谁写？大家说是不是？”胡书记边说边对着几个整理好行装准备出发的部下使了个眼色。

“就是。”大家心领神会，赶紧随声附和。

“你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不写，难道还要我们这些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老人来写？”胡书记把头伸到奚雪面前，“孩子，看看我这一脸皱纹，瞧瞧我这满头华发，你好意思再让我点灯熬油吗？”

胡书记摆出一张哭脸，皱着眉头，伸手摸着自己稀稀疏疏已经半白的头发，可怜兮兮地看着奚雪。

“胡书记，你饶了我吧！”胡书记的滑稽相让奚雪哭笑不得，连声求饶，“好了好了，我写还不行吗？”

“你早这么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不就得了嘛！”胡书记直起腰来，脸上露出一副阴谋得逞的得意神态，引得几个人掩嘴偷笑。

“小姑娘，别为难，这种总结报告写起来很容易嘛。便民工程本身就是为老百姓做好事，多说点好话，感激话、漂亮话啊，多说几句，把他们哄高兴了，没准儿下次再拿出几十万为我们乡的老百姓再做点好事。还用我再说什么吗？行了行了，自己想怎么写吧，我们走了……”胡书记拍拍奚雪的肩膀，说，“好好干，我相信你，你能行的！”

“写吧，别辜负领导的信任！”

“小姑娘，任重而道远啊！拜拜啦……”

胡书记话没说完就急匆匆地带领办公室的几个同事们逃离了办公室，留下奚雪一个人哭笑不得地坐在电脑前。基层工作人员不喜欢舞文弄墨，这点奚雪是知道的，只是胡书记以这种玩闹的方式把工作硬塞给她，还真让她有些无奈。

昨天晚上在家里，妈妈又开始催奚雪去相亲，巴不得奚雪现在就找对象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唠

叨了半宿，把奚雪弄得一个头两个大，一夜都没有睡好，到现在太阳穴还在隐隐作疼呢。现在胡书记又让她写一份她完全不熟悉情况的工作报告，这根本就是难为人嘛！

奚雪打开电脑查看便民工程的有关资料，但那些枯燥无味的官方语言让奚雪实在提不起兴趣，不觉盯着屏幕发起呆来。

“喂喂喂！想什么呢？”

突然传来的问话，把奚雪吓了一跳，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乡长王凌云已经站在了她的身后。

王乡长微微皱着眉头，表情有些严肃地看着她。

“王乡长好！”奚雪有些尴尬地站起来，赶紧跟乡长打招呼。

乡长王凌云虽然是个女同志，但说话做事干脆利落、雷厉风行，完全是一副女汉子的形象。奚雪这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女孩子，在王乡长面前总不免有些紧张和不安。

看到奚雪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王乡长是又好气又好笑，她使劲压抑住心里的笑意，故意摆出一张臭脸，严肃地问道：“在干什么呢？怎么电话直响就是不接？胡书记呢？你们人都哪儿去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

王乡长连珠炮似的问话，让奚雪紧张得有些手足无措，她的右手不自觉地使劲捻着衣角，结结巴巴地说道：“胡书记……胡书记带领大家下乡、下乡检查工作，就、就剩我一个人在……”

奚雪不敢正视王乡长严肃的目光，她低着头，却忍不住抬眼偷偷查看王乡长的脸色，紧张得就像是个站在老师面前低头认错的小学生。

看到奚雪的样子，王乡长再也绷不住了，不觉“扑哧”一下笑了起来。

“奚雪，我就那么可怕吗？我是老虎能吃了你啊？你怎么紧张成这个样子了？”王乡长哭笑不得地说。

听到王乡长的笑话，奚雪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下来，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跺着脚、扭着身子撒娇地喊道：“王乡长你真坏！干嘛又逗我？”

“不逗你逗谁？”王乡长说，“我们政府机关这些人里，你是最小的一个，不逗你逗谁啊？好了，不闹了，我们谈正事。”

“嗯！”奚雪点点头，认真地看着乡长。

“刚才有人打电话，你们一直不接，人家把状都告到我这里来了。”王乡长有些嗔怪地说。

奚雪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对不起，乡长！刚才我……”

“不用解释，没关系，我也是打年轻的时候过来的。这样，一会儿你就去把这件事处理一下。”

“是，乡长，我这就去！”奚雪答应一声，起身就往外走。

“回来！你这孩子，怎么说风就是雨呢！”王乡长一把拉住往外走的奚雪，“你连问都不问一声就往外走，你知道你到哪里去？去处理什么事情吗？”

奚雪一愣，才反应过来，看着王乡长不好意思地笑了：“刚才好像听你说告状？谁告状，发生什么事了，乡长？”

“你这孩子，该改改你这毛毛躁躁的坏毛病了！”王乡长说道，“是这样，林坊村和桥头村的两个村的村民，在两个村中间的路上出了什么矛盾，争执起来了，你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林坊村和桥头村之间的路，那不是前不久刚修完的便民公路吗？”奚雪脑子里蹦出了刚刚在电脑上看到的两个村的名字，“胡书记让我写有关这条便民公路的总结报告呢，我正好可以到现场实地考察一下。”

“那正好一举两得，你赶紧去吧。别急，等等！你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对村子里的情况不太了解，这样，我让郑明远和你一起，你们两个一起去吧，让小郑开车。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现场处理一下，有什么情况再回来向我汇报。”

“嗯，好，我知道了，乡长！我现在就去！”

第二章

郑明远今年只有三十岁，是省委组织部派到海

山县的选调生，已经在这里工作三年了，积累了不少基层工作经验，两个年轻人年龄相差不大，有一定的共同语言，平日相处得很融洽。小郑在工作上也给了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奚雪不少帮助。现在要奚雪和小郑一起出去工作，奚雪当然求之不得。

“喂，奚雪，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呢？”车子在公路上平稳地行驶着，小郑突然感觉气氛有些沉闷，忍不住开口问道，“怎么，昨晚做梦会情郎了？”

“哪儿有啊。”奚雪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还不是昨天晚上回家，我妈又唠叨了我半夜，催我去相亲呢。你说，我才刚参加工作，我妈怎么就那么急着把我嫁出去呢？我就不明白了，怎么我长大了，这个家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啦？”奚雪不满地抱怨起母亲来。

“你妈盼着你早点嫁出去，她好抱外孙呢。”

“抱外孙？我自己都还没长大呢，还抱外孙？哼，要真有个孩子天天擦屎擦尿、喂水喂奶的，那还让人活了？真是想想都可怕，干脆直接杀了我得了！”奚雪一脸的嫌弃。

奚雪的话让郑明远有些不解，他疑惑地问道：“不是女孩子对做母亲这件事情都很期待吗？怎么到了你这里，当妈就成了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了？”

“别人觉得可怕不可怕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想当妈妈，至少现在不想。怎么，某些人想当爸爸啦？”奚雪戏虐问郑明远。

“不不不不，我才不想呢！”郑明远赶紧分辩。

“你比我大好几岁，你都不去相亲找对象？你说，我才二十六岁，我着什么急啊！”

“哎呀，不是我们着急，是父母急！”小郑摇摇头无奈地笑了，被父母催婚的苦恼，他可是深有体会。

“哎，奚雪，其实，我倒有个好主意。”郑明远眼珠一转，嘴角浮现一丝笑意。

“什么好主意？快说来听听！”郑明远的话毫不意外地引起了奚雪的兴趣。

“你看，我们男未婚、女未嫁，要不，我们俩凑合一下？”

“嗯……，凑合一下？”奚雪眯上眼睛，假装同意地点着头。

奚雪的表现让郑明远有些意外,他不觉把头向奚雪这边微微探了过来。

“凑合你个头啊!好好开你的车吧!”奚雪突然睁大双眼,伸出右手使劲在郑明远的头上弹了一个脑崩儿,并乘机岔开了话题,“好了,别说这些恼人的事情了,你先告诉我这条便民公路是怎么回事?胡书记让我写总结报告呢。”

“奚雪,你看,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公路就是到林坊村去的。这条公路是八年前刚刚完工的,是贯穿我市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这条公路是在原有的一条沙土路上拓展修建的,原来的那条沙土路是从林坊村和桥头村两个村子中间穿过去的。当时为了避开村庄和农田,线路做了适当的调整,就成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线了。”

“是,我曾经去过桥头村,就是从这条公路上走的,多好啊,开车 20 多分钟就到了。”奚雪接口道,“这条公路宽阔平坦,老百姓出行太方便了。”

“是啊,这条公路确实为村民们出行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乡乃至我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小郑扭头看了看身边聚精会神听他讲话的奚雪,笑了笑,接着说,“但是,有些事你不了解。本来林坊村和桥头村中间只隔着五六里路,离得很近。但如果是走这条新修的公路的话,至少得多绕出去三四里路呢。”

“绕这么远啊?”

“可不是嘛。所以村民们还是喜欢从原来的、也就是现在废弃的那条沙土路上走,况且从沙土路上走,到田里干活也方便。但是废弃的道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不好走,老百姓们怨声载道的。为了方便百姓出行,今年市财政拨出专项资金,打造这条便民公路,这不,前不久才刚刚完工呢。”郑明远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岔路口,对奚雪说,“你看,前面往左那个岔路就是那条新修的公路。”

奚雪透过车窗向外看去,一条新修的水泥路顺着山坡通向山顶。

“小郑,好像有些不对啊?你看,山顶上有一群人,还有车,把路堵死了。”

“对啊,就是因为不对才让我们过来处理的嘛,

你这个傻姑娘!”

两个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可是车子一拐入岔路口,郑明远的眉头就微微皱了起来,这路修得太窄了吧,要是对面再过来一辆车,怕是错车都有些困难。

“这条路有点窄吧。小郑,你看,这修路怎么不修到边儿啊,你看路两边都空了那么多!”奚雪指着路的两边,惊讶地大声说道。

其实,不用奚雪说,郑明远已经注意到了。这条废弃的公路,原来至少有六米宽,并排行驶两辆卡车,绝对没问题。可是新修的水泥路,只在路中间,路两边各空出了一米左右的空地,空地几乎被野草覆盖住了。新修的水泥路面确实很平坦,只是这么窄的路面,就算是两个小型车辆错车,也得小心翼翼的吧。

现在正是秋收季节,不用问,郑明远已经猜到前面大概发生什么事了。

远远地就听到前面人群里传来吵架的声音,郑明远一脚油门,车子向着人群就开了过去。

“别吵了!来了来了,乡里的领导来了!”

不知谁喊了一句,吵闹声终于暂时停了下来,众人的目光一起朝郑明远他们的车子看去。

车子还没停稳,两个老汉就从人群里跑过来,分别堵住了两个车门。郑明远认出来,堵住他车门的正是林坊村的贫困户夏有财,而堵住奚雪车门的正是让村干部们头疼的桥头村的李二怀。

夏有财好像溺水之人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了郑明远的双手,红着眼眶,说话都结结巴巴的:“领导,你可要给俺做主啊!他他他他、他不讲理,非要俺掏 500 块钱赔他的树,俺上哪儿弄 500 块钱啊!”

“什么树值 500 块钱?”郑明远觉得事态有点严重。

“你撞坏了树,就得赔钱!”李二怀放开奚雪,几步抢了过来,理直气壮地对着夏有财喊道。

“是你的车惊了俺的牛!”夏有财也毫不示弱。

“是你的牛毁了俺村的树!”

“你赔钱!”

“就不赔！”

……

“停停停！你们这样吵来吵去能解决问题吗？”郑明远生气地甩开夏有财的手，厉声喝道，“你们两个，一个一个地说，谁先说？”

“我先说！”夏有财和李二怀异口同声地喊道。

“我先说！”李二怀狠狠地瞪着夏有财。

“好，你先说，你先说！”夏有财气恼地吼道，转身蹲在地上，从衣兜里掏出了旱烟袋，抖抖索索地点着了烟，使劲吸了两口，却不想被烟呛得咳嗽了起来。奚雪走过去，轻轻地帮夏有财拍着背。

这年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抽旱烟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夏有财就是其中之一。夏有财老伴死得早，给他留下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脑瘫儿子，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地里一把、家里一把的，日子一直过得苦巴巴的。幸亏村里帮他申请了低保，要不然，这爷俩的日子指不定会过成什么样呢。

郑明远了解夏有财家里的情况，对夏有财很是同情，但看到李二怀理直气壮的表情，似乎也没有胡搅蛮缠。到底怎么回事，还是先听听李二怀怎么说吧。

郑明远招呼大家：“来，奚雪，你过来。老乡们都过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奚雪回到郑明远身边，乡亲们也围了过来，就连原来还在地里忙碌的村民们，也都围了过来看热闹。一时间，路上聚集了二十多个人。人群里有个二十多岁戴着眼镜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一群六七十岁的村民中间显得格外显眼，奚雪不觉多看了他两眼。大家小声议论着，互相打听出了什么事，也都等着看两位领导如何处理纠纷。

第三章

“李二怀，这样，你先说，我们大家伙儿都听着。”郑明远对着有些得意的李二怀说。

“嗯。好，我说，你们大家伙给我评理啊！”李二怀清了清嗓子，昂起头得意地对着大家说，还用眼睛的余光轻蔑地瞥了夏有财几眼，“大家伙儿让

开点儿，让领导同志看清楚。”

大家赶紧让开一条路，郑明远和奚雪这才看清楚，在人群后面的公路上，停着一辆装满花生的车头向南的手扶拖拉机和一辆装满玉米车头向北的牛车，牛车右边的车轮陷在水泥路旁边空着的沙土路上，车辆歪斜，玉米棒子散了一地，路边的一棵樱花树被撞倒在地。

“领导同志，看到了吧？我开着我的手扶拖拉机回家，他赶着个破牛车从南边过来，自己不小心陷在路边了，还撞坏了我们村的树，撞坏了就得赔！”李二怀得意地环顾着四周。

“你撒谎！”夏有财赶紧站起身，恼怒地说道，“要不是你的车惊了我的牛，我的车怎么会陷在路边上去？又怎么会撞到树呢？都是你！”

“等一下，等一下，”奚雪摆摆手示意两人住嘴，她一脸迷茫地看着两个人，问道，“别吵，别吵，你们两个人都把我吵糊涂了。”

奚雪问夏有财：“你不是北边林坊村的吗？怎么从南边过来了？”

夏有财点点头，说：“我是林坊村的，看，南边那块玉米地就是我家的。”

奚雪又问李二怀：“你是南边桥头村的？从北往南走？”

“不错，”李二怀点点头，指着北边不远处的一块花生地说，“那就是我家的花生地。”

奚雪看看夏有才，又看看李二怀，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郑明远看到奚雪懵懂的样子，赶紧解释道：“奚雪，这没什么难理解的。这个小山坡地处两个村子的中间，两个村子的村界不是一条直线，村民们的承包田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北边村子的地，在南坡，南边村子的地，在北坡，都是正常现象。”

奚雪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南边、北边，北边、南边的，说绕口令似的，把我都绕糊涂了。”

奚雪的话让围观的村民们也笑了起来。

郑明远高声跟大家说：“大体情况大家都了解了，没什么大事。大家都是南庄北村的村民，地都在一个山上，相互之间也都认识，偶尔有点磕磕碰碰的小事，大家互相谅解点儿，就为这么点儿小事伤

了和气,多不值得。大家说是不是啊?”

村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纷纷点头称是。

郑明远接着说道:“只是,他们两人争论的焦点不是车,而是这棵撞倒的樱花树。”

夏有财和李怀仁两人连连点头。

郑明远问李怀仁:“你给大家说说,就撞倒了这么一棵树,你凭什么让夏有财赔500块钱?”

“说起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村李会民书记特别重视村风村貌建设,在村子的街道两边和我们村级公路的两边全都栽上了花草树木。但刚开始的时候,村民们并不懂得去爱护这些花草树木,摘朵花,折根树枝之类的是常有的事情。为此,李书记很是恼火,就制定了严厉的惩罚制度,比如:摘一朵花,罚款五十;折断一根树枝,罚款一百;毁坏一棵树,罚款五百……”

“是,你说的这些我也听李会民书记说过。”郑明远打断了李有才的话,“只是罚款不罚款是村委的事,与你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了,你们两个错车,你的车惊了夏有财家的老牛,这才撞坏了这棵树,你不能把责任推给夏有财一个人吧?即使是要交罚款,也该是你们两人一人一半吧?”

大家都觉得郑明远说得有道理,纷纷点头称是。

有个人甚至调侃李二怀:“怎么样,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吧?”

“闭嘴,有你什么事?”李二怀气得狠狠地瞪了那个人一眼,骂了一声,转过头换上一副讨好的笑脸,对郑明远和奚雪二人说道,“两位领导同志不知道,是这样,我本来就是搞建筑的,只是后来染上了赌博的坏毛病,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也多亏李会民书记和乡里领导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我们脚下的这条路,从西边那条主要公路修好之后就废弃没人管了。李书记就让我带着两个人负责这条路的维护,路边的树木也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抓到了毁坏树木的人,当然得让他到村委会交罚款。”

“你工作认真负责是对的,但是,”奚雪接口说道,“正像小郑同志刚才说的,毁坏这棵树,不是夏

有财一个人的责任,你也有责任啊!怎么能叫夏有财一个人交罚款啊?你也得交一半的罚款!”

“领导同志,你要这么说,我可就不同意了啊!”李二怀收起刚才讨好的嘴脸,态度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说有责任,首先是你们这些当官的有责任;要说交罚款,是你们这些当官的该去交罚款!”

李二怀的话让当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第四章

“来,大家伙都来评评理!”李二怀拉开了架势,一边说一边比划着,“今天早晨,我吃完早饭就来到地里刨花生,我看着刨的花生够装满一车了,就装上车,想把这些花生先运回家。我就这样开着车走在路上,我招谁惹谁了?大家伙看看啊,我错在哪儿了?”

大家看看停在路上装满花生的手扶拖拉机,再看看李二怀,人家好像真没什么错。

李二怀又指着夏有财说道:“再说夏有财吧。人家用牛车拉着玉米回家,人家又犯什么错了?”

大家又看看夏有财的牛车,要是路面够宽的话,好像人家也不会出错啊。

“既然我们都没有错,凭什么这罚款要我们来交?”

夏有财听了李二怀的话连连点头。

刚刚还吵得不可开交两个人,瞬间结成了统一战线。这巨大的变化,打了奚雪和郑明远一个措手不及。

人群也开始骚动起来,大家都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奚雪紧张地偷偷扯扯郑明远的衣服,小声问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怎么办?凉拌!别紧张,听我的。”

郑明远故意用一种轻松幽默的语调对奚雪说,想安抚一下奚雪紧张的心情。

李二怀见自己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奚雪和郑明远也没有反驳他,说话的语调也低了下来,“两

位领导,对不起!原谅小民口不择言。要说责任,虽然不全是你们的责任,但你们也不是完全没责任!要说错,都是这条路的错!”

“路的错?”整个人群一片哗然。

“这位大叔,你怎么能说是路的错呢?我曾经从这条废弃的沙土路上走过,坑坑洼洼的,晴天一身尘土,雨天一身泥,很不方便。后来虽然是你负责养护,路况有些好转,但跟现在这平坦的水泥路比起来,还是差远了。政府给我们修建了这条便民公路,你不但不感激,怎么能说是路的错呢?”说话的,正是人群里那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的话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李二怀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孩子,你还太小了,只看到了表面的好,没看到这条路的弊端。来,两位领导和大家伙儿,你们看,原来的这条沙土路虽然只有六米来宽,但来往的车辆错开车是没有问题的。可你们再看看脚下的水泥路,也就四米多宽吧,别说是卡车,就说我们这农用车,想错开车也不容易!”

“错车,谁让你开车啦?你就不能自己驮回家去?”不知是谁高声说道,引得众人一阵哄笑。

“就是,走这条路,那得看你够不够聪明。你看,我都是看到路上没车的时候才开着车从这天路上走的,自己独占一条马路,要多自在有多自在。”

“我前些日子傍晚干完活回家的时候,碰到对面有个小伙子骑着摩托车过来,得,我就把车停在路边不走了,等他过去了我再回家。”

“铺上水泥路好走,可惜不能交朋友!要做好事就做到底,就把路面宽半米!”

有人说出了几句顺口溜,众人听了,都拍手大笑起来,欢乐的气氛驱赶走了大家脸上的雾霾。

“路窄不说,关键还在这里!你们看,”李二怀走到路边,拨开路边的杂草,“你们看,现在的水泥路面比原来的路面高出了差不多有二十公分,人为地在路两边造出了两条沟,错车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掉都沟里去了,就像今天我和夏有财一样的状况。大家说,我说是这条路的错,我说得对不对?”

“对!”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说责任在领导,你们就是有责任,就是因为你们的监管不力,才造成了今天的后果。所以我说,要交罚款也该是你们领导们交!”

得到大家支持的李二怀得意地昂着头,挑衅地看着郑明远和奚雪。众人看奚雪和郑明远的眼神里也多了几分不信任。

“要说这条路,在场的,恐怕没人比我更熟悉的了。我提个建议啊,今天既然领导同志们过来为我们排忧解难了,老少爷们儿干脆今天就歇息一天吧,我们陪同领导同志好好检阅一下我们的便民公路,大伙儿说好不好?”

“好!”

李二怀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那还等什么?走着!”李二怀对着郑明远和奚雪弯腰做出了一个邀请的姿势,只是那卑躬屈膝的模样,不像邀请,那不三不四的样子就像影视剧里的太监,大家对着李二怀又是一顿奚落。

“走吧,既然乡亲们有这番好意,我们就一起去看看!”郑明远对身边的奚雪说。奚雪点点头,和郑明远并肩朝前走去,众人紧跟在二人身后,一起向南面的小山坡爬去。郑明远和奚雪边走边欣赏着路边的美景,边走边和身边的老乡们聊着今年的收成。

“咳,老农民,得靠老天爷赏饭吃。今年天这么干,花生看着挺大,里面全是空壳。你看看我家的玉米,干死好多,剩下的结的玉米棒子还没有我的手长呢。”

“你们怎么不浇水啊?我看那边扬水站离你这里还不到二百米远吧。”奚雪指着半山坡的扬水站说。

“扬水站?是,几年前就修好了,可水在哪里?”

“扬水站,扬水站,一扬,水可不就没了。”

“还用扬吗?里面本来就没有水,你再扬,扬起来的可都是泥土了。”

“好不容易修建的扬水站,被你变成了大土坑,那面子工程可就真丢面子啦!”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说笑笑地往前走。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

知谁起头唱了起来,众人也都跟着唱了起来,“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远方,向前进,向前进……”

走在前面的奚雪和郑明远突然停下了脚步,众人的脚步和歌声也戛然而止。

“向前进,向前进,领导同志怎么不继续向前进啊?”李二怀走到二人面前,再次做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邀请姿势,没有人能笑得出来了。

水泥路铺过山顶之后,往下修了十几米的距离后,突然间就停下来了,通往山下的,依旧是原来坑坑洼洼的沙土路!

奚雪和郑明远的脸色凝重起来。

“两位领导既然不肯向前进了,那我们就到那边去欣赏欣赏我们的田园风光吧。”李二怀指着路旁的一条一米左右宽的崎岖山路对二人说,“领导,请!”

这条通往东边的山路,几乎被杂草淹没了,一脚踩下去又软又滑,草地下还不时藏着几颗尖锐的山石,这让穿着一双高跟鞋的奚雪几乎寸步难行。郑明远使劲搀扶着奚雪,艰难地往前走。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胜利的曙光在前头!”李二怀幸灾乐祸地嬉笑着说道,气得奚雪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李二怀这才悻悻地闭了嘴。

果然,走过这段不足百米的山路,眼前出现的又是一条平坦的水泥路,一直通往山下。

“这是怎么回事?这儿怎么又修了一条水泥路?”郑明远向身边的人问道。

“领导别着急,我们下山去看看。”李二怀卖起了关子。

众人继续往山下走。半山腰的地方有一片树林遮住了视线,走到这里,路又打了个弯,但同时也莫名其妙地又断开了,变成了原来的山路!

“领导们不用怀疑自己的眼睛,你们看到的就是今年才建成的便民公路。”

按原路返回,所有人都沉默不语了。

穿着高跟鞋,一气走了六七里路,尤其是还有那段崎岖的山路,这对奚雪来说是个莫大的考验,但相较于脚步的沉重,更沉重的是奚雪的心情:作

为一个纪检干部,她看到了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她为自己的失职而感到羞愧。

再次回到事发地点,众人自动站在了两位领导面前,等待着领导的处理意见。

郑明远刚要开口说话,就被身边的奚雪制止了,“等等,让我先说。”

两人相互点点头,目光里满是鼓励和信任。

奚雪向前迈进一步,对着乡亲们深深地弯下了腰。

领导给老百姓鞠躬!这让这些淳朴的百姓们瞬间有些慌乱和手足无措起来。

奚雪直起腰,众人看到奚雪的眼眶红了。

“乡亲们,对不起!本来,修筑这条便民公路,是市委市政府为我们乡老百姓做的一件大好事。但是,由于我们纪检工作做得不到位,在具体施工中竟然出现这种不到边、不到头的现象,以致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后果。作为一名纪检工作者,我为我们纪检工作的失职,再次向大家赔礼道歉!”

奚雪再次对着众人弯下了腰!

“好,这才是共产党的干部!”

一声叫好,一阵热烈的掌声,让郑明远和奚雪的心里暖暖的。

郑明远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乡亲们,今天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回去之后,我们会如实向上级领导汇报这里的情况,我相信,上级领导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郑明远的话让大家纷纷点头,他接着说:“现在,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尽快解决,就是路两边的这两条沟。”

“填上这两条沟,可就填上了老百姓和你们领导干部之间的这条鸿沟了!”

“这位老乡说得对,我们就要填平干部和老百姓之间的鸿沟!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乡亲们,今天,我就立刻跟李耀华和李会民书记联系,由两家村委出车,拉上几十车砂石,我们大家伙儿一起动手,把这两条鸿沟填平,好不好?”

“好!”

叫好声、掌声再次响了起来。

“领导，你看，我们的事情？”李二怀、夏有财向两位领导投来热切的目光。

郑明远哈哈大笑起来：“你们俩？你们俩本来就没什么事嘛，大家伙儿说是不是啊？”

“是！”

“本来就没什么事，大家干嘛无事找事！”奚雪也幽默了一句，“来，我们大家帮他们把车子抬起来，把地上的玉米捡起来，再把撞歪的樱花树重新扶正栽好，不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吗？”

众人一起大笑起来。

“来，还等什么呢？动手吧！”

“动手，干起来！”

第五章

南山乡政府纪委办公室里，头发有些凌乱、妆容也失去了往日的精致，衣服上鞋子上还带着尘土，样子略显狼狈但神情却格外严肃认真的奚雪，正坐在电脑前敲击着键盘，书写着有关便民公路的总结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奚雪点赞了市委市政府为方便百姓修建便民公路的举措，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对南山乡纪检工作中出现的监管不力的错误，作出了深刻的检讨。

她不知道这份报告胡书记满不满意，但她已经打定了主意，就算胡书记不同意，她也会以一个纪检工作者的名义向上级汇报真实的情况。

第六章

一个月之后，星期一例会。

奚雪一进办公室，就觉得气氛有些诡异，奚雪

主动跟每个人打招呼，可大家好像都很客气地回应她，不对，客气之中好像还带着一种爱答不理的感觉，让奚雪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不明白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同志们，”纪委书记胡雨翔清了清嗓子，严肃地说，“在开会之前，首先我要对奚雪同志进行严肃的批评！”

奚雪心里“咯噔”一下，想不起来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只能深深地埋下了头，准备接受领导的批评。

“上个月，奚雪同志和郑明远同志处理林坊村夏有财和桥头村李二怀纠纷一事的整个过程，正好被市纪委到乡下暗访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奚雪同志在便民公路的总结报告里，如实向上级领导反映了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对我们乡纪委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作出了深刻检讨。”

“咦，不对啊，这不像是批评啊？”奚雪心里直犯嘀咕，但还是不敢抬头看向胡书记。

“上级领导对我们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予了肯定和表扬。来，同志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我们的小奚雪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纪检战士！”

掌声笑声瞬间爆发出来，把奚雪直接愣在了当场。

“小姑娘，发什么呆啊？给大家说两句吧。”胡书记笑着对发愣的奚雪说道。

奚雪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尽力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她抬头看看大家那一张张乐开花的脸，气急败坏地喊道：“求求你们别再逗我了，好吗？”

“不逗你逗谁啊！”

“哈哈”……

欢快的笑声飞出了窗外，惊起一群小鸟，展翅飞向蓝天……



算 盘

宋 一

这件特殊的赃物是一把老算盘，材质为海黄，样子有些老旧。它总共有 11 个档，档中横以梁，梁上两珠，梁下五珠。

虽然近年来，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广泛普及与应用，算盘早已下岗多年，可谁能想到耄耋之年，它却晚节不保，被冠以“赃物”之名，一世清誉尽毁于一旦。

此事说来话长。

算盘的第一任主人是陈爷。当年他是村里生产队的会计。那时候，算盘跟着陈爷山里、地里、打谷场上转，哪里没去过？最让算盘记忆犹新的是陈爷给社员们记工分的场景。

在小队部昏暗的煤油灯下，陈爷一手翻着账本一面熟练地拨打着算盘，一面向围坐在他身边的社员汇报着工分、出勤情况。淳朴的乡亲们都用敬佩的眼神望着陈爷和他手里的算盘，算盘自豪极了，

它卖力地发出清脆的欢唱。

后来,陈爷老了,他把算盘传给了他的儿子陈爸,也就是算盘的第二任主人。那时村里的大队会计就要退休了,虽说村里读过书的年轻后生也不少,但高中毕业的陈爸绝对算是村里数一数二的高材生。

书记就把村委会的人召集起来,共同商讨会计接班人的事。委员们纷纷提议:“让陈娃接班吧,陈会计教出来的娃,保准行!”

可提议终究是提议,选举大会还是不可或缺的。最终陈爸以最多票数的绝对优势,当选为村里新一任的大队会计。

陈爸上任以后果然不负众望,他兢兢业业,利析秋毫,将村里的每一笔账目都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提起陈爸,全村老少没有一个人不服的。作为陈爸的得力助手,算盘的脸上自然也跟着增光。

陈爸的儿子陈志从小就迷上了算盘。每天晚上,他总会缠着陈爸教他打算盘。陈爸就从拨珠指法、珠算口诀,一点一点地教起。小陈志学得很用心,珠算水平一天比一天有长进。上小学以后,他多次在县里组织的珠算比赛中拿过冠军。为了鼓励儿子好好学习,陈爸就将算盘传给了陈志,他成了算盘的第三任主人。

就这样,算盘陪着陈志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机关,它亲眼见证了主人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

参加工作以后,尽管陈志工作很努力,但由于没有人脉后台,加薪升职这样的好事总是与他无缘,眼瞅着身边的同事相继升职,而自己还在原地踏步,陈志心里十分惆怅。

不久之后,局里一名副局长要调走了,局里传出消息要重用年轻干部,陈志隐隐感到机会来了。经多方打探,他得知局长酷爱海黄,他就将目光锁定在算盘身上。他轻轻摩挲着算盘,喃喃对它说着自己的心事。

那一刻,算盘心里十分难过。虽然它知道主人也舍不得与它分开,可是有舍才有得。就这样为了

仕途,主人还是忍痛将它送给了局长。

局长将算盘置于书房,算盘从来局长书房的客人口里得知:陈志如愿当上了副局长。算盘打心底替他高兴。

算盘与陈志的再度重逢,已经是十年后的事了。

那时候,陈志负责市里的一个重要的招标项目。很多人都盯上了这块大蛋糕。每天登门“拜访”陈志的人络绎不绝,可是他始终坚守初心,把党性原则摆在第一位。

一天,算盘被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局长装进了一个精美的木盒里,他把木盒交到一个自称是他表外甥的人手里,老局长胸有成竹地对那人说:“要想拿下陈局长,用钱是行不通的。不过我可以保证:这东西一出手,保准你能拿下这个项目!”就这样算盘被那人带走了。

虽然算盘与陈志已经分别了十年,可是当盒子被打开的那一刻,算盘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它的旧主人。算盘激动极了,陈志也激动得屏住了呼吸。对于失而复得的自家老物件,他内心那道坚固的防线瞬间就崩塌了。他与对方很快就达成了交易,算盘又回到了陈志身边。

闲下来的时候,陈志喜欢一边拨弄着算盘,一边对它大倒苦水。他说别看他现在身居要职,可是他的生活远没法与他的那些老板同学比。人家个个住别墅,开豪车,可他有什么?每每说到这里,他的脸上便充满了无限的怅然。

后来再有人上门“意思”的时候,他就半推半就照单全收。他将这些“额外收入”登记造册,用算盘一一合计出来。随着算珠数位的不断递增,眼里写满“贪”字的陈志,让算盘愈发觉得陌生。

终于有一天,陈志在会场上被中纪委的人当场带走了。算盘作为“赃物”之一也被没收了。

“这算盘可是咱自家的东西!咋就犯法了呢?”陈爸老泪纵横。

面对白发苍苍的陈爸,算盘和陈志都难过得无言以对。



马车店歼敌

王福海

落黑，满天的雪花，如粉蝶翩翩飞舞，远山近村都在虚无缥缈间，似披上了轻纱薄绡，显得神秘莫测……

“叮铛叮铛”，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传来清脆悦耳的铃铛声，生机勃勃，打破了荒野的阴郁冷清的气氛。拉驴的，赶马车的商贩，他们归心似箭，直奔“八方客栈”马车店而来。

大门早已洞开，院中央竖立的竹竿，高高挑着一盏马灯，已经被雪花层层包裹住，像是挂着一个肚里闪光的雪球儿，煞是好看。它洒下暗淡的光辉，把地上一片皎洁的积雪，涂抹得如银似水。

一头头驮货的毛驴，一辆辆载物的马车，陆陆续续闯进了大院，堪比

白天热闹多了。邓双头掌柜和几个伙计,屁颠屁颠,忙前跑后,热情迎接打招呼:“诸位辛苦啦!欢迎光临!”接着七手八脚,帮助客商卸下驴背上的货物,若有怕贼惦记的东西,都统统送进仓库保管,让客商一百个放心。马车上的货物,一般不用卸,只需用三尺高的木架,支起车辕子,算是妥了。然后,再放开油布盖住车上的货物,阻挡夜间的风雪。

这一切,邓掌柜他们都做得井然有序,忙而不乱,客商们膘着自己的牲口进了马厩,拴上槽,悠然吃着草料。他们才进了前堂暖和、吃饭、喝酒,住下了。

驮着一麻包一麻包的军鞋和军衣,十几头驴没有挂铃铛,无声无息,沿着逶迤的山路,越来越远……

好啊,他们终于来了!邓掌柜惊喜得差点喊起来。果然是王桃木、王天成、张家春三人,披风戴雪,赶着长长的驴队,鱼贯而入,进了大院。

“牛掌柜,你们一路上还顺利吧!”邓掌柜挥着毛巾,扑打着飘上王桃木身上的雪花儿。自从王桃木被叛徒郭子强出卖,敌人就到处张贴通缉令捉拿他,虽然,他改姓“牛”,但是认识他的人都习惯称他“王掌柜”,一时改不了口,而邓掌柜是搞地下工作的,挺较真的态度,令王桃木感动。

“唉,一言难尽……”王桃木摘下头上的狗皮帽子,扑打扑打几下雪又说,“今天路远不说,偏偏遇上这个冷天气,还有鬼子特务的盘查,不然,我们早来到了。”他疲惫得不愿再多说什么了。

这日,天刚蒙蒙亮,文登新城的敌人便纷纷出动,在城乡的大路小路都设了关卡,便衣队的特务显得格外起劲,展示着王桃木的画像,对照来来往往的行人,认真审视盘查,对运货的马车、驴驮子也不放过,查看有没有禁运的军用物资,过往的老百姓,无不提心吊胆,气氛紧张极了。

此时,王桃木、王天成、张家春正躲在一个村庄的仓库里,等待王桃花和一群妇女,把收上来的军鞋和军衣装进麻包里,要送给昆崙山里的八路军。

他们不敢贸然闯关卡,耐着性子,好不容易熬到天黑,等敌人撤离滚蛋,他们才赶着驮军鞋军衣

的驴队,匆匆忙忙上路了。

走着走着,王桃木不经意转头向后看了看,发现有两个人影儿,一前一后都牵着驴,不紧不慢,不远不近,尾随而来。

“王掌柜,你瞧后边两个跟屁虫,可能是特务……”张家春有点紧张,对王桃木说,“干脆,我把他们收拾得了!”

“你可别乱弹琴,可能他们也是赶脚的,我去会会他们……”王桃木挥了挥手,让他们继续前行。他却躲在路边一棵大树的后边,眼瞅着那两个人影儿渐行渐近,突然,他从大树后闪出来。

“哎,你是什么人?要干啥?”走在前边的人胆怯地问。看不清面目,王桃木只见他头戴毡帽子,身穿长棉袍子。这后边的一个头戴长耳帽子的人,他的一只手伸向了腰间,像是要掏什么东西,又没有掏出来……

“老乡,别怕!我也是赶脚的,向你们打听个道儿……”王桃木向他面前靠了靠,又和蔼地说,“天黑,道又生,请问到兔子岭怎么走?”

“嘿嘿,你尽管顺着这条道,向前直走就是了。”毡帽子似乎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谢谢老乡指路。”王桃木随手拍了拍驴背上鼓鼓囊囊的麻包问:“老乡,驮的啥货?去哪儿?”“我们买了几包猪子糠,到家还远着呢!”长耳帽子抖了抖驴缰绳,显得有点不耐烦。王桃木招了招手,转身大步流星追向前去。“王掌柜,他们是不是特务?”张家春、王天成都凑过来。“他们是人还是鬼,还很难说……”王桃木又说,“我还没有发现他们露出什么破绽……不过,我们别大意,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说归说,王桃木还是觉得他们有点可疑,比方说,他们买的猪子糠,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乡村到处都有,用不着舍近求远……问他们去哪儿,他不正面回答,支支吾吾的……还有,他们尾随其后,不能简单说是巧合……

只是在心里嘀咕,王桃木并没有对王天成、张家春明说,以免引起他们的紧张顾虑。

“王掌柜,他们怎么不见影儿了?”王天成有了新的发现,王桃木心头一紧,刚才经过的这段路,并

没有岔道儿,他们不可能走到别处去,难道说是有意躲避开了,那么他们的疑点更大了……也许,啥事也没有,杞人忧天罢了……王桃木想到这里,冷静地说:“咱不理他们,快赶路吧!”

来了个竹筒倒豆子,王桃木向邓掌柜说了路上遇到的蹊跷事儿。邓掌柜拍拍他的肩膀说:“牛掌柜,晚上是咱八路军的天下,敌人想出来活动也没有那个胆啊!”他心里却想,难道说敌人为了捉拿“王十驴”,不惜铤而走险?还是发现了他们,露出什么破绽,一路跟踪,妄图顺藤摸瓜,寻找昆崙山里八路军的主力……

想到这儿,邓掌柜话锋一转,说:“要是敌人真的扑上门来,咱也不怕!”“那是!”张家春豪气冲天,说:“敌人来两个,咱消灭他一双!”

七手八脚,他们从驴背上卸下货物,送进大院西北角的库房里,“咔嚓”,铁将军上了门。本来这些货物,要连夜送给昆崙山里的八路军。不料,大脚婆送来情报,昨天反扫荡,八路军全部转移。那么,这些物资只能暂时存放在这里,等八路军在什么地方安顿下来,再赶紧给送过去。

马车店的前堂,靠南窗,贴北墙,各摆放了五六张长桌子,都是一寸厚的本山松木面子,没有上油漆,原木原色,久经岁月的浸淫,桌面油光发亮如镜子,能映出人的影儿。

长桌的两边摆放着宽板凳,同桌子一样,都显得厚重、粗犷、大气。此时,南来北往的客商都纷纷在长桌两边坐下,开始海吃海喝起来。

长桌的中央,点着粗壮的红蜡烛,映照着人们的脸,浮现出桔黄色,冻得发紫的嘴唇,渐渐变得红润。

大堂的正中,放着一盆木炭火,红彤彤地燃烧,暖烘烘的热气扑面而来。王桃木他们进来,一个伙计殷勤递上热乎乎的湿毛巾,他们接过来,擦擦手,抹抹脸,王桃木好不惬意地说:“咱们真的到家了……”

一边麻利抹桌子,伙计一边递上菜单儿,王桃木指指点点。伙计朝里屋灶间,扯着长腔喊:“六号桌,来一个王八——”他后边的“汤”字还没说出口,

邻桌的人们哈哈哄笑起来。伙计尴尬地又改口喊:“六号桌,来个汤王八——”人们笑得更起劲了。

王桃木也忍俊不禁,说:“你别喊了,一样的话,到你的嘴里就变味了……”

不一会儿,一碗王八汤,一碟肉炒土豆丝,一盘油炸花生米,一大碗白菜、豆腐、猪头肉熬粉条子,一壶文登地瓜烧酒,一古脑儿全上了。

“嘿,酒菜上了桌,敞开怀儿来喝!”王桃木举起了酒杯,同王天成、张家春豪爽地一饮而尽。

正在这个档口,从大门外进来两个不速之客,王桃木瞥了几眼,只见其中一个头戴茄紫色的毛毡帽,耳朵上套着灰黑色的野兔毛环儿,脖子上搭着蓝靛色的围巾,淡淡的眉毛下,一双眯细的眼睛,几乎成了一条缝儿,厚厚的嘴唇,也没有遮住外露的黑褐色牙齿,一副猥琐狡诈的样子。

另一位,头戴黑棕色的长耳破棉帽,一手摘下来,扣在桌的一边,又本能地摸了摸油光发亮的小分头。他接过伙计递上来热气腾腾的湿毛巾,擦擦手,抹抹脸,满意地说:“他妈的,真舒坦……”说着,一双眼睛贼亮贼亮地扫视着屋里的人们……

“他们来了……”王桃木低声对王天成、张家春说:“咱要沉住气……”

“真的是他们?”张家春将信将疑。

“错不了……”王桃木肯定地说。虽然,半路由于天黑,模模糊糊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但是,他们一个头戴毡帽,一个头戴长耳帽,还是能分辨出来的,可以断定,他们是一路跟踪而来的……

点了几个菜,眯细眼和小分头坐下来,开始呼噜呼噜吃喝,还连连咂吧嘴儿,像贪吃的小猪崽儿,在槽里拱食儿,样子有点滑稽可笑。

“你瞧,他们啥吃相……真是两个饿皮虱子。”张家春笑道。

“别管他们,来,喝汤!”王桃木用汤匙舀了汤,抿嘴品了品说:“好鲜的王八汤啊!”这时,邓掌柜凑到王桃木跟前,笑嘻嘻说:“牛掌柜,我亲自上灶炖的汤,味道好吧?”王桃木猛地喝了一口汤,说:“王八熬的汤蛮好啊!”“谢谢邓掌柜。”王天成、张家春边喝边说。

“你小子行啊！”邓掌柜拍了拍王桃木的肩膀说：“你不显山，不露水，一出口把我骂了……”

“哈哈……”人们又哄堂大笑起来。

“牛掌柜，再来一壶酒。”邓掌柜对王桃木耳语：“七号桌刚来的两个家伙，就是跟踪你的，我刚才看了他们两头驴驮的是猪子糠，今晚他们也住下了……”

“我知道了，忙你的去吧！”王桃木点点头说：“咱们别喝哑巴酒，我看行个谜语酒令，热闹热闹。”“好哇。”张家春、王天成热情响应。

行酒令，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大致起源于西周的酒官制度，滥觞于春秋战国，经历于西汉、魏、晋、南北朝，完备于隋唐，又以由宋、元、明，在清代达到巅峰，现在是民国，没有那么时兴了。

行酒令的花样很多，比方说，有虎、棒、鸡、虫令，汤匙令、拍七令、说笑话、击鼓传花等，这些都是老百姓玩的“下里巴人”。那些，“阳春白雪”——高雅深奥的古诗词等行酒令，凡是来马车店的人，一般是玩不了。

“你们听好——”王桃木清了清嗓，说：“圆又圆，扁又扁，细溜脖子，绿豆眼，打一菜名。张家春你猜猜呗。”

“别急……让我想想……”张家春拿起汤匙，从大碗里舀了一匙汤，抿嘴喝了一口，说：“好鲜啊！”王天成催促他，说：“你别光顾着喝汤，快猜谜语啊！”

大碗里漂浮着一个灰黄色的王八盖儿，张家春用汤匙敲了敲，说：“就是它，对不对？”“王八，你猜对了！”王桃木“嘎”地笑了一声。王天成这才恍然大悟，说：“牛掌柜出的谜语也太简单了，张家春贪便宜了！”张家春翻白眼，说：“我贪啥便宜，你没听见牛掌柜刚才说的啥……”

“一只雀，飞上桌，捏尾巴，跳下河。”轮到张家春出谜语，说：“天成你猜呗，吃饭的用具。”

吸了一口汤，天成想了想，为难地摇摇头，张家春颇有几分得意，说：“你猜不出来，罚酒一杯。”天成无可奈何，只好认罚，“咕咚”喝下一杯酒。

“你啊，不知道猪八戒的爹是笨死的……谜底

就是你手中的汤匙啊！”旁边桌的小分头，猛不丁扔过去一句话。

“隔席不插言，插言王八蛋！”天成因为猜不出谜底，心里本来火吡吡的，狠狠瞪了小分头一眼，心里骂道：“你个狗特务，等着老子收拾你！”

“酒饭还塞不住你的嘴……”眯细眼喝斥小分头，说：“你别逞能了！”

“嘿嘿，高手啊！幸会！幸会！”王桃木离桌凑过去，热情说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下姓牛，请问掌柜大号怎么称呼？”眯细眼应声道：“我姓秦。”王桃木拱手作揖，说：“秦掌柜这边请，咱们一块儿行酒令，热闹热闹！”

“牛掌柜这合适么……”眯细眼犹疑地瞟着王桃木一脸的坦诚热情，看不出有啥企图……实说，赶脚的常年跑江湖，都养成了豪放、洒脱的性格，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往往是凑一块拼桌吃喝，行个酒令，图个开心是常有的事儿。

“好啊，恭敬不如从命！”眯细眼双手作揖，说：“我愿交牛掌柜这个朋友！”跑堂的挺机灵，连忙把他们桌上的两菜一汤，端了过去。张家春、王天成也只好硬着头皮不冷不热地说：“欢迎！欢迎！”

眯细眼同小分头分别坐在王桃木的两边，坐下来杯觥交错地畅饮起来，过了一巡，又接着行酒令。王桃木先说：“司马昭之心——”沿着顺序来，眯细眼脱口道：“路人皆知。”

这是有关三国人物故事的歇后语，王桃木说出语面，眯细眼说出语底。他心里一激灵，暗暗睨视了王桃木一眼，觉得这个牛掌柜的面相，与通缉令上“王十驴”的画像酷似极了……再联想到他们三人夜行和十几头的驴队，就感觉更可疑了……

“那么，牛掌柜刚才说的行酒令，莫非是识破了我的真实身份，来了个旁敲侧击？”眯细眼心里又一转念，“也可能牛掌柜只是随意说说罢了……不过，可得小心点……”

轮到眯细眼说语面：“孙悟空翻跟斗——”

张家春说语底：“十万八千里！”“不对！”小分头拍着桌子，说：“你认罚喝酒！”张家春冷冷地说：“你说是啥？有屁快放！”小分头蔑视着王桃木他们三

人,亮出手掌,又紧握了一下,说:“难逃如来佛的手心!”张家春不服气,说:“我说得也对!”

“别争了!”王桃木微微一笑说:“你们说的语底都对,也就是说一个语面,两个语底。”王天成紧随道:“我赞成!”

“哼哼……”张家春瞟了瞟眯细眼、小分头几眼,这两个家伙已经怀疑上我们,来了个敲山震虎……王桃木坦然笑笑说:“刚才,你们行的酒令真精彩。来,喝酒!”

过了一会儿平静下来,眯细眼边吃喝,边对王桃木说:“牛掌柜,我有一批重要的货物,想找一个外号叫‘王十驴’的掌柜运走,可是,我不认识他,想请牛掌柜帮帮忙,牵线搭桥……”

这家伙,属猪八戒的,打上门来了,王桃木心头一震……

“秦掌柜,你吃了豹子胆,敢找王十驴运货!”

“怎么啦?不就是运运货,有啥大惊小怪的?”

“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我听人传说,文登新城的鬼子和汉奸便衣队,到处设卡缉拿王十驴,闹得满城风雨,在这个节骨眼,你找王十驴运货,不怕有通共匪的嫌疑,丢了脑袋?”

“有这事儿?不过,我不怕!牛掌柜,你要是认识王十驴就递个话,我亏不了你!”

眯细眼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两块大洋,放在桌上,说:“牛掌柜,要是事成,还有重谢!”

“秦掌柜,不瞒你,王十驴已经有几天没有露面,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说不上早就让鬼子缉拿去了。”

“没有的事……要不然,皇军早撤卡了……”

口称“皇军”,眯细眼意识到说漏了嘴,又掩饰说:“我也是道听途说……”

王桃木心里暗笑,一般老百姓对鬼子恨死了,不可能称“皇军”,只有汉奸、特务习惯了,才潜意识这么说,他终于露出了狐狸的尾巴……

“秦掌柜,你不晓得吧,这几天找王十驴送货的人老鼻子啦,你何必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不就是运货嘛,找谁不一样?”

“就是嘛!”张家春拍着胸脯,说:“秦掌柜,我们

也是赶脚的,你把货物交给我们,保证万无一失!”

“谢谢,不好意思,我还是想请王十驴掌柜来运货。”

“好吧,求着不成买卖,咱也不强人所难,尽力替秦掌柜联系王十驴……”

“好!好!牛掌柜拜托了!”

酒足饭饱,客商都陆陆续续散去,大堂里显得空荡荡的,满桌的杯盘狼藉,几个跑堂的忙手忙脚拾掇干净了。

凑到柜台前,王桃木喊了声:“结账!”邓掌柜低声说:“你觉察到没有?那两个家伙十分可疑……”“嘿,不用扒皮,我也能看透他们的骨头……我想去会会他们……”

“对!我们来个先下手为强……”邓掌柜说:“我同你一块儿去……”

大院的北屋,一拉溜的大炕,铺的苇席已经暗红发亮,那是火烘汗浸的颜色。眼下,大炕烧得热辣辣的,中间还放着火盆,几个车把式围着火盆抽烟侃大山,饭桌上的余兴似乎未尽,你一言,我一语,争论谁是鳖犊子,喝酒行令屁也不是……还有的品评谁说的行酒令精彩……

炕的那边,有人稀里哗啦垒“长城”。

这边的王天成他们几个人,不知是累的,还是喝酒多了,早放仰八蹬,鼾声如雷……于是,咬牙的、说睡语的、打呼噜的、放屁的,各种嘈杂刺耳的声音,同怪味臭气一起,糅合交织在一起,几乎令人窒息。这就是马车店的大通铺,有钱或者有身份的人,都退避三舍,住进了西屋舒适的单间客房。

“喂,你别睡啦!”张家春捏了捏王天成的鼻子。“你别闹,我太困了!”王天成闭着眼睛呓语。张家春对着他的耳朵说:“牛掌柜要求咱俩到大院看看……别出事……”

“好吧!”王天成连忙爬起来,摇摇晃晃地随张家春出门了。

大院的西边,十几间客房有的熄灭了灯,还有几个窗口透着昏黄的光亮。王桃木、邓掌柜来到六号客房,王桃木轻轻敲门,屋里传出声音:

“谁啊?有啥事儿?”

“我是牛掌柜，有事对你说……”

“我都睡下了，等天亮再说……”

“秦掌柜，你不是要我帮你找王十驴吗？我知道他在哪儿……错过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

“哎呦，牛掌柜对不起，请进来吧！”

“吱扭”，门开了，王桃木、邓掌柜迅速闪了进去。屋里只有眯细眼一个人，他好像刚洗完脚，正坐在炕沿上擦脚，一双眯细眼睁开了，上下打量着王桃木、邓掌柜，流露出警惕的神色。炕边的桌上，有一张倒扣着的白纸，从背面透出的墨迹看，可能是通缉王桃木的画像……王桃木同邓掌柜交换了眼色，心知肚明，面前的眯细眼是文登新城便衣队的特务……

“怎么就秦掌柜一个人啊？”

“我的伙计去茅房了。牛掌柜这么快就有消息啦？王十驴在啥地方？”

“他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你是王十驴啊！我在大堂见到你觉得有点像……”

没有料到，王十驴胆大妄为，竟然亲自送上门来，眯细眼顿时又惊又怕，慌忙伸手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刚刚举起来，王桃木推了邓掌柜一把躲开了，他自己向旁边侧身一闪，随即飞起一脚，踢在眯细眼的手腕上，王八匣子枪脱手而出，在半空中还没有落地，王桃木眼疾手快，嗖地接过来，扔给了邓掌柜……

“唰”，一把雪亮的匕首，朝王桃木的胸口刺过来，眯细眼也不是等闲之辈，不甘心当王桃木手下的败将，他要最后一搏，拼命扑上来。

邓掌柜急忙举起了枪。“别开枪！”王桃木对眯细眼凌厉的攻势毫不畏惧，沉着应对，一只铁钳子似的大手，猛然攥住了眯细眼手中的匕首，反转向他的喉咙刺去。眼看王桃木如此厉害，眯细眼吓得脸色蜡黄，淌着豆粒大的汗珠，结结巴巴地哀求：“牛掌柜，不，王掌柜饶命！”

“老实坦白，你是什么人？来此干什么？”

“我是文登新城便衣队的，乔队长派我们暗查昆崙山里八路军主力部队……还要捉拿你……我

们一路跟踪到这儿……”

眯细眼贪生怕死，生怕匕首刺进喉咙，只得老老实实亮明了身份和来此的目的。

一手翻开桌上那张白纸，王桃木一看，果然是自己的画像，这家伙一定早已发现了自己，多亏没有麻痹大意，不然后果不堪想象……

“你老实说，乔学江今晚来了没有？”王桃木用匕首逼着眯细眼在炕沿坐下。邓掌柜用手中的枪顶在他的后脑勺上，喝道：“快说！”

“我说……乔队长他也来了，住在前大街六六发酒店，他亲自坐镇指挥我们捉拿你，还有两个小组的人随来活动，大概有五六十人吧。我刚才准备去向乔队长报告发现了你，这不，我还没有去，你们就堵上了门……”

“你说的都是真的？”

“句句是真，如有半句假话，不然，你杀了我。”

“你的伙计怎么还不回来？”

“我也不知道……可能在大院……”

“他会不会溜了？”邓掌柜担忧地说。

“没事，大院有张家春、王天成盯着……”王桃木示意邓掌柜掏出麻绳，将眯细眼的双手背剪到身后，紧紧绑好，又把刚才的擦脚布塞进他的嘴里，说道：“不许你乱动，老老实实呆着！”

从茅房解完手出来，小分头并没有回客房，而是犹如溜出洞的耗子，鬼头鬼脑地围着停放在院子里的马车、驴车转了转，摸摸捏捏车上的货物，是盆盆罐罐、桌椅板凳、柴草木炭等一些大路货，没有禁运的粮食、布匹、棉花、食油等东西。

小分头沮丧地叹了口气，又有点不甘心，他在半路上发现那十几头毛驴驮的一袋袋物资，怎么不见影儿了？一定是把禁运的物资给藏匿起来了！找找看，也许能有重大的发现呢。

沿着墙根的阴暗处，小分头钻进了西边的马厩，悬挂在横杆上的马灯，油料可能快燃尽，灯头苗儿很小，里边一片幽暗，一拉溜的石槽子，拴着的马、骡、驴都在悠然地吃着草料，一片“嚓嚓”的咀嚼声，有的打着响鼻，有的放响屁，夹杂着粪尿味，臭气熏天。小分头四处偷瞄几眼，也没有发现什么，捂

着鼻子往外走去，不经意碰了一下头驴的尾巴，它尥起一蹶子，踢在小分头的膝盖上，痛得他“哎呦”一声，狼狈地窜了出来。

他揉着膝盖，一瘸一拐地向大院西北角摸去，发现那儿有几间房，像是仓库，他摸了摸挂在门上的大锁，觉得这里面有端倪……

“有贼！”冷不丁，张家春从黑黢黢的墙角跳出来，接着王天成也扑上去，挥舞着赶驴棍当头落下，小分头一闪躲过，随即飞起一脚，踢在王天成的小腹上，却像是踢在棉花堆上。王天成本来喝醉了，两腿发软，此时站立不稳，趑趄趑趄后退了几步，撑不住身子，摔个仰八叉……

摸了摸腰间，糟糕，忘了带手枪，小分头不敢恋战，立马夺路而逃，张家春迎头一棍扫了过去，小分头急忙擎起胳膊肘一挡，“砰”的一声响，这一棍没有落空，痛得小分头惨叫起来：“别打！我不是贼！”王天成忽地一下从地上爬了起来，他可能是醒酒了，如饿虎扑食，拦腰抱住了小分头，像抱麻包一样摔在地上，又一脚踏在小分头的后背上，厉声呵斥道：“你他妈的，不在屋里睡觉，出来嚼瑟个啥？”小分头说：“我出来看看掌柜的驴咬没咬槽……你们是谁？对我下手这么狠？”

“你听不出来？我是猪八戒的爹！”王天成同张家春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小分头五花大绑了。他哀求道：“你还生气啊，在酒桌上我是说着玩的，我是猪八戒的孙子行了吧！”

“你少啰嗦！”张家春推搡着他向六号客屋走去。

进了客房，小分头一下子傻眼了，见秦掌柜已经给绑了，嘴里还塞着一团布，望着他直眨眼睛，旁边的一人用匕首逼着秦掌柜，正是饭桌上的牛掌柜。坐在桌前的是邓掌柜，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望着他微笑。

“你过来！”王桃木招了招手说：“咱接着行个酒令，老鼠舔猫鼻子——”“这……”小分头心里早已乱成一团麻，“哎，我说，找死！”“嘿嘿！”王桃木、邓掌柜都开心地笑起来。

见此情景，小分头知道一切全完了，心理防线

彻底崩溃，不打自招：“牛掌柜饶命，我是文登新城便衣队的特务……”

“你们两个听着，老实带路，我们去会会乔队长！”王桃木命令道。“我……不敢……”小分头吓得语无伦次。“照我说的办！”王桃木深邃的目光逼视着他说：“走吧！”

两盏圆圆的红灯笼，高高地挂在大门口的两边，映照着门楣中间匾牌上“六六顺酒店”五个雄壮苍劲的大字，清晰可辨，门前地上的积雪让温馨的灯光镀上了淡淡的玫瑰红，像展开薄薄的彩绸那么靓丽。

“乔队长，我想跟你到新城开开眼。”

装潢精美豪华的套间里，一个风骚娇艳的年轻女人，紧紧依偎在乔队长的怀里，撒娇地说：“你敢去，皇军还不把你给活吃了……”乔学江亲亲她的嘴，又在她胸脯上拧了一把说：“你不知道吧，皇军见了女人像苍蝇见了血，会把你送进慰安所，受那个罪生不如死……”

“乔队长，我们回来啦！”眯细眼前轻轻叩门，身后，王桃木手中的匕首横在他的肚子上，凉冰冰的，他不得不俯首帖耳听从命令。

邓掌柜、张家春、王天成，躲在门口的两边，还有几个跑堂的都紧握手枪，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门开了，外间一个守护的特务，刚探头探脑向外瞧，张家春迅疾扑上去，把他搂头揽在怀里，匕首在他的脖子上一闪而过，他哼也没哼一声，便瘫倒在屋里的地上。

“不准动！”王桃木一马当先冲进去，闯进里屋，只见乔队长躺在炕上，身边有个女人伺候他抽大烟，屋里弥散着难闻的气味。

“你们是什么人？”

“乔叔，是我，不好意思。没有提前打招呼，贸然登门来了。”

“啊！你是王十驴！好哇，我正要找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乔学江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瞬间，他吓得丧魂落魄，本能地把大烟枪朝王桃木猛地扔去，王桃木迅捷向旁边一闪，大烟枪“嘭”地砸在对面墙上

挂的大镜子，“哗啦啦”，破碎的玻璃七零八落掉下来。

趁这个空，乔队长一手伸向了被褥下要摸手枪，“嗖”，王桃木一撒手将匕首甩了过去，“噗嗤”扎在乔队长的手背上，他惨叫一声缩回了手。

“哎呀呀！”他身边的女人此时吓得尖叫起来，蜷缩在墙角，浑身瑟瑟发抖，裤裆也湿漉漉的。

“乔队长，要不要宰了你！”邓掌柜、王天成几乎一齐跳上炕，几只大手摁住了乔队长，又几下把他结结实实绑了。

“贤侄，你放开我！”乔队长挣扎着说：“我的人马一会儿就到，皇军也会来的，你们谁也跑不了！”

“你是煮熟的鸭子，嘴也硬！”“吧唧吧唧”，王天成狠狠地给他的脸腮贴上了“五指山”。

“好啊，他们来了同你一块儿收拾！”王桃木冷笑着说：“乔叔，今晚我们要演一曲‘守株待兔’的好戏让你瞧瞧！”说着捡起带血的匕首在乔队长的脸上擦了擦，像是抹上了胭脂红，大家暗暗地笑了。

是啊，远水救不了近火，即使那五六个特务来，也不一定能救了他，更别指望汪瞳据点的皇军……乔学江听了王桃木的话，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样子。

前些日子，由于叛徒郭子强的出卖，王桃木暴露了地下交通员的身份，乔队长奉命前到包子铺马车店捉拿他，不料，乔队长被他打了一枪，还差点丢了卿卿小命。在众目睽睽之下，王桃木顺利地逃脱了。

乔队长狼狈地回到新城，受到东一郎太君的严厉训斥，骂他是支那蠢猪，乔队长战战兢兢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千方百计捉拿到王十驴，并且要切断八路军地下交通线。

乔队长采取了明察暗访双管齐下的阴谋手段，明察——他在文登县城乡，大小路口设卡，严查过往行人，只要王十驴敢露面，十有八九跑不了。暗访——他把便衣队分成若干个小组，化装成小商小贩，在夜间深入到乡村集市的马车店、酒肆、茶馆，哪怕是王十驴躲在耗子洞里，也能给挖出来。

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乔队长万万没有料

到，他们所谓“双管齐下”，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且自己还成了瓮中之鳖，败在了王十驴的手下，他便是死了也不甘心啊！他期盼着那五六个特务快来救他，又一想，他们千万别来，不然全成了王十驴守株要逮的“兔子”……

眯细眼此时也怀着同乔队长一样的心情，不过，小分头心中却想：都来吧，大不了一块儿死……

“他妈的，今晚咱行动，偏偏遇上这么个冷掉屁的天气！”五六个黑幢幢的影子进了院子，为首的正是乔学江的特工小组申组长，他们都冻得缩了缩脖子。

“我看王十驴也不是傻子，天这么冷，早藏猫猫了，我们白天黑夜都是瞎忙活……”刁组长说，“我们向乔队长报告怎么说……”

他们说着靠近了六号客房，刁组长刚要上前敲门，申组长急忙拦住他，急忙退到一边，指了指门口雪地上的一片杂乱的脚印，对他唧咕：“瞧见了没有？我觉得有点蹊跷……”

“外边好像有人！”屋里的邓掌柜打着哑语，王桃木点点头，一手掀开窗帘的一角，一手捅破了窗户纸，向外瞧了瞧，借着朦胧的月色，在那边的墙角有几个黑影儿凑一块儿，像是在嘀咕什么，看样子像是乔学江手下的几名特务。可是，他们为啥不进屋呢？难道发现了什么破绽？

心里“咯噔”一跳，王桃木的脑海里闪电般过滤了一遍，今晚的行动周密细致，没有什么纰漏，“几只兔子”不该退缩不前啊。

“我看他们想逃跑，咱们怎么办？”邓掌柜对王桃木耳语道。“咱再等等看……”王桃木心里明镜似的，倘若，现在开门冲出去，这里距敌人的炮楼近在咫尺，倘若枪声一响，敌人会疾快而来的，说不上没有逮住兔子，自己反而遭受危险。王桃木犹豫着，眼瞅着那五六只“兔子”从眼皮底下逃出了大院……

屋里沉寂得只听见叹息的声音，乔队长觉察到情况有变，心里琢磨申组长他们一定是发现了屋里有情况，没有贸然敲门，此刻他们可能去据点搬兵来救他们……也许，申组长他们只顾自己逃命躲开了……

过了一会儿，邓掌柜盯着窗外，见有个黑影儿，手中好像提着什么东西过来，王桃木也感到奇怪，怎么就来一只“兔子”？其余的几只“兔子”到哪里去了？

“乔掌柜，开门！”

“你是谁，干啥呢？”

“我是跑堂的，来给火盆添添木炭的。”

原来是跑堂的，王桃木示意张家春开了门，跑堂的提着半篓子木炭，进屋一下子惊呆了。只见乔掌柜被绑在里屋的炕上，身边有人握着雪亮的匕首横在他的脖子上，外屋还有两个人也被绑着，嘴里都塞着一团布，有人用匣子枪顶在他们的脑壳上。再一看，地上还躺着一个，脖子还淌着淋漓的鲜血，看样子已经死了。目睹如此惊心动魄的情景，跑堂的吓得两腿发软，瞠目结舌：“你们这是……”他顾不得给火盆添木炭，慌忙向门口退去，王桃木拉住他问道：“刚才有几个人出了大门口，你遇到没有？”

“没有……真的没有……”跑堂的闪烁其词，很快眨着眼睛，像是掩饰着什么。王桃木犀利的目光凝视着他说：“你老实说，这三更半夜的来送木炭是怎么回事？”

“不说宰了你！”张家春亮了亮手中的匕首。“唉……我说……刚才有五六个人到前堂，他们要求我到乔掌柜屋里看看，有没有啥情况，回去向他们报告……”

“你回去对他们说，乔掌柜在屋里同一个女人抽大烟，别的什么也不要多说，要不然，我们八路军会把你当汉奸特务枪毙了，明白吗？”王桃木拍了拍腰间别的手枪，张家春又晃晃闪着亮光的匕首。

“我一定照办！”跑堂的这才醒悟，原来住店的乔掌柜和那五六个人都是汉奸特务。他要帮八路军收拾他们，真是大快人心啊！跑堂的爹妈都被据点的鬼子汉奸扫荡打死了，今天他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

“你回来啦！”申组长迎接着跑堂的进屋，十分焦急地问。跑堂的一五一十地便把王桃木让他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申组长听了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这么说乔队长屋里没有事……不过门口那些杂乱

的脚印还是令人生疑……

掏出了手枪，申组长露出了狰狞的面目道：“你说的都是真的？要是有一半句假话，老子毙了你！”“你这是干啥？”跑堂的眼一瞪说：“你要是不信，自己上门瞧瞧不就得了！”

“申组长别疑神疑鬼的，走吧！”刁组长他们几个早就不耐烦了，簇拥着申组长出门。

六号客房已经熄灭了灯，透过窗户上的小窟窿，王桃木凝视着大院的门口，只见约有五六个人影儿逼近了。他小声说：“他们又来了，大家准备战斗！”黑暗中大家都剑拔弩张，紧张起来。

王桃木一手揪着乔队长的头发，一手把匕首横在他的脖子上说：“乔叔，他们来了，你老老实实照我说的做，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

“乔队长，我们回来啦！”刁组长上前轻轻敲门。“我都睡下了，你们怎么不早来！”屋里传出乔队长有点颤抖的声音……

“哗啦”，接着门开了，乔队长喊：“你们都进来吧！”

“乔队长怎么不点灯？”申队长他们涌进了屋，桌上的罩子灯刷地点亮了，几乎同时，几把雪亮的匕首抵在他们的胸口上。王桃木厉声喝道：“你们都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你是……？”申组长他们几个顿时吓得目瞪口呆，两腿发软，几乎瘫倒，又都乖乖举起了双手，语无伦次道：“八路老爷饶命！”

“乔队长，外边还有人吗？”王桃木问。

“没有了，该来的都来了！”乔学江耷拉了脑袋，不得不承认，王桃木今晚上演的“守株待兔”大出彩头。

第二天，凡田一雄派出的巡逻队，在荒郊野外的雪地上，发现了乔学江他们几个汉奸特务的尸体，这就是当汉奸特务的可耻下场。

伪军们见此情景都吓得胆战心惊，焦中队长吩咐高平他们草草了事把他们埋葬了，然后畏首畏尾地滚回据点，向凡田一雄报告去了。

操场拾遗

陈强伦

一中又开了北门。比原来的北门偏西一些，正对着几排四面坡的老石头房子。石头房子是当年学校管理机构和教研组的办公区。最北面冲门那栋，是学校总务处的库房，里面存放着锨镢镰锄、水桶担杖、小推车等各种劳动工具。

这是一中第二次升级改造，我们在此读书时的模样已被新貌彻底取代。走进新校园，唯一留下印记的，只有这几栋红瓦石头房子和与这几栋房子在同一轴线上大操场。

大操场还在原来的位置，还是原来的大小，只是场地实现了高科技、现代化。站在操场东面的高台上凝望，思绪又回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那些遗忘在操场上的点滴记忆悄然被拾起。

一中校区整体呈长方形，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当年学校四周是三米多高的石头围墙，北围墙留有正门，门前是现在的天福路，为当年东出县城的唯一通道。现在看，北围墙的全部和东围墙的北半部仍是原来的石墙，原大门虽在第一次改造时被封堵了，但其轮廓和大小门垛很幸运地保留了下来，现

在被抹刷一新。旧校园东围墙外有一片山地，将学校与中心医院隔开，现开辟为文化路；西围墙与文登师范之间有一条泥土路，是村民下地干活的通道，现属师范领地；南围墙外是一大片优良的庄稼地。那时还没有米山东路，米山路走到现公路局处，向北拐弯，经口袋公园——天福园，向北接昆崙路入城。

拾 沙

一中操场在西南方向的最低处，远看像个大水槽。操场很大，很气派，每到清晨，上早操的同学把整个操场布得满满当当的，“一、二、三、四”的喊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操场上的工宣队师傅像工人纠察队一样，分布在操场各处，表情严肃地溜达着，只是胳膊上没戴红箍。工宣队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当时根据毛主席：“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

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而设置的。工宣队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中的工宣队,是1974年初由文登拖修厂(现天润曲轴前身)派来的,1976年底撤出,贯穿了我们高中两年的全过程。读初中期间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在这里看到身穿工作服的工人出现在学校,就多了几份敬畏。

早操一结束,值日生便疯狂地冲向北面与操场同一水平线的伙房。两个值日生,一个提木匣子、一个提白铁桶,排着长队,依次将饭菜打回教室,分给同学,吃完饭上课。

操场东南角高大的石墙下方,留有一个刷着绿色油漆的小木门。小门大部分时间是关着的,油漆爆裂欲脱,铁锁锈迹斑斑,一年只打开一次,那就是开运动会时到河边抬沙。我们读书时的一中,每年开一次运动会,或秋季,或春季。开运动会前夕,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往沙坑里填沙。沙,需要到离校园很远的南河(现抱龙河)去抬。

抬沙是很开心的劳动,哪个班的劳动课能赶上抬沙,是很荣耀的事,就有机会离开校园,走出围墙,到田野领略一下大自然风光。高一那年春季运动会时,很幸运地轮到我们班抬沙。小门很小,只能容一人通过,沙也只能用荆条编的粪篓子抬,这种粪篓子总务处有的是。我们班20几个男同学兴高采烈地来到位于学校西北角的总务处,王主任找出篓子、担杖、铁锹,在本上签完名字,我们各有选择地拿起工具,叽叽喳喳地向操场跑去。

体育组王邃老师先领我们到沙坑看沙。他用铁锹翻开旧沙,告诉了沙的标准,然后敲敲打打拧开了锈的铁锁,我们依次从小木门鱼贯而出,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撒着欢儿地向河边奔跑。小路两旁,小麦已经拔节,绿油油的麦苗在春风吹奏中跳着欢快的舞蹈,麦垄间,开着一串串黄色小花的野菜,也在为麦苗伴舞。颇有一种“逐舞飘轻袖,吹花送远香”之感。

来到河边傻了眼,哪有想象的大河奔流,白浪沙滩?一条窄流,委屈地在草丛中婉转着,间或冲出几个水潭,一簇簇水草旁若无人地晃动着身子。几个家伙见水潭里有鱼,便脱鞋挽裤,跳下去就捉,能

不能抬到沙,他们不管。一看这阵势,我便对正在挽裤腿的军体委员毕可凡说:“这不行!抬不到沙我们怎么回去跟老师交代?”毕可凡也犯了愁:“王老师光叫我们抬沙,这么宽的大河怎么见不到沙呢?”住在附近村的走读生吴常有说:“不用发愁,沙都在草根底下。”说着攥起一墩草,用力一拔,黄澄澄的细沙呈现在面前。又说道:“这条河发源于东北方向的驾山,平时只是一条窄流,一到下滥雨季节,上游山系的雨水全都汇聚在这里,河水猛涨,河面宽广,泥沙俱下,浊浪滔滔。雨停之后,大量细沙沉积于河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到了枯水季节,沙滩上便长出了水草,将沙子盖在身下。”我们笑着说:“这常有,真有你的,还知道极好个事儿。”

铁锹组奋力拨开一墩墩水草,露出一片片黄沙,挑细的、无杂质的往篓子里铲,将篓子装得上尖儿,又用铁锹拍了个结实。毕可凡说:“装这么满干嘛,不用你们抬是不是?”我们两人一组,抬着满满一篓子沙,顺着田间小路,一摇三晃地赶往小门方向,到了操场,基本剩下平篓。蚂蚁搬家一样,至劳动课结束,跳高、跳远两个大沙坑被填得流满。王邃老师让我们顺手把沙坑整平。刚整好,几个兴致未尽的家伙就往沙坑跳,还美其名曰“尝尝鲜。”王老师大声吼道:“谁踏的窝隆谁整平啊!”“当、当、当”,下课铃声从北面急促地传过来,我们抄起各自的工具,跳着高往后勤处跑。王老师在后面大喊:“留一张铁锹!”

春季运动会

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春季运动会如期开幕。在初中时参加的公社运动会,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一中的运动会倒是利索,全是高中组,一个班级一个参赛单位,各班自主报名、报项目。几个在初中有体育特长的同学都踊跃报了名,各个比赛项目我们班基本都有人参加,可3000米只有张树松一人报,还差一人。正在动员之际,马永生站了起来:“我报3000米!”马永生是班上身材最矮、体力最单薄的,我们都叫他“小马”。因家庭原因,初中一直没加

入共青团,上了高中,几乎每个月都向班团支部写一份入团申请书,怎奈校团委把得严,就是不批。也许是基于这个原因吧,马永生要报一个谁都避而远之的3000米长跑。

运动会那天,在3000米起跑线上,20多个运动员不停地活动着身体,在这些人高马大的运动员中,马永生最不起眼,却很上眼,他与别人的反差太大了,好像长颈鹿群里的一只小山羊。于敦元老师发令枪一响,他差点被这些大长腿们绊倒。400米跑道刚跑上一圈,马永生明显地被甩在后面,但他毫不示弱,大步跨得几乎与身高等同,龇牙咧嘴,挺胸甩头,奋蹄向前。没跑上一半,前面几位已经超过他,这意味着他被别人整整甩了一圈,将近结束,已被甩了两圈,大部分运动员都冲线了,他还有一圈没跑完。这时候跑道上只剩下马永生和六班一个胖子,看台上高喊着“加油!加油”声里有鼓劲的成分,也有讽刺、嘲笑的意味。我提前在终点等他。马永生由远而近终于挨向终点,我赶紧扶住他,他几乎瘫在我身上,一步也挪不动了,脸色蜡黄蜡黄,喉咙里不停地拉“四股弦儿”。我很可怜他,更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扶着他坐在台阶上喘息。运动会没有热水,连凉水也没有。稍坐片刻,我陪他到操场西北角井台上,用井绳拔了一桶水,马永生蹲下身子,嘴对着水桶“咕咚、咕咚”大口饮了起来。

马永生是个大孝子,父母是回族人。那个时候很难吃到羊肉,头年冬天,学校养的羊杀了几只,全校喝羊汤。马永生把自己分得的那份装进铝饭盒,要骑车送回家给母亲喝。饭盒很满,他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托着饭盒,刚一起步就下来了,手烫得受不了,羊汤也洒在手上、腿上,急得他团团转。我急忙给他捡来一块沾有冻土的砖头,把饭盒放砖头上,让他手托着砖头。果然奏效,他跨上自行车一溜烟离开校门,下午准时回校上课。下课后他告诉我,赶到家时羊汤还是热乎的,但他托砖的手已经冻挠骨了。仅这一点,我就觉得这人可交,值得佩服。毕业后他去了烟台,有一年同学聚会,发现他竟然出息成一米八多的大个子,还是烟台某公司的书记兼经理。

下午进行的是女子1500米长跑。我们班方灵敏和李序敬是长跑健将,一直遥遥领先。二班的许彩云个子不高,腿粗腩大腰圆,跑得非常卖力,谁知刚跑了两圈,运动短裤的裤管里竟露出一个布卷儿,开始并不明显,越跑,布卷儿露得越大,没跑几圈,整个布卷儿全部现身。这时,看台上开始骚动起来,女老师和女同学议论纷纷,只听有个女老师大声喊:“不让她跑了吧,快让她下来吧!”我们农村孩子没见过这阵势,懵懵懂懂也不知道什么事值得这么大惊小怪。跑道上的许彩云对自己的状况应该清楚,但她全然不顾看台上的喊声,继续迈着粗壮的双腿,奋力向前奔跑。过了一会儿,两腿间的布卷儿全部脱落,只剩下两根细细的布条联结在腰间,随着身体的晃动,布卷儿也跟着前后摆动,看台上的声音更大了。她班的文艺委员张巧霞突然站起,风摆柳般扭着屁股走下看台,双手擎着个大褂子当太阳伞,屁股一扭一扭地向终点扭去,看台上男生的目光就被她分走了许多。眼见许彩云完成了最后冲刺,张巧霞把褂子往她的腰间一围,领着她离开操场,后面还跟了一大帮女同学。

秋季运动会上的刘劲松

高二这年,我们班转来一位叫刘劲松的男生,他告诉我,这名字是父亲从毛主席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中找的,还告诉我,他有个妹妹叫刘从容,有个弟弟叫刘险峰。他一家是随父亲移防过来的,父亲是当地驻昆嵛山里的陆军军官,官不小。刘劲松整天穿着一套褪了色的旧军装在校园里晃来晃去。这伙计个子不矮,腿长肩削,唇厚嘴阔,也许就是这“嘴阔”,给了他吹吹呼呼、满嘴跑火车的功能。刚来不久就问我们宣传队有没有“黑管儿”,我知道他说的“黑管儿”是西洋乐器“单簧管”,就说有。他说他会吹,并且能吹现代京剧《杜鹃山》中柯湘出场和大唱段前的伴奏音乐,说着像洛桑一样,用嘴把这段音乐“嘟嘟”出来。我一听,觉得这伙计也许有两下子,就向我的音乐教师、担任语文艺体

组组长的于路丁老师推荐，于老师很爱惜人才，让我哪天领他过来试试。谁知我几次跟他说，他都支支吾吾推而脱之。有一次于老师领我们在音乐室排练，正好他在门口驻足观看，我想这是个好机会，就请他过来露一手，谁知他撒腿就跑。后来得知，其实他什么都不是，只有一张跑火车的嘴，后来我们就叫他“刘稀松”。毕业后刘劲松被分配在威海4809厂，干了一辈子车工，到最后也没听说他“劲”到哪里去。

这刘稀松，别的方面稀松，体育方面应该是劲松吧，我觉得。这年秋季运动会，我找到刘劲松。他说报个跳高吧，我寻思他腿长身子短应该是个跳高的料，就让他报了跳高、跳远两个项目，并嘱咐他平时多练练。他信誓旦旦：“保证给咱班挣分！”运动会这天，各比赛项目都在各比赛场地紧张有序地进行着。跳高场地在操场北头，聚集着来自各班的跳高健将。王邃老师是跳高比赛的裁判长，他人长得本来就帅，再加上平时爱打扮，很吸引学生们的目光。今天尤其打扮得格外光鲜，上下一套新运动装，回力鞋也上了一层白粉，黑又亮的头发梳得光洁平整，上面还刻意抹了些头油，精神抖擞地调度着跳高比赛。

没几个回合，刘劲松就被甩下来了，站在旁边看别人跳。我凑过去轻轻问：“怎么决赛里面没有你？”答曰：“我跨越式跳高不行，我在某某学校学的是背越式跳高。”“背越式跳高？”我好个震惊。背越式跳高在我看来是非常神圣的，我只在电影“加演片”里看到国际跳高比赛有这种跳法，中国著名跳高健将倪志钦，用的就是背越式。我看到电影里的他是“躺着”从空中越过去的，比外国人跳得都高。如果刘劲松会这种跳法，那第一还有别人的吗？不给我们班加分才怪！我鼓动刘劲松：“你赶快去告诉王老师，说你会背越式跳高！”刘劲松说：“算了吧，咱学校也没有背越式垫子。”哦，这才想起运动员越过横杆后是落在又厚又喧的大垫子上的。

我仍不死心，想让刘劲松爆个冷门儿，就跑到王老师面前如此这般地描述一番，王老师也喜出望外，赶紧将刘劲松叫到跟前。刘劲松满脸通红，支支

吾吾：“算了吧、算了吧，没有垫子没法跳。”王老师说：“垫子我来解决，难得我们学校有个会背越式跳高的人才，跳得好，还可以带出一批人来。”说着，从腰间取出钥匙，让我带几个同学，到室内体育馆抬几张平时做前后滚翻用的垫子，他则大步朝操场北面的草垛走去，这里堆着一垛垛我们上劳动课拔的、已经晒干了准备粉糠喂猪的熟草。只见王老师张开双臂，狠扎扎地、一抱一抱把干草抱到平地处，用手摊匀，等我们抬来垫子，干草已经铺有膝盖多厚。王老师将干草整平，铺上垫子，亲自倒上去试了试，确认没有问题，就招呼刘劲松过来验收。我看到王老师崭新的衣裤上沾满了草叶，锃亮的头发上重了一层尘土。整个过程，刘劲松没有动一下手，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老师和同学们为他忙活，听到老师的喊声，这才梦醒般过来象征性地看了看，小声嘟囔着：“行，行。”此时新架起的跳高场地已站满了围观的人，王老师扒拉出一条甬道，让刘劲松试跳。第一次试跳，肩膀将横杆顶掉；第二次试跳，身体将横杆压掉；第三次试跳，双脚将横杆勾掉。正式跳，身体落偏了，一头从“垫子”上踉了下来，一半脸被坚硬的沙土地面戕破了，血顺着脸颊往下流，我赶紧喊校医韩医生。韩医生是个中年女性，有点偏胖，听到吆喝声，背着“保健箱”一扭一扭急急忙忙向这里赶来，头比身子探出去老远。

军 训

高二下学期，为顺应国家大势，学校组织了为期两个周的军训。教官来自驻文登羊马箭的海军部队。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接触海军，以前只是在电影里看到，感觉比陆军帅多了。领头的穿着白衣蓝裤，大檐帽上红五星闪闪发光，洁白领口上两片鲜红的领章格外耀眼。战士们的服装更奇特，上下一套蓝，裤子没有裤门，上衣没有纽扣，上衣别进裤腰，用一条线腰带紧紧刹住；胸前开了个上宽下窄的三角形口子，里面露出横着的蓝白相间的海军衫，后背披一块方形肩布，没有帽檐的军帽上有一行醒目的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脑后两条飘带

随风飘动,看上去威风凛凛。十几位教官出入总是排着队,手齐、脚齐、步伐齐,表情肃穆,军纪严明。我们班的教官姓秦,比我们大三两岁的样子,在部队是班长,我们都称他秦班长。军训一开始,学校改为营,校革委会副主任姜祖显任营长;级部改成连;班级改成排,我所在的高二一班自然成了一连一排,秦班长就喊我“一排长”。每当秦班长大喊一声“一排长!”,我就必须立正回应“到!”,真滑稽。三组的女组长李明长得细皮嫩肉、生性腼腆,一听到秦班长喊“三班长!”,脸就红到脖根。

军训科目分队列、战术、刺杀、射击,由于要摸爬滚打,军训前的动员会上,校领导让我们回家找旧衣服换上。那个年代哪有新衣服,我们平时穿的大多是旧衣服。这一号召,都回家找来带补丁的破衣服,或父母穿过的旧衣裤,排起队来,大家都相互窃笑。

操场上热闹非凡,几个“排”的兵力瞬间将偌大的操场占领,周围照例少不了工宣队的身影,他们的神态表现得比教官还威严。军训从队列的基本动作做起:稍息、立正、向右看齐,报数;向左、向右、向后转,齐步走、正步走。这些科目,从上小学到高中都学过,但离教官的要求相差甚远,教官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严格地教我们做。的确良海军服衣裤宽大,教官每做一个动作,衣服就被抖得“飕飕”作响,这更增加了军人的威武,我们再怎么用力抖,衣服也响不起来。操场上排兵布阵,一个个小方块不停地移动着,中间没有休息,直练到下操,下操还得点评。点评的队形很奇特,教官把一个排的学员分成三部分,组成一个“匡”字形,我们站立于“匡”的三个边上,教官就是“匡”内的“王”,站在“匡”内训话,三个边上的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用余光看看别的“排”,也都是这样的队形,不同的是,他们的教官没有我们排的帅。

要说队形奇特,最奇特的还属刺杀队形。部队送来一大卡车木制训练枪,我们每人扛着一根木枪,四路横队站好,报完数,再在自己的数上加2,然后从最外面的人开始起步,大家肩扛木枪踢着正步向外开,当自己的心里的“数”走完后,会在同一个

时间点站定,整齐的刺杀队列就均匀地排列出来了。我感到奇怪:这样的布阵方式是谁研究出来的?高安,总是记不住自己的数,走不对自己的步,一人走错,就得全盘重来,我们都得跟着遭罪。排在他后面的丛典滋说:“你能不能把你的数好好地安在脑子里,怎么老走错?”练刺杀是个出劲的活儿,非常消耗体力,手持木枪如真枪,前方就是仇敌,怒目圆瞪,奋力突刺,来不得半点含糊。秦班长非常严厉,光“预备用枪”“枪放下”这么单调的动作就练了半个课时;“前刺”“后刺”“突刺”“防左刺”“防右刺”“防后刺”,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腿发麻。军训期间学校也不加伙食,四两窝窝头根本填不饱肚子,特别是校篮球队的宋文发,又高又瘦,饿得肚子筋筋着,像个大对虾。可一上操场,大家的斗志就旺盛了起来,都想好好训练,在全校会操时拿第一。整个操场,各方队互不示弱,“杀”声响成一片,震天动地,想必“敌人”听了也会胆寒。

刺杀是群体项目,讲究的是良好的精神面貌和整齐划一的刺杀动作;接下来的匍匐前进是单兵动作,讲究的是机敏灵活,动作协调。本想轮到匍匐前进科目就不用像刺杀那么累了,可以趴在地上玩了,事实并没有我们想得那么轻松。匍匐前进分低姿匍匐,高姿匍匐,侧身匍匐。我们训练的主要是侧身匍匐。右手持木枪,左肘拐地,躯体贴近地面,以手臂和腿的力量,使身体前行。起初感到很好玩,几个回合下来才知道,其实这还真不是闹着玩的。在秦班长的严格要求下,我们在沙土地上一遍遍地摸爬,一次次地滚打,既要有技巧,还得有速度。刘劲松不愧是军人的后代,军训表现不“稀松”,刺杀动作很标准,匍匐前进很在味儿,还经常跑到女同学堆里做示范,旧军装磨破了也在所不惜。至此才知道学校让穿旧衣服的苦用心,一天匍匐下来,衣服沾得像泥猴,多处出现破洞。晚上,秦班长拿着针线、布块,到宿舍教我们补衣裳。秦班长全然没有了训练场上的威严,在温柔的白炽灯光照射下,面庞看起来很祥和,一边补衣服,一边还跟我们开玩笑,逗得我们嘎嘎直笑,引得别的宿舍探出许多脑袋。最后一个科目是射击。这是大家最期盼、也是最刺

激的科目。部队送来一批步枪,这回不是木头的,木头的都收回去了,这回是真家伙,64式半自动步枪,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刺刀明晃晃的,可收可放。如果练刺杀时发真枪该有多过瘾。

秦班长整好队伍,带到操场,郑重地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支步枪。背起步枪,紧抿着嘴唇,站得笔挺,男同学斗志昂扬,女同学英姿飒爽,感觉我们就是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秦班长让我们围一圈坐定,讲步枪结构,射击原理,注意事项,然后在操场属于我们的阵地上教我们练习射击。射击也叫打靶,斜卧在地,将枪送出,枪身放于依托,枪托顶于右肩,左手握住枪身,右手扣住扳机,紧闭左眼,三点一线,瞄准靶心,射击。要求身不动、手不抖、气不喘,神情专注,一气呵成。工宣队师傅不知道会不会打枪,也一本正经地在旁边指指点点,现学现卖,充当助教,我们没几个理睬他的。

射击科目不像别的科目那般紧张,只是趴在地上上身稳定地练习瞄准,除了衣服上沾点沙土,体力没有什么消耗;秦班长也不用站得笔挺、神情紧绷地大声发口令,也趴在地上,指导我们瞄准。秦班长大多时候趴在女同学身边,有时主动趴过去,一般是被女同学喊过去的时候居多。我发现秦班长最爱趴在三班长李明身边,每次趴过去,这位三班长脸就红到脖根。若有男同学喊他,秦班长就说:“一排长,你过去看看!”我就得高声应道:“是!”在瞄准扣扳机上我略有领悟,这得益于刘劲松。刘劲松告诉我,他在部队打过全自动步枪、打过手枪,也打过机枪,半自动步枪根本不在话下。我把他偷偷告诉我的瞄准诀窍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其他同学,打靶成绩涉及到班级的考核总分,我不能独享。军体委员毕可凡有一个无法弥补的缺陷,就是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怕人家笑话不敢声张,我给他出主意,让他用帽舌头遮住一只眼练习。马永生是个左撇子,只会闭右眼,不会闭左眼,但他敢于告诉秦班长,秦班长就教给他枪托抵于左肩,用左眼瞄准,这样他身体趴在地上的姿势就正好与别人相反。

打靶前先会操。会操,是检验军训成果的大考,部队的领队首长、工宣队队长和校领导端坐在检阅

台上检阅,教官变身裁判,负责打分。我们各个排在排长的指挥下,依次拉到检阅台前进行展演,全校同学则被排成一个大大的“匡”字,把展演队伍“匡”在中间,哪个排上场哪个排就是“王”。我们排在上场之前做了宣传鼓动,同学们个个摩拳擦掌,信心百倍。展演前要求排长面向检阅台,向姜祖显营长做汇报,这个项目占分较大,有很多在这里扣分的。轮到我们上场,我说得完整、流利,也很铿锵,博得了掌声。大家情绪一下子被激发起来,同学们精神饱满,一个个生龙活虎,精气神十足,随着口令,每一个动作都做得整齐划一,干净利落。会操结束,我们排得了全“营”第一。

最后一个科目是打靶,即实弹射击,这个科目在学校操场是完成不了的,全营统一列队,步行向十里开外的八里张家陆军某部靶场开拔。

看射击总分,我们排就不行了,两个“吃烧饼”的把分给背去了。一个是毕可凡,由于帽檐没遮好,三发子弹全部脱靶。早知道这样,找韩医生给他要块胶布贴上多好。另一个是丛艳,这女同学是个“嘻嘻哈哈”,不管干什么都不上心儿。同学们都说,可惜“从严”这名字了,叫起来“从严”,打起枪来就“从宽”了。好在刘劲松不“怂”,他和他指导过的几个同学都得了满环。加上打靶成绩,我们排名列全营第二。这已经不错了,开完总结大会,公布完成成绩,我们把秦班长抬起来直向空中抛。

两个周的军训,跟教官结下深厚友谊,细心的女同学凑钱买了一个大日记本,签上全班同学的名字送给秦班长。离开校园那天,部队的大卡车停在北面校门口的大道上。学生们列队,夹道欢送背着背包、全副武装、阔步向前的教官们。走到他们辅导过的“排”的同学面前,都依依不舍,一一握手。有的女同学还眼含泪花,紧盯着教官,嘴唇嚅动。目送教官们攀上车帮,跃入车内,挺胸直立,目视前方,觉得军人的彪悍与血性装满了整个车厢。

军训对我们各方面的促进很大,也把我们给放野了。正式上课了,同学们的心久久未平,有的女同学还跟兵哥哥们保持着通信联系。到了周末,几个好事者不回家,在操场上组织一大帮同学准备骑车

到海军兵营探访。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还没走到大门口,就被工宣队郑队长拦下,并严厉地制止回去了。军训热这才慢慢降温,追“兵”族这才冷静下来。后来得知,羊马箭住的是一只中国海军导弹部队,非常厉害。近年来经常在电视上做节目的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被网友戏称为“局座”的军事专家张召忠将军就曾在那里服过役,在访谈节目中,他还多次提到关于在文登当兵的一些记忆。现在想一想,当时给我们军训的都是些摆弄导弹的啊!

来了一批“接班的”

1976年,社会兴起“接班”热,即在单位工作的老职工可以提前退休,让在农村的子女出来接班。这在那个讲身份的年代,接班的人一下子就改变了命运,由吃“农村粮”转为吃“国家粮”,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这一年学校的教职员工有不少提前退休的,学校也就来了不少接班的年轻人。自此,校办工厂就不纯是学生在轮流干活了,就有了专职的工人师傅;学生食堂就不纯是大龄师傅,就有了年轻人的身影。新来的这批青年男女就成了学校一道靓丽的风景。他们整天没事就集中在操场上嬉笑打闹,像一群出笼的鸽子,把我们这些年龄与他们差不多的学生羡慕得不得了。操场靠南墙根有两排白杨树,粗壮茂盛,硕大的树冠将太阳严严实实阻隔在半空,这些青年们中午也不休息,经常聚集在杨树底下乘凉。歌声、嬉笑声随风飘进宿舍,闹得我们也睡不好午觉。

这一年,学校买了一台12马力拖拉机,一位王姓青年在农村开过拖拉机,校领导就安排他来操作。这台拖拉机是当时学校最先进的机械设备,自然也就成了这批青年们的新宠。没事的时候,老王就开着拖拉机头,拉着他们在操场跑道上跑圈。这天下午,他们又来到操场,与往日不同的是,这次要搞点新花样。一个小小的拖拉机头,上去了20几个人,你瞧瞧,除了冒烟的排气筒子和旋转的轮子,所有能站人的部位全都挤满了人。像印度的火车,更像印度的阅兵式,虽没有印度阅兵式上印度士兵玩

摩托车排列得那般规范,但也足以打破你的认知。远远只听见拖拉机响,只看见拖拉机冒黑烟,却看不见拖拉机的模样。正面前脸端坐着一位青年,拖拉机的左、右、后三面像秀穗儿一样布满了人,那些大姑娘都焐在驾驶员王师傅身边。还有一位,屁股坐在司机肩上,两腿垂悬在王师傅胸前,把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学生看得瞪圆了眼睛,张大了嘴巴,疑惑这车是怎么开的?也许王师傅的车技确实不错,几年后刘珣增老师升任校长,这位王师傅就成了刘校长的专职司机,后来见面时每当提起此事,他总是浅浅一笑。当这台“杂技车”从我们这些在井台上拔水的学生面前呼啸而过时,车上的青年们发出刺耳的尖叫。一团团飞土笼罩着远去的“杂技车”,一串串欢笑在车后随尘飘荡。

与校办工厂工人相比,接班到伙房做饭的青年倒是稳沉得多。古语说“叫唤雀不长肉,耷拉耳朵吃东西。”学生食堂有个叫邢树宽的接班小伙,个子不高,心眼儿不少,由于是青年,伙房王班长就把收发饭票的任务交给他。每天,各班的值日把同学的饭票收起来,集中交到邢树宽处登记,伙房根据登记情况安排做饭。学生们家境不一样,有农村的,有城里的,有贫困家庭,有一般职工家庭,也有干部家庭的。有在家背粮的,有使用粮票的,学生根据自己家卖粮种类的多少,决定吃饭的好坏。同样到伙房领一顿饭,饭匣子里就有白色馒头、黄色玉米面窝窝头和黑色地瓜面窝窝头三种。谁交的什么饭票谁知道,饭匣子往地上一放,各取所定,匣子一会儿变空。农村的孩子一般是黑色窝窝头居多,黄色次之,吃白面馒头的机会很少很少。饭有区别,菜都一样,一碗大菜二分钱。

六班有个叫张秋红的女生,长得面色红润,身材饱满,青春洋溢,一说话脸就红。这一天她值日到邢树宽处交饭票,由于去晚了,屋里只有邢树宽一个人。收完饭票记好账,看看左右无人,邢树宽从大堆里数出一沓馒头票递给张秋红,张秋红不知如何是好,吓得脸更红了,直摆手,不敢接,转身向外走。邢树宽眼疾手快,一把将饭票塞进张秋红的衣兜。

同学们慢慢发现,张秋红一反常态,每顿都吃

大白馒头，谁也不知道她家怎么一夜间富裕起来了。同学们还发现，有一阶段她常常不来上晚自习，谁也不知道她干什么去了。后来有人注意到，她总是深更半夜从操场南边的杨树林里走出来。大家都感到奇怪，那片杨树林没有一点亮光，黑咕隆咚的，到那儿去干么？此事慢慢传到林大仕书记耳朵里，林书记让工宣队看看如何处置，工宣队安排丛师傅去处理此事。丛师傅是位很有责任心的人，他在黑暗处连续埋伏了三天，每次都看到邢树宽和张秋红像两朵云一样，从不同方向飘进树林，又很快聚拢一处，但连续三天只见有云不见有雨，只见他俩在白杨树露出地面的树根上紧紧地挨坐着说话，并没有出现他想看到的画面。第四天晚上，丛师傅装作在操场溜达，远远咳嗽一声，缓步走近无雨的云朵。在两人惊恐的目光前，丛师傅装作很淡定。在他看来，一个是社会青年，一个是即将毕业的学生，毕竟，之前一中也没出现过这种事，若声张出去对谁都不好，就这么悄么声地算了吧。丛师傅以宿舍已熄灯为由，引着两朵云，沿着长长的跑道向校区方向走去。微风中，无数杨树叶哗啦啦地响着，像鼓掌；月光下，三条长影缓缓地移动着，像个“川”字。

毕业后，据说两家很快走动起来，没过几年就结了婚，第一胎生了个女儿，第二胎生了个儿子，可谓儿女双全。再看校办工厂那帮青年，就知道瞎折腾，最后也没听说谁和谁结成伉俪。

五十年校庆

文登一中，是文登建校最早的中学。1952年8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了文登地区专员公署关于建立“山东省文登中学”的请示。9月，招收学生200名，成立4个班，学校暂借北陡埠村民房上课。10月1日国庆三周年之际，新学校开始规划、设计、建设，校址选在文登师范东侧一个被称为“石坟子”的半坡上。1953年4月学校建成，“五一”过后，全校师生从北陡埠村迁入新校址。当晚在操场上与师范学生举行联欢会。从此文登中学在此开启了新的征程。1955年9月，山东省教育厅将“文登中学”更名为

“山东省文登第一中学”。星移斗转，转瞬半个世纪。2002年文登一中迎来建校50周年。

10月，50周年校庆在一中操场上隆重举行。参加校庆的都是历届从一中走出的社会大咖，都是来自全国党、政、军、企、科的各界精英。我也在受邀之列，但与人家相比咱就显得很渺小了。我想，我们几个能收到邀请函，能有机会参加这么盛大的庆典活动，是沾了刘珣增校长的光。

1974年8月底，我们到一中报到，与我们同一天报到的还有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刘珣增老师。在新生入学典礼上，林书记介绍了这位新老师，人长得很帅气，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看样子挺有亲切感。第二天，刘老师竟走进教室给我们上化学课，并宣布校领导安排他给我们当副班主任。我们欣喜若狂，嗷嗷喊起来，没想到他也举起双臂与我们一样嗷嗷喊叫，课堂氛围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代沟一下子就喊没了。这一节课上得很开心，此后有课没课他总往我们教室跑，晚上下自习也到我们宿舍说说笑笑。他的宿舍与我们宿舍只隔一排，没有事我们也去他宿舍玩。比起那些迂迂阔阔、书卷气十足的老教师，他的出现，为教师队伍带来一抹新绿。随着接触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融洽，课间和放学后他总和我们一起玩，打篮球、托排球，玩到高兴处还跟宋文发摔跤。

毕业后我们没事组织喝个小酒，只要一招呼，刘老师准到，喝小酒他不在乎酒馆档次的高低、菜品的糙好，喝起酒来一样吆五喝六，总能喝得小脸儿通红儿，小腿儿打绊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刘珣增老师经过不断努力，由普通教师提升为教导处副主任、主任、副校长，2000年升任校长，两年后，着手组织建校50周年大庆。

在社会上毫无建树的我们能接到校方请帖，多少有点私人感情在里面。既然有私人感情，那就得表示一下吧。我们几个同学拔股凑了些钱，买了一对青瓷大花瓶，两个大花篮，写上年级、班级，雇车送到接待处。工作人员验明身份、签字登记，每人发了一个纸兜，这个纸兜就是入场证，提着它，就可以大摇大摆，目不斜视地融入场队伍。来到校庆现

场,几百人的参庆者谁也不认识谁,但都知道来者不善,但也都不知道我们是“善”还是不“善”。

校庆现场就设在操场上。毕业24年,重回校园,原来的砖瓦石头房已被高楼大厦取代,操场也旧貌换新颜。西面的高大石头墙被水泥抹去了岁月,石墙的正中位置生出来许多台阶,台阶托起宽阔的平台,平台顶起的彩钢棚檐下,挂着醒目的通栏横幅,棚内整齐地摆着一溜蒙着台布的桌子。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一中校歌,这校歌我们读书的时候没有,翻看纸兜里的校志,才知道是曾经教过我们音乐的于路丁老师作词作曲的。于老师是我们非常崇拜的老师,在音乐教学上很有建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之一,作词、作曲、编剧、二胡、键盘乐器样样出手,男高音也很有名,在校期间教给我们许多音乐知识。他创作的这首一中校歌《让青春放射出万丈光芒》,一直传唱至今。

还是回到操场上吧。如今的操场南墙外,早已成为东城新区的一部分,宽阔笔直的公路在学校南大门前通过,南面原来的石头墙早已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华丽的栏杆。拾沙的便门位置架起了一排单杠,操场的跑道上铺满了五颜六色的塑胶,操场中心我们曾种过蔬菜的地段,如今种上了草坪,开辟为足球场。走在喧松的操场上,看着周围的变化,已是物非人非,今昔难比了,岁月的剪刀已把我们剪成中年,我们当中很多同学的孩子也已从这里走出,跨进了大学校门。

操场上,50周年校庆正式拉开帷幕。主席台上,刘珣增校长热情洋溢地发表着致辞;比我们年轻许多的学生代表慷慨激昂地发着言。台下的操场上,前几排摆着独立的塑料椅,有头有脸、有身份、有地位的学子坐其上;后面是一排排的长条椅,大家挨挨挤挤地坐在一起相互交谈着,很少有人注意台上在说什么;再后面有几个零星的小方凳,有座就坐着,没座的就站着,我们很知趣,自然属于站着的那

部分。就是站,也没有站安稳,这里走走,那里瞧瞧。信用社主任丁培刚见旁边有一个小闲凳,搬过来刚要坐,被宋文发一把抽走,丁培刚一个仰巴叉摔倒在地。中心医院儿科专家臧传农和客岭村党支部书记、口子酿造厂厂长赶忙跑过去拉起来,巧的是他俩都先后被评为“文登最佳市民”,图书馆馆长丁培君对宋文发说:“还没改你那怪毛病,你别蹬坏人家的腰啊!”“蹬坏了我现场就能给他扶上去。”宋文发很自信。电池厂厂长的鞠远文说:“不用显摆啊,俺知道你是整骨医院的推拿高手。”这帮家伙,就是参加校庆也没忘在操场上搞点事情。

仪式结束,学校合唱团站满舞台,雄壮的音乐响起,校歌的优美旋律冲击着彩钢棚顶,冲击着台下的校友,充满整个操场,冲向校园南面的公路及公路南面的居民小区,飘过抱龙河,一直向河南岸的城市新区飘去。我们没有随歌声飘走,中午还要在星级酒店同这些大咖校友们共赴午宴哪。刘校长突然出现,他让我好好陪陪我们这桌,我说我查出“酒精肝”了,不敢喝酒。刘校长说:“你就是没有肝了也得喝啊!”那天还真是把自己喝没有肝了。2020年暑期,一中校区进行再一次升级改造,将校园建设得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2022年暑假过后,新学期开学之际正式交付使用,也算是政府为建校70周年送上的一份大礼。

一天早上,在新开的北门,我看到一群小学生有秩序地往里走,心想,一中怎么进去小学生了?问旁边维持秩序的老师,发现竟是我同班同学的女儿、同样毕业于一中的丹丹。丹丹告诉我,大学毕业后在文峰小学当老师,文峰小学也在升级改造,暂借这里一用。她女儿在文峰小学读四年级,自然也在一中校园就读,也在一中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

文登一中操场,将继续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

我感而慨之……

一个年代的记忆

——读《故韵乡情》

邢志浩

五一节放假5天,这对我来说有点儿受宠若惊啊。工作这么多年,第一次有这样奢侈的五一假期,我欢喜地计划着每一天都干点啥。读书,是必在计划之内的。

一打开陈强伦先生的《故韵乡情》,就被浓浓的年代感袭了眼球。驾山、召文台、香岩寺、万字会、甘泉寺、万石山……这些灵山秀水我都曾走过。无论是流连在闹中取静处,还是落脚于市郊山野中,那都是一个年代的独有记忆,一代人的回忆片段。

我记着闹市净土万字会曾是我少年时常去的一处安静院落。当然,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佛事、缘法,只是贪恋那里的安静和清静。在小城读书的那三年,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哪怕走到时遇着大门深闭,仅仅是站在门外,看一眼石碑,看一眼雕镂,心里的安与净就实实在在地得到了。

后来等到我的女儿读书时,她居然在一个周日兴冲冲地回家告诉我:发现了一方佛教净土。

而我从来没跟孩子提过小城里的这个万字会。

同样的年华,同样的青春少年,同样找到心灵的皈依和安静,只能说万字会带着年代的慈悲和佛教、道教的宗教文化,熏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小城人。

陈强伦先生的《故韵乡情》,让我触摸了曾经的寻找和心灵的共鸣。

温泉、梧桐庵、抱龙河……每一处都有记忆,有触摸,有着牵扯着历史和脉络的追溯与感念。没有不带有沧桑的年代,没有不带有乡情的山水。不管时代如何发展,历史上的记载一直都在,记忆里的烙印一直都在,唤醒这些的是文字,是这一辑灵山秀水。

翻阅到《乡风民俗》里的《五片桃酥》,我脑子里立马蹦出了儿时的画面。

幼年时的妹妹头疼,病躺在炕头,娘急急慌慌地喊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我躲在门后,眼见着那个爷爷在妹妹的太阳穴那儿用手使劲儿挤压、挤压,挤压得黑紫,然后又用一把带棱的刀子挑啊挑啊,又挤啊挤啊,弄出来好多黑色的血。那个画面令我

恐怖,多年之后也忘不了,自然我是不敢喊头疼的。后来,妹妹睡着了,也不喊头疼了。娘送走了治病的爷爷,去了村里的供销社代销点儿(就是后来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用纸包着的桃酥饅子,放在厨桌上。妹妹醒来后,看见了桃酥饅子就说:“我想吃饅子。”娘就拿了一块给妹妹,看妹妹吃得那么香,其实我也挺馋的,可是我不敢要,这得多疼才能吃到桃酥饅子啊。

再后来,每次妹妹一头疼,娘就去买桃酥饅子,不用治病的爷爷来,吃了桃酥饅子,妹妹的病也基本就好了。

我却是不敢得病的,我怕那把带棱的刀子。

端午节的鸡蛋、粽子、艾蒿,还有娘的偏方,也是我小时候打擦边球的生活啊,读着文字,那些回忆就远远地走来。

算盘,让我想起我的爷爷。

我对爷爷是没有印象的,只在长大记事后听大人们说过他。我爷爷曾是一位教书先生,后来眼睛瞎了,看不清东西,每天只能坐在门口的树下,听村子里的一切。据说我出生以后,我爷爷摸着我说:“这么小的人儿,总共没有我一个巴掌大的,能养活吗?就是活下来,也不是干庄稼地里活儿的人,将来写写画画的,就能干个坐办公室之类的活儿。”后来,爷爷留了一把算盘给我。尽管算盘没有改变我的命运,可是它却是我记忆里与爷爷有关的东西。

或许,靠算盘谋生是那代人的最大梦想,起码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啊!而且,算盘也是那个年代的文化标志,能扒拉算盘的人也多少算是个文化人吧。

全家福、磨盘、赶碾子、挖猪菜、出猪粪……这些情景都跳跃着浮出脑海。若不是这一辑乡土民俗,我如何会一串儿地回忆起这一切?而这些都实实在在地存在我的童年里,抹不去的。

假期的第四天,我读到第三辑《地灵人杰》。

这一辑专注到更远的历史,那些被挖掘出来的历史印记和杰出代表,让我再次感叹文登这座小城的气节之伟大!

无论是元朝的刁通,明朝的丛兰,还是后来的林一山、张玉华、王传,都是这座小城的历史见证者。是他们,让小城历史悠久,传承着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

天福山纪念馆,双角山,向阳山,都记载着革命历史,刻下红色印记。

这个假期,充实,饱满。在一本书中,转换不同时期的角色经历,体味年代的味道,珍惜今日所有美好的一切,不禁让人热泪盈眶。

我之仰视,是文字,是这个小城的真实,是陈强伦先生对这些字字句句的考证和记录。

我之感念,是文字,是能串联起童年、少年、青年、乃至老年的一切酸甜苦辣咸。

我之敬重,亦是文字,如不是如此,谁又能一一说清说透那些蕴藏在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和万马奔腾?

如果你能越过你手机里的诱惑,跳过兵荒马乱的朋友圈,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静心地读一本书,那么,你一定会感谢书的作者,能让你拨开眼花缭乱的抖音、快手、小视频,抵达内心的安宁。

那年,我曾经受过一场虚惊

于福水

2017年的金秋十月。一个很平常的日子。秋天的风不疾不徐,气温不凉不热。我和几个同事说说笑笑地在医院做体检,因为是单位组织的体检,大家都像例行公事一般的漫不经心。只是在做腹部B超时,我做的时间明显比同事做的要长,年轻的医生问:“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不适?体重是否减轻了好多?”我没有听出医生的言外之意,老实地回答:“没有什么异常,体重也没有减少,我这几年喝凉水都长肉,为了减肥,晚上都不敢吃饱饭,可效果不大。”医生听我说完,停止了检查,去旁边的屋子,请回了一位年长的医生。她把仪器重新对着我的腹部扫描,又和年长的医生说:“您看她长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却什么反应也没有。”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腹部里长了一个东西!还很大!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这样?!

在余下的体检中,我如同在梦里一般,精神恍惚,行动机械,心里一直觉得不真实,还认为是误诊。因为前几天,我吃了几个树上结的柿子,还吃了一些用柿子烙成的饼,当时吃完柿子饼后,就觉得

胃里发堵,硌硌楞楞的不舒服。所以这次体检异常,我以为是柿子饼在胃里还没消化好。

但在接下来的复诊中,经过各种仪器反复扫描,确定我的胰腺里真的有一个增生物。当真的确认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仿佛被谁猛然地抽去了精气神,立马就茶饭不思,入睡困难。失魂落魄的表情,连楼道里打扫卫生的阿姨都看出了异样。短短几天,我的体重以每天下降一市斤的频率直线下滑。这在以往,我会高兴地大呼小叫,但现在,除了黯然神伤,还有恐惧,更有一种即将被世界抛弃的孤独。

一直以为,大病离我很远,但现在,它就在眼前,让人不得不正视它。虽然医生一再地安慰我:“你腹部的这个增生物,边界很光滑清晰,肯定是良性的,只要动个小手术切除掉就可以了。如果是恶变的肿瘤,边缘会模糊不清向外扩散。”医生把我腹部的片子举起来,让我自己看。孩子爹也开玩笑说:“人家有骨质增生,你这增生长到肚子里了。”他们嘻嘻哈哈,像是在谈论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但我的

心情并没有放松。从孩子爹强颜欢笑的表情中,我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们一定是在集体作戏,把坏消息隐瞒着我。这种事不疑心还好,一疑心起来,哪个人都像偷了斧子,欲盖弥彰。

本地医生的建议是早点动手术,因为胰腺的脏器细长,这个增生物会不断增长,潜在的危险很大,早晚都要切除的。对于动手术,我是非常抗拒的。潜意识里,我还觉得有可能是误诊,因为在这之前,我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不适。孩子爹也觉得腹部手术要慎重,在几个大姑姐的建议下,我们又联系了北京的权威医院,想去那里再确诊一下。

坐动车去北京时,已是深秋,看远处青山屹立,巍峨依旧。近处的树木,金灿灿的树叶代替了夏季的绿意冉冉,有的叶片从树枝上飘落下来,在空中打着旋儿,又投进了大地母亲的怀抱。人在吉凶未卜之时,不自觉地就陷入了沉思,看大自然又将进入新一轮枯荣,它们年年都可以重现生机,不惧怕暴雨风霜。可人类,却没有那么多逆风反转和绝境重生的机会,有的人一旦被袭击,很可能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北京的复查确定了胰腺里面是真的长了个东西。拿着化验单,我脸色苍白,上下牙齿开始打架,双手不受控制地发抖,恨不得获得一种神力,把虚惊的危险化为乌有。专家医生看出了我的恐惧,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安慰我:“做医生的一般不敢说满话,但你腹部里长的这个东西,我敢确定,它只是一个良性的增生物,绝对没有恶变,切除掉就好了,手术后很快就可以出院,也不用放疗化疗。”

权威专家的话,给了我一些安慰。但接下的咨询,却让我的心又沉入了谷底,因为胰腺这个部位长得隐蔽,在腹部上区与左肋之间,胰头又生在腰椎的右前方,紧贴在胃部的后方,被十二指肠包围,所以这个手术涉及的部位多,动手术非常艰难。如果是常规的手术,需要开胸,还要下几根肋骨才能正常进行。

我现在复述的时候,好像很平静,但当时一听到要开胸、还要下肋骨,头顶“轰”了一声,真的是犹如晴天霹雳!好在医生很快又话锋一转,说医院从国

外引进了新的技术,可以用达芬奇机器人做微创手术,不用开胸和下肋骨,甚至不用剖腹,只在腹部钻几个小孔就可以很顺利地清除病灶。但只是手术的费用就需要十五万,而且因为是进口机器动手术,医保不能报销。

又是一个晴天霹雳!2017年的十几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虽然在这之前,我辛苦地码字赚钱,手里也算是有点余额,但一下子拿出十几万动个手术,还是震惊到我了。而在来京之前,本地的医生告诉我们,这类病例,国家已经出台了优惠政策,如果是做常规手术,基本就是实报实销。

两种选择,何去何从?我下意识地喃喃了一句:“机器人微创怎么这么贵?!”专家见怪不怪,把常规手术和微创手术的区别,又认真地讲解了一遍,让我们自己选择。

关键时刻,一向抠门的孩子爹掷地有声地说:“这还需要迟疑吗?咱就用机器人做微创手术!只要人能少受点罪,钱算什么?有人才有钱,没人要钱有什么用?!”

在这之前的岁月里,我和孩子爹曾经为了各自的消费观,闹过许多矛盾,他在经济上的抠门和控制欲,曾经让我愤怒不已、痛苦不止,但这次他的表现却出乎意料。用他的话说,平时过日子要有点打算,不能花钱如流水,该节省的时候节省,该用的时候也不要心痛。在这之后的岁月里,每当我又被他的抠门做派气到无语之时,这一幕立刻浮现在眼前。

回家等待做手术的日子,度日如年。内心非常焦虑,却不能痛哭流涕,在眼泪都不敢随意挥洒的年龄,哭喊更不能发出声音。那段时间才真正体会到,能够放声大哭尽情倾诉的,不是最残忍的苦楚,真正的痛苦是明明心如刀割,却不能把痛楚表现出来。这件事,我一直瞒着年迈的父母。我知道,对于父母最大的打击是什么。我也是做了母亲的人,女儿小时候,偶有感冒发烧,我都心疼不已,恨不得替她受罪。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我作为父母的长女,一直是他们心里懂事、孝顺、任劳任怨的孩

子。我在他们欣赏的目光里长大,他们以我为傲,即使我什么都不是,依然是他们心头的骄傲。而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作为长女,即使天生柔弱,也要以柔弱之躯,承担改变家族命运的使命。我的父母本就是普通之人,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年迈后,更是以长女为中心。我不能让他们提心吊胆地过活,让父母为我的身体担忧是这世界上最不可以饶恕的事情。

只是,我一直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放心,想不通为什么会得这个病?那些日子,我苦思冥想,一遍遍地梳理着自己得病前的蛛丝马迹。几十年,积攒了太多的记忆,一桩桩,一件件,事无巨细地回想。

记忆中,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我的父母有着普通农民的朴素和善良,也有着普通农民的局限和狭隘。要强的母亲,懦弱的父亲,整天在打打闹闹中过活,几次差点离异。我虽然还小,但已经懂得了事情的严重性,过早地懂事听话,尽量不添乱,但还是阻止不了他们关系的恶化。年幼的我经历过恐惧、无助、失望,都是一个人扛,不敢跟人说。印象中,父母每次大吵后闹离婚,家里都会来一拨拨的说客,而这些说客几乎都会提到年幼的孩子。我每次都躲到角落里,默默地掉眼泪,为自己的无能,为自己的无奈。在命运的掌心里,家庭不和的孩子几乎都是一颗无辜却没有还手之力的棋子。

父母的关系随着家庭经济的改变慢慢缓和,但生活并没有轻松多少。妈妈习惯于勤劳和节俭,搬到城里后,依然要开荒地种粮食种蔬菜,家里人也不得闲,妈妈有关“穷争饿吵”的心得体会把我们绑架得密不透风。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开始靠笔杆子挣钱。摆弄文字时的焦灼、纠结、体力和心力的消耗,种种折磨只在自己心里,辛苦没有摆在明面上,别人看不到,年迈的母亲更感觉不到。她关心的是天干雨难下,菜地里的菜好浇水了;哪里哪里又倒出来一块空地,可以开出来种花生玉米。而对于收获和付出的劳动力是否成正比,她从未想过。我跟她沟通多次

无效后,就开始了愚孝。可以在上一天班后,马不停蹄地到菜园里,提着两只水桶到大口井里打满水,然后摇摇晃晃地拎着满桶水去浇灌蔬菜,而夜晚回到家里,还要绞尽脑汁地赶稿子。

怨恨过妈妈,但我清楚,妈妈是一时苦所以害怕一世苦,前面的苦造就的恐惧让她这辈子都不可能轻易走出来。妈妈一直习惯于从土里刨食,她对于自己乃至家人体力上的付出和牺牲,都认为是正常的,却没有意识到女儿的无奈和挣扎。

而我在这种家庭氛围的熏陶下,也希望有随时能掏出钱来的底气,一时不拼搏,心里就莫名地恐慌。作为农民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没有什么运气特别好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拼来的,所以我就希望自己的孩子不用那么拼,也希望自己的父母不用老受苦。其实,我最初在工作之余写作,只是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把迷茫和感悟用文字的方式写出来,动力是能陶冶情操提升自己。那时候感觉一进入文字,就把世俗的纷扰挡在了门外,就能痛快淋漓地抒发情感。但慢慢地,走得太快太远,忘记了为什么出发。这期间,我在一个有名的生活期刊连续多年发稿量第一,几乎每天夜里都要码字到深夜,有时候赶稿子忙碌起来,我将时间安排得简直连一根针都插不进去。我如同妈妈一样,只知道劳累付出,却忽略了身体也要保养。也许,在日复一日的操劳中,身体已经开始透支了健康?

我还反省,除了身体上的劳累,精神上的内耗也可能是诱因。几年前,曾经无话不谈的挚友得了绝症。有时候生命的脆弱和坚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健康的生命慢慢地油枯灯尽,却毫无办法。挚友的离去让我陷入了天翻地覆的疼痛中。那时候对生命失望,觉得人间太糟糕了,那么好的一个人,竟然会离去,这世间还有什么可靠的?

其实明白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悲伤逆流成河,让我久久走不出来。那时候,经常坐着发呆、看窗外,想象万事如云,没有一朵能抓得住,仿佛一切都是空。数次在抑郁的边缘挣扎,间歇性焦虑,不快乐,想逃离,具体逃离到哪里,自己也不知道。

我心里其实非常清楚自己性格上的弱点。特别敏感,容易感伤,可以捕捉到别人捕捉不到的情感变化,拥有强大的共情力和联想力,在写作上也许是一种天赋,但在生活中,却实在不是一件好事。这件事,我以为我会渡过去,但我做不到那么豁达,无边的思念总是让我陷入消沉和苦闷。折腾到后来,自己都生自己的气,为什么心灵困顿这么久?古人早就说过,抑郁可成疾。是不是那时候,健康就有了隐患?

等待做手术的日子里,我把许多需要处理的事情都一一做好,包括给资助的甘肃天水的学生打款。以往,我都是在年初给她打款,但这一去,吉凶未卜,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做这些,我不想留下太多的遗憾。资助的学生,收到款后,照常给我来了信息,祝福我好人有好报,我一下子崩溃在这句话上面,一个人在家里哭得肝肠寸断。挚友离去后,我曾经觉得死亡也不是那么可怕,甚至以为,当生命终结的那一天,会视死如归。但现在明白了,人之所以怕死,不是怕自己离去,而是因为世间还有太多的牵挂和心事。我不知道,如果我有不测,我的女儿是否也会被这个世界善待,我能想象得到,如果没有了妈妈,这个娇弱单纯一直未染尘世恶习的娇娇女,会是怎样的绝望与无助。我是多么地希望能多给她一些母爱,我是多么地希望能亲自看着她结婚生子。如果女儿出嫁之日,没有亲生妈妈在身边,她会有多么的无助和遗憾。我生了她,却让她这么小就经历了恐惧、担忧、无助,这是为人母的失职。联想到这些之后,我更加后悔自己对身体的忽视。我暗暗发誓,如果上天还给我活着的机会,我会为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好好善待自己。

手术的前两天,我进了病房。看到那些病友,想象他们曾经都是有血有肉活力四射的,可是他们都经历了什么,背后都有着怎样的故事,被送到这里来任人宰割呢?!困于冷冰冰的手术床上等待打麻药时,我又开始簌簌发抖,上下牙齿又不受控制地打架,忽然想起了一句话:任人宰割的羔羊。这句比喻又让我破防了,默默地躺着泪如泉涌。泪眼模糊中,眼前似乎有很多门,但一扇也打不开。我一边为

即将到来的手术恐惧,一边为太多的牵挂而不安。这一刻,没有感同身受,没有同行者,无论身边有多少亲朋好友,无论多少人爱护和心疼你,这条路只能自己咬着牙坚持走下去。以前总认为生与死之间存在着很宽的界线,但这一刻忽然想,把两个世界分开也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只是,死去的人也未必能得到安息,人间有那么多的心事未了,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都要承受折磨。

在手术室里总共待了九个多小时,七个多小时的手术,我好像睡了长长的一觉。手术室外,等待的家人们都心急如焚,据大姑姐说,从我进手术室后,孩子爹就保持一个姿势站立,期间滴水都未进,和他说话也没有回应。直到手术后,医生出来告知:“手术很成功,病人麻药劲还没有消,还需要在里面观察一个小时。”孩子爹才如梦初醒,他嘴里说着“谢谢,谢谢”,眼泪鱼贯而出,人一下子就瘫坐在椅子上,不想动了。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无论男人女人,肩上的担子都很重,我们都输不起。

所幸的是,体内的肿块是良性的,我看到活检报告的那一刻,心才真的放到了肚子里。后来得知,就在我动手术的那一天,我妈妈晚上做梦,梦见我脸色发黄,很瘦很瘦,人特别憔悴。其实临来北京前,我对她谎称要去外地参加笔会,可母女间的心灵感应就是这样奇妙。在这一刻,我更加庆幸,我还活着!我还可以为我的父母尽孝!!为人儿女,如果保证不了为父母养老送终,这真的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与无奈。

这次虚惊后,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生病是上苍对俗人的警告,你用心反省,找到原因,不断地改进,身体才会向着好的方面发展。警醒后,我逐步把生活作息调整到良性轨道上,也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身体。出院后不久,我常年供稿的那家杂志社就开始催稿,几乎是下意识地,我又想用“稿酬很高”来说服自己,但发现它在我心里已经失去了光环。这背后付出了太多,健康、心情、家庭关系,已经不是这笔收入可以平衡得了。我很尊重的一个前辈也说,取得很大的成绩固然可喜,但取得了成绩还没伤到身体,才令人佩服。

人到中年,操劳的事太多,一睁眼便感到紧绷。以前,我会事无巨细,什么都不想放下。现在知道了,世界上的钱是挣不完的,但生命是脆弱的。事情有轻重缓急,忙不过来的时候,可以把不重要的缓一缓再做。

以前,我在文字里头头是道,但我的伶牙俐齿只体现在文字里,现实里一生气就张口结舌、语无伦次,有理也说不清,索性闭嘴不言,假装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人,但其实自己非常憋屈。痊愈后,想开了,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郁闷和烦恼,许多时候,有理就得刚,不能憋在心里生闷气,心里有太多的委屈发泄不出来,身体总会自己找到突破口。

以前,我很喜欢为亲友姊妹的事情奔波,当自己做不到时就会特别自责,痛恨自己的无能。现在,也想开了,世上有那么多不确定的事情,尽自己能

力范围做好就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渡口,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反而更容易开心充实。

以前,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总是很在乎别人的评价。我对周围的任何一个人人都倾尽所能的好,凡事追求完美,痊愈后,遇到过分操心的事情,就反思自己是否有这份能力,能放下的事都放下,不为难自己。

痊愈后,也经常会感伤会思念,但是一旦发现自己有消极的情绪,就立马打住,转移注意力。人生苦短,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使命,没有人会永远陪伴、呵护你。深爱我的人也不会希望,我的余生都被消极的情绪所左右。

每天起来,都是崭新的一天,能健康地活着多好啊。



远 方

于诗斌

回望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有的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溜之乎也,有的也淡化得模糊,但我就读于文登九中(张家产中学)的一段过往还经常浮上心头。

1960年,我考入文登九中,是建校后的首届学生。

我们班在学校的西北角。站在教室外,放眼西方,高天、小河、山岚、平川,历历在目。

课间休息时,教室外西山头的一块空地是我们男生的天地,我们在那里嬉笑打闹,尽情地放松课堂上紧绷的神经。有时我们中的“小博士”会兴致勃勃地八卦一些趣闻轶事。记得有个同学说,年长的邢老师,在解放前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他起草了昆崙山起义宣言。之前,在我的印象中,邢老师是一名普通的老教师,穿着随便,还有点邋遢。自从知道了邢老师的这段历史,我对他特别敬重,很爱听他的历史课。我不善言辞,是说笑天地的局外人,但对类似的八卦感兴趣,屡听不厌。学校西南方的远处是一道平川,两边是丘陵。平川里散落着一些村庄。当晨曦初露或晚霞降临时,炊烟袅袅,雾气氤氲,村

庄、田野,全都若隐若现地笼罩着一层薄纱,真似缥缈的仙境。我常想,什么时候能够远足这里,揽胜于怀,该是多么欣慰的事!

学校的正西方是因寺桥村,村西的远处是一座较高的山岭,南北走向。初中三年,我有不少时间和情感是和这山结缘。闲余的时间,我常常注目眺望,看着对面山坡上那片茂密的树林、模糊的灌木丛、裸露的岩石浮想联翩,构想一些美或不美的故事。

金风吹拂,万里霜天,果实累累的秋天不必说;

北风劲吹,漫天飘雪,银装素裹,千里冰封的冬天不必说;

熏风习习,暖意绵绵,细雨如油,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春天也不必说;

我钟情于一切的一切都繁茂茁壮、活蹦乱跳的夏天。

盛夏时节,艳阳高照,雨水丰沛,植物的光合作用发挥到极致,它们茁壮生长,用压抑不住的力量繁荣着大地。

盛夏里,那道山岭变戏法似的郁郁葱葱起来。

绿茵遍地,肯定是密密匝匝的草丛、低矮的灌木,你拥着我,我挤着你铺就的。

我的想象生出了翅膀,恣意翱翔于天地之间。我想,那茂密的草丛和灌木应该是野兔、山鸡以及其他小动物、昆虫们的天堂吧。那里可以庇护着它们,免受掠食者的侵扰,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放心大胆地说着甜蜜悄悄话,繁衍子孙后代。

自然界没有掠食者该多好。万物和谐相处,各自本着种群的生存之道,生息繁衍。造物者偏偏造出另类来平衡生态。生物学家讲的“物竞天择”,是滴着殷红的血的理论。人类也有另类,他们闭着眼睛寻找理由、编造种种借口去侵略、奴役别的国家。人类遭受的战争劫难太多了。

山腰那片茂密的树林,远远望去高出地面许多,可以想象树木的高大、挺拔、粗壮。树冠连成一片,遮天蔽日,如巨大的伞盖庇护着炎炎夏日下的生灵。盛夏里的这片树林,是神秘的、魔幻的。

早晨,太阳爬出东边的山,它的光几乎垂直地射向西山的那片树林。树冠下有了光亮,树干隐约可见,挺拔、傲气;其他的景物若隐若现、似有似无、模模糊糊,这是朦胧的美。课本里学过《小石潭记》,我想这里会不会也有个小潭?潭水清澈见底、鱼戏游人;小潭周围鸟语花香、祥和静谧;远处溪流潺潺,乐韵入耳。这应该是神仙的住处吧!

中午,阳光几乎直射,浓密的树叶遮挡了光线,远望过去,树林里黑黝黝的,少有光亮。此时的山林里会上演些什么故事呢?有没有妖魔鬼怪兴风作浪,有没有神兽巨蟒出没,有没有狐仙或黄大仙和憨厚的公子上演凄婉的故事?听说这山的不远处有一座豹子山,应该有不少动人的传说吧。我小时听了不少灵怪故事,面对此景把它们想象到这丛林里是自然的啰。

到了下午和傍晚,山岭遮挡了阳光,没了光明,直面那片树林,显得幽暗恐怖。别让丧气替换愉悦,只好不理它。

下了晚自习,走出教室,向右拐,第一眼看到的是横在西方的山,如一头狰狞的巨兽蜷卧着,我总是加快脚步走向宿舍。因为学校刚建,没有围墙,四面敞开,孤零零地处野外。学校又建在一座寺庙的旧址上,四周环山,在漆黑的夜晚好像处在巨大的黑洞里,我心生胆寒。

盛夏里,远方的山林时常在我的脑海里演绎着大同小异的故事。

我的年龄增长,学识增多,见识也在变化,但唯有一点没变,那就是仍显稚嫩的对美好的憧憬、向往没有变。现在回味当初的情景,心里仍然是甜甜的。



行走在秋天的田野

于秀芬

季节轮回,变换有序。几场连绵的秋雨送走了热情似火的夏,色彩斑斓的秋便不约而至。金秋十月,秋高气爽,随着秋意渐深,凉意渐浓,田野间的山川河流树木也因不断变化而异彩纷呈,又到了一年之中最美的赏秋时节。

赏秋需走进大自然,走进田野。看吧,高远湛蓝的天空上,洁白的云朵轻舒漫卷,来去自如,金色的阳光穿透云层,仿佛给它镶上了一道耀眼的金边,亮得晃人眼,大雁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挥舞着有力的翅膀翻山越岭穿过云层飞向远方。远远望去,山坡树林、层层梯田间虽然没有夏季葱茏葳蕤的旺盛繁茂绿色,却在不知不觉间换上了五颜六色的彩装。金黄的银杏林,火红的枫树,半黄半绿的国槐……地面上铺满了厚厚的落叶,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细微清脆的响声。茂密的树林更是鸟儿们的天堂,它们各自觅食、飞舞、跳跃,叽叽喳喳欢唱着,喧声鼎沸。

不远处的山坡上是一片果园。红彤彤的苹果、成熟的板栗早已压弯了枝头。清香远溢的金帅,甘

爽多汁的红富士,酸甜酥脆的小国光,品种繁多,一筐筐苹果整齐地摞在宽敞的大路旁,散发着怡人的香甜气息,娇艳的色彩映红了半边天。布满尖利锋芒的球形板栗壳早已高兴得笑成了三瓣,深咖色的大板栗自动落在地面上。正在摘苹果板栗的大姐们发出了一阵爽朗的欢笑声。

庄稼地里更是一派丰收的景象:笔直的玉米秸秆怀抱着结实的玉米棒,玉米绒干枯成焦糖色,饱满的玉米粒冲破玉米壳的层层包裹崭露头角,好奇地张望着这个秋天,长长的红薯藤蔓下,隆起的地垄难以遮掩隐藏在土里的大红薯,地面上涨开了许多条长短不一的裂痕。一镢头刨下去,大红薯纷纷从新鲜的泥土中一跃而出,那层娇艳的薄薄的胭脂红更是赏心悦目。大豆田里,粗壮的豆秸秆上豆叶也全然落尽,肥胖的半开半合的豆荚里住满了圆滚滚的豆粒,轻轻摇动,金黄的大豆纷纷从中一跃而下,煞是喜人。

地堰子上将近干枯的茂密草丛里、攀附的灌木藤下,依然散布着盛开的五颜六色的山菊花、牵牛

花,更有许许多多常见却叫不出名字的野花,有的花萼低垂状如倒挂的金钟,有的如菱形的宫灯,它们并不因为人类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而自卑气馁;即使是朗朗晴日,秋虫们依然争先恐后地亮起嗓门,以天为幕,山野为台,倾情而歌,唱出各自心中为秋季专门谱写的赞歌,它们曲调或高或低,曲音或急或缓,八方来音,纵横交集,汇成一曲恢弘厚重的天籁之音,款款深情,声声悦耳,陶醉其中,不能自己。行走在秋天的田野,温煦的阳光照得人心里暖融融的,清新的空气中流动着各种干草的芳香气息。山脚下,一湾秋水倒映着天光云影,哗啦啦地唱着欢快的歌谣奔向远方,仿佛从来不知道疲倦。河边是西洋参园,西洋参早已获得中国地理标志商标的殊荣。昔日笼罩在大片参畦上神秘的黑色遮阳网棚早已撤走,清除参苗和麦秸秆,展露出干干净净的参畦,起参机轰隆隆开过后,生长在沃土里的白白胖胖的西洋参,带着鲜参特有的苦中带香的气息密密麻麻覆盖在地面上,一条条装满西洋参的编织袋骄傲地散布在参田里,凉爽的秋风里吟唱着丰收的喜悦。

赏秋,爱秋,还因为我有幸出生在明媚阔朗的秋季。

那年金秋十月的一天早晨,父亲拿着账本正准备到生产队分苹果,此时我出生了。村里老辈留下的规矩,只要是没有开秤前出生的新生儿,都可以分到当年的人均劳动果实。爷爷让父亲赶快申报户口,可名字还没有想好。邻居老太听到后,高兴地说“孩子刚出生就能分到苹果,多幸运啊,就叫“分”吧。”考虑到“分”字不适合作为女孩子的名字,父母就在“分”字上加上一个草字头,于是就有了我的名

字。从我出生的那一刻开始,便注定了今生今世与金秋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

秋天,农田里所有的农作物颗粒归仓后,强劲的西北风横扫山野,树木枝干上的叶子被抽干最后一滴水分,寂然旋转飘落,山间的野草逐渐枯黄后,纤细的草茎被拦腰折断,参差不齐,也以匍匐行进的姿势再次回到曾经给予它生命的大地的怀抱,和残存的叶片一起被卷落到道路旁边的沟壑里,辗转为泥尘,但它们孕育出来的健康饱满的种子,在来年春天继续发芽生长,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土地滋养了世间的万物,而万物又给予人类生命所需要的各种养分,宽广无垠的土地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永恒家园。广袤的田野中挺拔的树木、盛开的花朵、柔软的草丛,带给我的不仅仅是视觉盛宴、美好的享受,更有心灵上的深深震撼,那是对待生活的一种热忱与赤诚、一种自信和勇敢。每一片田野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株草木都有独特的柔软与坚韧,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我找到了无穷的灵感与力量,找到了来自草木的启示与蕴含的情感。

三毛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伤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空中飞扬;一半散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行走在秋天的田野,心中充满着感动和对大自然的敬畏。既然秋物象与风骨早已深深地镌刻并流淌在我的血液里,那么就和草木一起勇往直前吧,只要能够活得纯粹与通透,只要能不断地充实丰盈自己的内心,保持心灵的净澈与芬芳,此生无憾。

行走在秋天的田野,一阵秋风从眼前飞快掠过,草木们你拥我挤发出嘻嘻哈哈的欢笑声。

那时散学归来晚

周 霞

—

我的家在村子中央那个长长的巷子里，巷子的尽头是一条横贯东西的主道，道南有一个近乎椭圆形的池塘，池塘四周种了很多树，有杨树、榆树、槐树、柳树等。池塘南面就是我们村的小学堂。

我终于可以像哥哥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了。一走出胡同，就看见池塘，池塘西侧是杨树林，树林前面是人家。池塘西边还有一片枣树林，一条羊肠小路。那些枣树太小了，细细的，虽然高过我的头顶，可是不记得结过什么枣子了。走近道的人太多了，在枣树林中踏出一条小路，硬硬的，光溜溜的，几乎不起尘土，像一条飘动的玉带，蜿蜒，灵动。小路东是茂密的刺槐，防止人们滑入池塘。我们就在这片枣树林里七扭八拐，去往小学堂，在路上走着，经常一抬手就能扶到一棵树干。

最惬意的是放学时独自一个人走在这条小路上。离家远的同学都早早离开了，只有我们几个离家近的，打扫完卫生摆放好桌椅再回家。哼着歌走

在小路上，能看见很多人家的烟囱里升起了暖暖的炊烟，夕阳的余晖透过斑驳的树枝洒在我的身上，我像一条快乐的鱼儿，穿行其中。

记忆最深的，是那次上错学的事。

那晚，我睡着睡着忽然就醒了，迷迷糊糊的，看到窗外透进来明晃晃的光，一下子没了困意，这是什么时候？这么亮了，该上学了！可是，我怎么在家睡觉呢，而且父母也在睡觉？我摇醒母亲，埋怨她怎么不叫我上学，母亲翻了个身，说这是晚上，可是晚上怎么能这么亮呢？我听不进母亲的话，母亲也不再管我。

急匆匆到了学校，自然是被拒之门外，我就寻思，是放学了吗？为什么天既不像白天那么亮，也不像往日的夜晚那么黑？那时，我好像没注意过朝阳是啥样，夕阳也总是被挡在村外，我见过夜里的星空，却从没见过像那晚那么特别的月光。我从没见过那样宁静广袤的光，我不确定那是白天还是晚上，心里很迷惑。

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人静静地走在那条蜿蜒

的小路上。村子里,连声狗吠也没有,半明半昧的枣树林里,疏影参差。那个懵懂的小女孩第一次看到那么皓大的月亮那么澄澈的月光,虽然当时她并不确切地懂得如何去辨别那些光。

回家后我再也睡不着,就那么静静坐等着,看天色如神秘的墨色一样缓缓流淌着,明亮着,然后逐渐暗淡下去。天又黑了,慢慢地,又一点点明亮起来。母亲开始起床做早饭,我这才回到现实中来,原来,在月光如水的夜里,我误入了一条梦境般的月光路。

从此,那晚的月光,一直洒满我的内心深处,蓦然回头,总觉得自己一直浸在那如水的月光里。后来读到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马上就想起了那晚我的月光路。

二

村子里的小学堂只有一到四年级,上完四年级,同学们就分散到不同的学校去了。

我要到三里外的村子上学,早饭后带上中午的干粮,在学校煊一煊吃,晚上放学后才能回家。

上学时要经过一片一片的庄稼地,有玉米地,棉花地,小麦地……曾有女孩子在庄稼地里被人欺负过,因此大人们总是告诫上学的女孩子,无论是上学还是放学,一定要结伴而行!我于是总是跟在邻居环姐姐和她的同学后面。环姐姐就住在我家后面,我常常去她家玩。

夕阳西下,散学的孩子们三五成群,踩着地边的羊肠小道,穿过一片一片庄稼,往家走去。记得路边总有大片大片的茅草和野花。一群孩子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我说话比较少,和比我大的姐姐们在

一起,好像也没我插嘴的份儿。有时走着走着,后面会“飞”来几个男生,尖叫着呼啸而过,引起女生一阵尖叫,然后是叫骂,接着是哄笑,眨眼间,男生早已扬长而去。

放学的路上总回荡着女生的叽叽喳喳声,有时如虫鸣窃窃私语,有时又聒噪得很,惊飞地里的麻雀。她们会谈论哪个老师的裤子前开门忘了系一粒扣子,议论班里哪个同学喜欢谁,也会说些织毛衣的事。我还是那时候跟环姐姐学的编织呢。

同行的姐姐中,有个皮肤黝黑的姑娘,走路大撇脚,就是“外八字”,她住在村西头,我忘了她的名字,可她的笑容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年秋天,一个晚霞漫天的黄昏,放学后我们没有马上回家,因为不远的村子里晚上放电影,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放学后就踏着夕阳的余晖向那个村子奔去。

路很远,大概有十来里路。我们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忽然发觉那个黑丫头不见了。我们正在疑惑时,她竟从一片地里钻出来,满脸是笑,手里还举着几块地瓜,地瓜上还带着新鲜的泥土。

哈,原来她是去偷地瓜了!

那晚放的电影是《白蛇传》,这部电影我们已经看过好几遍,附近哪个村子演都会跑去看,还是看不够。我们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电影,一边啃着地瓜,互相对望一眼,然后会心一笑,接着看电影。要不是有那块地瓜垫底,那么晚了还没吃晚饭,还真是饿呢,虽然刚挖的地瓜有些艮,仍是觉得好吃。

后来,环姐姐初三毕业就务农在家,我要到更远一点的地方上学了。

再后来,课业越来越重,烦恼越来越多,上学的路越来越长,我的童年就渐渐远了。

与婆婆相处的日子

诗 音

2022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新年伊始,新冠疫情就肆虐了一个初春,我家先生和儿子都奋战在单位抗疫一线,昼夜坚守抗疫阵地。经过大家一个多月的共同努力,终于让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一家人总算可以团聚了。

春暖花开,艳阳高照,人们总算能松一口气逐渐走出家门,去吸吮新鲜的空气。转眼间到了“六一”儿童节,一个噩耗突然传来,八十八岁的公爹因病去世了。老人家是老共产党员,年轻的时候当公社干部,后来回村当村书记,凡事都要争个光彩,好面子,自尊心很强,对晚辈也是严格要求。他的人品得到了全村人的好评和尊重,在十里八乡威望极高。

老爷子一辈子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如今曾孙子也上了幼儿园,也算是完美人生吧。

八十七岁的婆婆身体还算硬朗,儿女们孝顺,非要让婆婆享享清福,五个兄弟姊妹决定轮流伺候,不让婆婆再干半点活儿。

婆婆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娇小的身材,长得完全可以跟电视剧中的丑娘相媲美,不过在村里从没听过有人说她半个不是。婆婆16岁时就嫁给了公公,公公当时是公社干部,身高1.75米,长得英俊帅气。我与我家先生结婚三十多

年,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初长得那么帅气又知书达礼的小伙,偏要娶婆婆为妻?

年前,我家先生亲自开车去老家把婆婆接到了我家。我这人有个穷讲究,进屋必须换内衣,换拖鞋,外衣只能挂在门口的隔离区。老婆婆进门前,我早就在门口等候多时,把该换的衣服和鞋子都摆在面前,由于坐车时间有点长了,我也就不能勉强婆婆马上去洗澡,先换好内衣拖鞋,坐沙发上休息休息。

卫生间里的洗澡水我早就备好了,婆婆先休息,让我家先生先去洗澡换洗衣服。等我家先生洗好了,我就领婆婆去卫生间洗澡,怕婆婆累就找个凳子坐下淋浴,然后帮她搓背,直到把婆婆洗得舒舒服服擦干净身体,换上新内衣拖鞋,再带婆婆去大床休息。床上被褥都是刚换洗干净的。

可是婆婆不用我给她准备的被子,偏要用从老家带过来的自己的厚被子。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那床被子是老爷子生前和她共用过的被子。忽然想起一句歌词:“喜欢你身上的味道。”此刻,我突然心酸了。

因为有洁癖,我又接受不了这床被子。于是,我跟我家先生商量把这床被子拿去轧棉花店里,重新翻新一下。当时婆婆没有说话。

我去店里一看,由于过年,店铺已经关门放假了。唉,没办法,只能让婆婆先这样用吧。

婆婆是个从不惹人烦的人,吃饭问她喜欢吃什么,她总是说吃什么都行,从来不点菜,就是问一百句,她也还是那句话:“吃什么都行!”不挑食其实也挺好。于是我就按照大家的口味做饭,知道婆婆喜欢吃的,比方说牛肉、驴肉等,就多做一些这类东西。我们这里海鲜多,肉大肥美,开春季节正是吃扇贝、海虹、牡蛎之类的最佳时机。我想让婆婆尝尝鲜,就特地去市场买回来各种各样海鲜,变着花样做给她吃,可是每当做好的海鲜端上饭桌,婆婆总是不屑一顾,让她尝尝也不肯。一个也不吃。理由是:贝类肚子里有屎,不吃!让她吃鱼,她说:“不吃!”我问:“为什么不吃?”她说:“吃中药不能吃鱼。”我看了婆婆每天吃的药,除了降压药,就是肾骨片和美洛昔康。这些药不用忌口的。我好说歹说总算说通了,婆婆这才开始吃鱼了。

我喜欢吃玉米饼子,偶尔也做几次玉米豆面饼子,还打进去几个鸡蛋。因为我家先生不喜欢吃这口,所以我就准备两样饭,有饼子,也有馒头。婆婆总是先去拿玉米饼子吃,我以为她喜欢吃这口。后来我家先生问婆婆:“你喜欢吃玉米饼子吗?”婆婆说:“不喜欢,一辈子不吃也不想!”“那你为什么不吃馒头?”我问。婆婆说:“馒头好吃,留给你吃。”我的天啊!原来是这样的啊!我家先生接着说:“你知道这玉米饼子里面有多少好东西?鸡蛋、豆面、牛奶,这是她(指我)最好的一口。你不喜欢饼子可以吃馒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在婆婆心里,她认为不好的东西必须自己吃,好的东西得留给孩子吃。

婆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别无他事。我和先生各忙各的,看着婆婆东屋走西屋进,要么就是坐在阳台上享受阳光浴,要么就是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发呆。我心想这也不是个事,得让婆婆活动活动,于是,教给她套圈。刚开始她不会套,扔两次不进,就不玩了。看得出婆婆自尊心很强,再让她套圈就是不套,“不会!不会!”摇头晃脑就是不干了。好吧,我也不能勉强。

第二天,我突然发现婆婆自己在偷偷练习套

圈,还生怕我看见。当她套进去了两个时,我明显看到她十分高兴的样子,于是就走上前去夸奖她一番。接下来,婆婆有了信心,每天都坚持套圈,最多一次可以套进去六个,我边给她录像边加油鼓掌。婆婆高兴得开怀大笑。

通过这点小事我发现了婆婆特爱面子,自尊心很强,所以此后我的说话声都降了两度,生怕婆婆起疑心。

可是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婆婆还是忍耐不住了,住了半个来月就开始嚷嚷着要回家。我家先生也看出来了,整天闲着没事干,婆婆躁得慌。于是他从网上买来十字绣鞋垫让婆婆帮忙绣,目的就是让她解躁,也可以同时锻炼手脑。婆婆针线活儿是把好手,剪窗花、扎纸花,都能挣钱了。可能是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使,怎么教给她十字绣也学不会,这下子惹祸了,婆婆坚决不住了,非要回家,学不会十字绣是对婆婆自尊心的极大伤害!

春暖花开,我说带婆婆出去遛弯看看美景。一路上,婆婆什么都感到新鲜,跟孩子似的,我开心地帮她拍照,她也开心地配合。

可是下一次再带她出去遛弯,她怎么也不想去。问她理由,她说出来让我大吃一惊!婆婆说:“不出去!出去给你丢人!”这是咋了?怎么还丢上人了呢?我说婆婆:“你看你多漂亮啊,又干净又利索多好啊,丢啥人呢?”婆婆说:“啥也不懂,咋不丢人?”“这又没人说你不懂啊?!”“咋就不懂呢?唉!”婆婆虽然不识字,可是做人的原则绝对杠杠的,在她心里就是不能给人添麻烦,包括子女。

婆婆家也是四世同堂了,一大家子四五十口子人,每逢佳节都会团聚,得摆上好几桌。进婆婆家已经快接近四十年了,一大家子从来没有谁跟谁红过脸,没有人说过一句粗话,都是互相谦让着,是非常团结和谐的一家人。这份功劳离不开公公婆婆的以身作则,是他们相濡以沫夫妻恩爱,带给儿孙们榜样的力量!

这次婆婆在我家住了四十天了,我们都想让她多住些日子,起码住到“六一”时回去给老爷子过周年,想等天暖时可以带她多出去走走转转。可是

她非要嚷着要回家，我知道她不是想那几间房子，是想房子里的味道，老爷子的味道。她说她要回家给老爷子扎摇钱树。年轻夫妻老来伴，公公婆婆一起走过了七十多年风雨人生，这是多么难得恩爱的夫妻啊，何况他们一辈子没有吵过架。公公的突然离开，让婆婆怎能不失落呢？我理解婆婆，孝顺，就是顺着父母的心愿，让婆婆自己随心所愿吧。趁着老四的闺女结婚，我们顺便就把婆婆送回老家了。

家里的四间房子也是当初老爷子为我们盖的，因为我们在外地工作生活，所以房子自然就给公公婆婆住了。老公姊妹五人，自打结婚当年就开始出钱给公公婆婆赡养老人，每年我们出的钱都是其他弟兄的两倍多，因为老公不在父母身边，只能多出点钱来补偿这份孝心。

回到家的婆婆就跟孩子似的，就喜欢轮换住，每一家都去几天，是啊，十根手指都连着心哪。

端午节前夕，趁着回家给老爷子过周年，我家先生又把婆婆接了回来。这次过来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了，大热天的，我必须带婆婆去外面澡堂子洗澡，有专人给她搓背，婆婆说可舒服了。

早晨婆婆起得早，晚上睡得也早。为了不影响婆婆的生活习惯，我们也只能配合婆婆，也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清晨五点钟，我就带婆婆去楼下的小公园遛弯散步，我家先生在家做早餐，走上二十来分钟回家吃饭正好。

让我奇怪的是，大热天，婆婆竟然怕冷，不让开空调。我把家里最大的卧室腾出来让婆婆住，睡觉的时候，她还总要盖上小薄被子。不开空调那就必须开窗户，然而到了晚上婆婆却总是把窗户关上。每次早晨起来去打扫婆婆房间的时候，总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袭来，让我做呕，很不舒服。于是我就嘱咐婆婆，晚上睡觉不要关窗！连续说了三四天，她才算记住了。

有一天，我发现婆婆用手抓肚皮，上前一看，吓了我一跳，天啊，这不是捂出来痱子了吗？你说大热天的不让开空调也不开窗户，还要盖上被子睡觉，那不捂出来痱子才怪呢！于是我慌忙找出痱子粉给婆婆涂上，并且嘱咐她不要再用手抓啦！经过一周

反复涂抹痱子粉，婆婆的皮肤终于好了，不再痒了。

俗话说：“人老珠黄”就跟孩子似的。难道岁数大了，就连基本的常识都能忘记了吗？也许都怪婆婆没文化，真可怕啊。

早在公公在世的时候，就听婆婆说过，街坊四邻老人都被孩子接走了，只有他们一大家子经常回来“祸害”他们。一大家子逢年过节凑在一起，得摆上四桌。是够“祸害”人的了。婆婆的言外之意，就是希望他们也被孩子们接回自己的小家里伺候他们。如今公公走了，婆婆如愿以偿了。可是轮流住孩子家，她真的幸福吗？我觉得这并不是她想要的结果吧？尽管儿女们再怎么努力去照顾，也不如自己有个独立的空间自由啊！

婆婆今年八十七岁了，的确是老了，按照她的话说，就是忙了一辈子，也该享享清福了，啥也不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发呆，这样的日子有意思吗？我尝试让婆婆学着做点事，比如弹琴，绘画。婆婆的头摇得就跟拨浪鼓一样，坚决不学。她没事就坐着发呆，结果把腿坐肿了，还不知道咋回事。我只好晚上睡觉时给她垫上枕头，睡了一晚就消肿了。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拿出更多时间陪婆婆出去走动，可是大多时间都被她拒绝了！我彻底没辙了，只好顺着婆婆吧。有一句话说：“孝顺，就是要顺着老人的意愿。”

跟婆婆相处的日子，让我更多体会到，人老了真的会很难，假如自己的身体还行，只要能做口饭吃，绝对不能依赖子女来伺候。不能轻易住到子女家里，首先老人身上都有一股味道，这股味就是子女不喜欢的，任凭你再怎么洗澡也不行，也是有味。我们也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看到婆婆的样子，也会联想到自己的晚年生活。人啊，活到老，就要学到老！不能像我婆婆那样认为“老了就该享清福，享清福就是啥事也不干，只有发呆。”这是幸福吗？

我个人认为，除非老得不能动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即便是请护工照顾，也不能完全指望子女，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不能轻易打扰孩子，不能唯老独尊，做一个优雅的老人，这才是对子女真正的爱！

七月的舞台（外一首）

宋吉英

风
从火炉里窜出来
总在老地方徘徊
登陆着
七月的舞台

蝉
声嘶力竭
鸣叫着酷暑的悲哀
声声唱
不想再来

蜻蜓
在荷花的影子里点水
上躲七月流火
下怕恶鱼偷袭
万般无奈

人们
大汗淋漓
透湿脊背和前怀
没有心思搭理衣服哟
不怕把芭蕉扇摇坏

唯能将信念
掺着汗水挤拧下来
滋润着脚下的苍绿
舞出秋的预期

秋 蝉

穿过昨夜泥土的余温
脱去蝉衣
追忆长征的精神
本想高歌一曲

可你来得太迟
对着秋日
哭诉自己短暂的生命
凉风习习
最怕瞬间的秋风
卷走你的身体

来世不易
金钱和地位
你全都抛弃
面对着老树皮
如一堵墙在考验着自己

大事记

一、文登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暨纪念改革开放 45 周年书画大展赛

6 月 30 日上午,文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暨纪念改革开放 45 周年书画大展赛”启动仪式在区市民文化中心举行。

此次大赛共收到书法美术作品 457 幅,经过评审,最终评出书法类获奖 178 幅,美术类获奖 78 幅,书法、美术入展作品 96 幅。

二、庆“七一”古今书画精品收藏展在博展中心举行

7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文怀诗书·艺藏流年”文登收藏家古今书画精品收藏展,在文登博展中心举行。

此次展览文登众多收藏家中遴选出古今书画精品佳作 102 幅。

三、文联举办许晓《方寸之间》篆刻公益讲座

7 月 1 日,许晓《方寸之间》篆刻公益讲座,在文登学艺术馆举行。许晓为开发区小学美术教师,他从印章的历史、印章的材料、印章与篆书、印章的审美、谈现代篆刻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讲座。

四、庆“七一”朗诵音乐会在市民文化中心举行

7 月 2 日上午,区文联、区朗诵协会在市民文化中心 4 楼演播厅联合举办了“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朗诵音乐会。

五、“爱舞者·艺起来”公益培训走进葛家镇赤

金泊村

7 月 2 日上午,由区文联、区舞蹈协会举办的“爱舞者·艺起来”公益培训第四站,走进葛家镇赤金泊村开展扇子舞、大鼓的演艺技能培训活动。来自赤金泊村的舞蹈爱好者 30 余人参加了培训。

六、文登区第二届“文登学”艺术展——“青绿山水·乐享文登”美术作品主题开展展

7 月 16 日,由中共威海市文登区委宣传部主办,文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登区教育和体育局、文登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文登区美术家协会、文登区博物馆协办的文登区第二届“文登学”艺术展——“青绿山水·乐享文登”美术作品主题展,在文登区博物馆三楼展厅开展。开幕仪式上,王焕波、于仁祝、于昌伟、孙玉亭、王柏亭、姜君丽等美术家代表为文登区博物馆捐赠多幅优秀美术作品。

此次展览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漫画等类别共 90 余幅。

七、“清廉文登”廉政漫画展在峰山公园文登学艺术馆开展

7 月 16 日“清廉文登”廉政漫画展在峰山公园文登学艺术馆开展。本次展览由文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于昌伟漫画工作室协办,共展出于昌伟漫画作品 60 余幅。

八、书法进夜市 文化惠民生

7 月 17 日晚,区文联组织文登区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们开展“书法进夜市,文化惠民生”活动。在位

于文登城区市中广场西侧的“书法夜市”，书法家们挥毫泼墨，为市民们创作扇面、斗方、条幅等书法作品，让市民们在休闲纳凉的同时，尽享书法文化夜宴。

7月17日起，文登区文联还组织文登区美术家协会、文登区民间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们走进文登学公园等场所，深化文化惠民活动，让文登的夜生活，不仅充满烧烤的烟火气，同时散发砚墨的书香味。活动将持续到七月底。

九、宋吉英在全国文学、书画、摄影大赛中荣获文学类二等奖

7月22日，2023“正念杯”全国文学、书画、摄影大赛颁奖典礼暨“肝胆相照”中国文艺名家采风创作论坛活动，在山东古城青州举行。

大赛设散文、诗歌、小说、书法、摄影等多个比赛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选手参加比赛，大赛分别设一、二、三等奖。威海市文登区作家协会会员宋吉英的散文《故乡情》在本次大赛中荣获散文项目二等奖，并被刊登于《山西科技报》。

十、文登区舞协走进驻军部队慰问演出

7月28、29两日，文登区文联、区舞蹈协会组织文艺小分队，分别走进陆军驻文某部和武警驻文某部，开展“共庆建军佳节，军民鱼水情深”慰问演出活动。文艺小分队表演了歌曲《中国功夫》、歌曲《在和平年代》、歌曲《壮志在我胸》、戏曲《做一个中华好儿女》、舞蹈《吉祥》、舞蹈《党旗飘扬的方向》、舞蹈《赞歌》等节目；驻文部队官兵也大展风采，小品《公交车之一百元》、说唱《攀登》、歌曲《海阔天空》、歌曲《精忠报国》等各具特色的文艺节目轮番上阵，掌声和欢呼声不断。演出在全场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圆满结束。

十一、文登区音乐家协会举办少儿才艺大赛

7月30日、8月3日，由文登区音乐家协会主办，文登区青少年宫、威海一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文登区视立方视力服务中心独家冠名，区音

乐家协会各理事单位协办的“视立方杯”第四届少儿才艺大赛在市民文化中心小演出厅举行。来自全区的280多名少年儿童参加了朗诵、戏曲、声乐、器乐等专业的比赛。

十二、区文联举办《书法艺术创作之我见》公益讲座

8月5日，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文登区书法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于立虎在文登学艺术馆举办《书法艺术创作之我见》公益讲座。讲座分析介绍了书法艺术创作过程，结合个人参展获奖的经历以及指导中小学生参展获奖的经历，交流作品准备环节的步骤和安排等。

十三、“人格教育 生命教育”毕啸南读书分享会成功举办

8月6日下午，“人格教育 生命教育”毕啸南读书分享会在文登市民文化中心举行。知名青年学者、作家、主持人毕啸南先生亲临现场，与家乡书友面对面交流，分享关于人格教育、生命教育的理解和剖析。分享会得到文登书友的热烈响应，文登作协部分会员参加了分享会。

本次读书分享会由中国作协会员、文登作协副主席丛桦女士主持。

十四、主题党日，打卡文登学艺术馆

8月中旬，文登区委宣传部、文登区检验检测中心、文登区老干部局等单位的党员，走进位于峰山公园的文登学艺术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党员们走进文登学艺术馆，观看廉政主题漫画展，聆听职业漫画家于昌伟关于廉政主题漫画展展览情况及个人创作体会。

十五、文登音协《歌曲旋律创作的守正与创新》交流研讨会在文登学艺术馆举行

8月13日上午，文登区音乐家协会《歌曲旋律创作的守正与创新》交流研讨会在文登学艺术馆举行。

研讨会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观看了著名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王备老师的视频教学《歌曲旋律创作的守正与突破》，并进行作品交流与研讨。邀请张立东老师交流自己的音乐创作经验和体会；与会人员现场演唱原创作品，交流个人创作感受；张立东老师对与会人员的作品进行点评与指导。

十六、文登区硬笔书法家协会举行第四届会员大会

8月18日上午，文登区硬笔书法家协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在威海景义外国语学校举行，区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林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成员姜鸿雁，区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邹瑰馥出席大会。大会按照山东省民政厅制定的《社会团体换届选举工作指引》，履行法定会议选举程序，完成各项选举议程。会议听取了毕自福代表第三届理事会所作的协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协会理事会及领导班子。

十七、文登金麦隆民族管弦乐团首场音乐会成功举办

8月18日下午，“民乐艺起来”——文登金麦隆民族管弦乐团首场音乐会在文登区文化市民中心四楼演播厅成功举办，为广大市民们奉献了一场民族管弦乐的文化盛宴。

文登金麦隆民族管弦乐团首场音乐会由文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威海金麦隆餐饮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文登区音乐家协会、文登金麦隆民族管弦乐团承办。

文登金麦隆民族管弦乐团的演员们表演了民乐合奏《喜洋洋》《京调》《美丽的神话》《男儿当自强》《好日子》《红星照我去战斗》《云宫迅音》《好汉歌》《花好月圆》等9首曲目和男女四重唱《共筑中国梦》女声独唱《文城》等。整场音乐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博得了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文登金麦隆民族管弦乐团正式成立于2023年7月12日，由文登本土民乐爱好者自发成立，是威海

海市首支成人业余民族管弦乐团。他们以弘扬国乐、传承国粹为宗旨，吹拉弹击，管弦和鸣，丰富生活，陶冶情操。

十八、乔学林书画藏品展暨艺术品收藏讲座在观云山居举行

8月20日上午，“仁者爱人·乔学林文人书画藏品展暨艺术品收藏讲座”在观云山居城市书房举行。

此次展出藏品共有90余幅，均为乔学林先生的私人典藏，时间跨度为明清至民国年间。

乔学林的讲座分为：简述中国艺术品收藏史、真正的大收藏家都具有爱国情怀、本人的收藏经历、艺术品收藏的意义四大部分。藏品展及收藏讲座吸引了很多书画家、收藏家及书友前来观展、听讲座。讲座结束后，乔先生向20位幸运书友赠送《裁云堂画集》。

十九、省政协领导文登学艺术馆视指导工作

8月20日下午，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副主席，现山东省政协常委、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致福与山东省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中国书协理事，山东省文联原二级巡视员、省书法家协会原常务副主席孟鸿声，在威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邢飞的陪同下，来到位于峰山公园的文登学艺术馆视察指导工作。

二十、区委书记对《文艺咨政参考》作批示

8月9日，中共文登区委书记乔新跃同志在呈送的第一期“文登学逻辑架构取得六个方面的成果”上作了批示。批示说：该文对“文登学”文化进行了全面总结提炼，观点新颖、逻辑清晰，系统回答了“文登学”的概念、内涵、发展阶段等重要问题，是“文登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宣传、文旅等相关部门要用好这一成果，提高地域文化研究、城市形象宣传、旅游资源推介的逻辑性、实效性。

8月25日，中共文登区委书记乔新跃同志在《文艺咨政参考》第二期，《文登进士探讨》考证收录

150名进士的材料上进行了批示,乔书记在批示中写道:该书史料详实,脉络清晰,收录了150名文登籍进士,全方位展现了文登士学文化的底蕴,为传承弘扬“文登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依据,是“文登学”研究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各镇街各部门在对外宣传中要统一文登籍进士的数字口径,并充分利用士学文化的深厚积淀和研究成果,擦亮“好学文登、红色文登、智造文登”三张名片。

二十一、文登部分书法家参加绵威书法联展

8月26日上午,由四川绵阳市文联与山东威海市文联共同主办,绵阳市书法家协会、威海市书法家协会共同承办的“山海情缘”主题书法联展,在威海市美术馆举办。文登书法家董志强、江德刚、王建民、孙可勤、曲晨辉、于立虎、隋军强参加了该书法展。

二十二、硬笔书协在文登学艺术馆举行公益书法活动

8月27日上午,文登区硬笔书法家协会顾问闫华春老师走进“文登学”艺术馆,开展规范字公益讲座。课程中,闫老师强调了中小学生规范字书写的重要性,讲解了汉字笔画、偏旁的书写要领以及汉字的结构规律,同学们受益匪浅。

二十三、李宝安霍族勇于立虎隋军强书法联展在文登学艺术馆正式展出

9月1日,李宝安霍族勇于立虎隋军强书法联展,在文登学艺术馆正式开展。

二十四、文登区摄影家协会“我为老人拍张照”走进棋山社区

9月1日上午,文登区摄影家协会“我为老人拍张照”品牌惠民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走进棋山社区,参加由文登区老年体协、棋山社区党总支和橙子树公益组织为社区十几位老人举办的“长者生日会”,志愿为老人们拍摄庆生照以及活动视频和照片。

二十五、区朗协《朗诵的创新——演诵艺术》交流研讨在文登学艺术馆举行

9月2日,《朗诵的创新——演诵艺术》交流研讨在文登学艺术馆举行。区朗协张少伟会长组织观看著名朗诵家、表演艺术家、中国演诵艺术创始人、首届“夏青杯”朗诵大赛金奖获得者胡乐民老师的演诵视频,并进行交流与研讨。

二十六、旅德声乐博士薛文聪独唱音乐会成功举办

9月9日下午,由文登区委宣传部、文登区文联、文登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登区音乐家协会等联合举办的优秀文登学子旅德声乐博士薛文聪独唱音乐会,在文登市民文化中心举行。

二十七、第二届“文登学”艺术展——“醉美昆崙·美德生活”摄影作品主题展

9月16日,由中共威海市文登区委宣传部、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区文化和旅游局、昆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文登管理局、区摄影家协会和区博物馆联合举办“威海市文登区第二届‘文登学’艺术展——‘醉美昆崙·美德生活’摄影作品主题展”开幕仪式在博物馆一楼举行。文登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怡菲在开幕式上致辞;昆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文登管理局局长崔金龙,区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牛志宁,向区摄影协会会长王华卫,副会长张战成、张涛、董春辉颁发收藏证书;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明明,区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牛志宁分别向界石镇和葛家镇捐赠摄影作品。仪式结束后参观了摄影展。高怡菲部长一行又来到位于峰山森林公园的“文登学”艺术馆参观。

同日,由区摄影家协会副会长张战成主讲的《风光摄影探秘》公益讲座在文登学艺术馆举行。

(陈强伦 供稿)